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淺釋

宣化老和尚講述

◎美國萬佛聖城宣化上人講述於三藩市佛教講堂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至 一九六九年四月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Contents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解》序	3
A 1. 總釋名題	9
A2. 譯人	18
A3. 別解文義	22
B1. 法會因由分第一	22
B2. 善現啟請分第二	36
B3. 大乘正宗分第三	43
B4. 妙行無住分第四	52
B5. 如理實見分第五	55
B6. 正信稀有分第六	58
B7. 無得無說分第七	62
B8. 依法出生分第八	64
B9. 一相無相分第九	68
B10. 莊嚴淨土分第十	75
B11.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77
B12.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82
B13.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86
B14.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93

B15.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108
B16.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113
B17.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119
B18.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126
B19.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131
B20.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132
B21.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133
B22.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135
B23.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136
B24.福德無比分第二十四	137
B25.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138
B26.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140
B27.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141
B28.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144
B29.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145
B30.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148
B31.知見不生分第卅一	151
B32.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15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解》序

◎美國萬佛聖城宣化上人著述於三藩市佛教講堂
佛曆三〇〇二年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

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惠大師聞而悟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故《大品》云：「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羅蜜；不住一切法，方住般若波羅蜜。」故《大般若經》會會之初，皆先明無住。

又彼經云：「爾時世尊，復依一切無戲論法如來之相，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輪字法門。謂一切法空，無自性故。一切法無相，離眾相故。一切法無願，無所願求故。一切法遠離，無所著故。一切法寂靜，永寂滅故。一切法無常，性常無故。一切法無樂，非可樂故。一切法無我，不自在故。一切法無淨，離淨相故。一切法不可得，推尋其相不可得故。」直接顯性空理趣。

彼經又云：「爾時世尊復依一切住持藏法如來之相，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有情住持遍滿甚深理趣勝藏法門，謂一切有情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一切有情皆金剛藏，以金剛藏所灌灑故。一切有情皆正法藏，一切皆依正語轉故。一切眾生皆妙業藏，一切事業加行依故。」前明有法非法，後明無法不法，非有非無是中道理趣。

昔有五百比丘聞說般若空法，狐疑不信起座離去。網明菩薩令思益梵天為做方便，梵天言：「善男子！縱使令去至恆河沙劫不能得出如此法門。譬如癡人畏於虛空，捨空而走，在所至處，不離虛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雖復遠去，不出空相，不出無相，不出無作相。又如一人求索虛空，東西馳走，言我欲得空，我欲得空。是人但說虛空名字而不得空，於空中行而不見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欲求涅槃，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所以者何？虛空但有名字，不可得取；涅槃亦復如是，但有名字而不可得。」

吾人研究佛教，當知佛教乃法界教也，故無國籍之分。佛教者乃人人教也，故無家庭之私。佛教者乃眾生教也，故無種族之見。佛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信與不信暫時之問題爾，既不能超出法界，則均在佛法含育之中，焉用辯。

時逢英譯金剛經略解，夫之之初，引之數言，是為序。

【白話解】

我告訴你們，我講經也不會往深的講，我只會講淺淺的，講不能出版這一類的經；能出版的我不會講。但是你們一定要出版我也不管，將來人笑話，那是人笑話我，不是笑話你們，是不是啊？我負責任，用不著你們負責任的。人說：「這不是你們翻譯得好不好，那是他講得不好，關你們翻譯什麼事！」對不對？我是講邏輯學的，不把這個過錯放在你們身上。

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惠大師聞而悟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故《小品》云：「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羅蜜；不住一切法，方住般若波羅蜜。」故《大般若經》會會之初，皆先明無住。

「是經云」：就是這一部金剛經說的，說什麼呢？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說你這個心不要有所執著，要無所執著而生這個心。「六祖惠大師聞而悟道」：六祖惠能大師一聽這兩句話就開悟了，而我們現在聽四句也沒有開悟。「若心有住，則為非住」：經上又說心若有所著住，就是非住，那就不對了。

「故《小品》云：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羅蜜」：所以小品就說了，你若執著一切法，是名不住般若波羅蜜；這個不住，也可以說你不明白般若波羅蜜。「不住一切法，方住般若波羅蜜」：不執著一切法，是名方住般若波羅蜜；那時候你才算明白般若波羅蜜法。「故《大般若經》會會之初，皆先明無住」：所以《大般若經》每一會的一開始，都是講無住，叫你沒有執著，無所住。

又彼經云：「爾時世尊，復依一切無戲論法如來之相，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輪字法門。」

「又彼經云」：在經上又說：「爾時世尊」：就是在那時候世尊「復依一切無戲論法如來之相」：這講的是真法，不是戲論，不是講笑話，說如來這個大概的相。「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輪字法門」：為一切的大菩薩宣說這個智慧法，這種甚深的道理、宗旨，轉這個般若法輪；這個般若就屬於輪字法門。

「謂一切法空，無自性故。一切法無相，離眾相故。一切法無願，無所願求故。一切法遠離，無所著故。一切法寂靜，永寂滅故。一切法無常，性常無

故。一切法無樂，非可樂故。一切法無我，不自在故。一切法無淨，離淨相故。一切法不可得，推尋其相不可得故。」直接顯性空理趣。

「謂一切法空，無自性故」：一切法都沒有了；法自己沒有一個體性，所以就空。「一切法無相」：一切法也沒有一個相，為什麼？「離眾相故」：這一切法它什麼相也沒有，所以離眾相故。「一切法無願」：一切法也沒有一個願。你不能說：「喔，一切法無願！」那是法無願，不是人無願。這個法可沒有說：我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無所願求故」：它對於人沒有所求，你修行這個法，不能說一切法無願，我也無願。你不發願就不成佛！這個法它自己本體上沒有所求。

又「一切法遠離，無所著故」，又「一切法寂靜，永寂滅故」：一切法都是寂滅相，諸法空本來常自寂滅相，所以永遠寂滅的。「一切法無常，性常無故」：一切法也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常，它沒有一個常性。「一切法無樂，非可樂故」：這個法在自性也沒有說我這個法是樂，有什麼法可樂呢？法它自己沒有什麼可樂的。

「一切法無我，不自在故」：一切法也沒有自己，它沒有我執。「一切法無淨，離淨相故」：這是涅槃的四德——常樂我淨。之所以說一切法無淨，離一切淨相，因為你若有一個淨相，就無無相，就有一個染污了。法它連一個淨相都沒有，那染污相更沒有了。「一切法不可得，推尋其相不可得故」：一切法沒有可得，無智亦無得，你找那個法的相不可得，找不著它那個相。

「直接顯性空理趣」：這前邊的文，是講法的自性本空這種的道理、宗旨。

彼經又云：「爾時世尊復依一切住持藏法如來之相，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有情住持遍滿甚深理趣勝藏法門。」

「彼經又云」：這部《大般若經》又說了。「爾時世尊」：在當爾之時，佛「復依一切住持藏法如來之相」：前邊說的空，現在說的有；前文是無為的法，現在是依照有為的法。佛又以有為的法，也說如來大概的一個相。「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有情住持遍滿甚深理趣勝藏法門」：為一切的菩薩，宣說般若那個智慧法。說所有的世間一切有情住持遍滿於法藏，說這遍滿的甚深理趣很殊勝的這種藏法。

「謂一切有情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一切有情皆金剛藏，以金剛藏所灌灑故。一切有情皆正法藏，一切皆依正語轉故。一切眾生皆妙業藏，一切事業加行依故。」前明有法非法，後明無法不法，非有非無是中道理趣。

「謂一切有情皆如來藏」：說的一切有情都是如來藏性，為什麼？「普賢菩薩自體遍故」：普賢菩薩也是一切有情之一，他遍一切有情。他遍一切有情，所以一切有情的本體，也就是如來藏。「一切有情皆金剛藏，以金剛藏所灌灑故」：一切眾生都是金剛藏的眾生，以金剛藏這個法所灌灑故。普賢菩薩、十方諸佛，常常用金剛藏的法來灌溉一切眾生。「灌灑」，就是用金剛藏來加持一切眾生。

「一切有情皆正法藏，一切皆依正語轉故」：一切眾生都是正法藏，一切都依照這個正語來轉。「一切眾生皆妙業藏，一切事業加行依故」：一切的眾生都是妙業藏，這個業是不可思議的藏。所有一切事的業，皆加行依故。這個「加行」，就是你修行加上一點。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那就加行。加行可以依照這一切的事業來增長。

「前明有法非有」：前面一段所說，有的法非有。

為什麼我用這個做序文？你們《金剛經》翻譯完了，還不知道《金剛經》的意思。這《金剛經》所說的什麼也沒有，什麼也都空了，連法、佛都空了，都沒有了。所以這篇序文上，前邊這一段文，是說明了有的法也是非有。「後明無法不無」：後邊說明，沒有的法也不是沒有。有的也不是有，沒有的也不是沒有，這叫「非有非無是中道理趣」：這是合乎中道。

昔有五百比丘聞說般若空法，狐疑不信起座離去。網明菩薩令思益梵天為做方便，梵天言：「善男子！縱使令去至恆河沙劫不能得出如此法門。譬如癡人畏於虛空，捨空而走，在所至處，不離虛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雖復遠去，不出空相，不出無相，不出無作相。又如一人求索虛空，東西馳走，言我欲得空，我欲得空。是人但說虛空名字而不得空，於空中行而不見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欲求涅槃，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所以者何？虛空但有名字，不可得取；涅槃亦復如是，但有名字而不可得。」

「昔有五百比丘聞說般若空法」，以前有五百個比丘，聞說大乘法的時候，你說怎麼樣啊？他們都發狂了！這五百個比丘人人都把耳朵堵上，這麼（上人做

「咚咚咚」聲)就跑了；跑得遠遠的，不聽你這個法！不聽你這個空，這法怎麼會空？他們就跑了。

他們「狐疑不信起座離去」：這五百比丘聞說般若空法，就像狐狸多疑似的，從座上起身就走了。這狐狸精，你們看牠的懷疑很多的，牠在冰上，走一步，聽那個冰響不響；走一步，聽這個冰響不響。為什麼？牠說：「如果這冰一響，我就不過河了，這會掉到河裏！若這冰不響，就是冰凍得堅固的，不會掉到河裏去。」這叫狐疑，狐狸就是很多的懷疑。所以你講什麼法，他也不相信的，這叫「狐疑不信」。

「網明菩薩令思益梵天為作方便」：這時候有位網明菩薩，他令思益梵天的天王為作方便，說：「你去看看他們做什麼，怎麼都走了呢？」這給他們作一個方便。

「梵天言：善男子！縱使令去至恆河沙劫，不能得出如此法門」：這位梵天就舉出一個譬喻說了，縱然令這五百個比丘去走，走到恆河沙劫那麼長遠的時間，他們也跑不出去這空的法門。因為空的法門包括一切，你沒有法子跑得出去。

現在舉出一個譬喻，像什麼呢？「譬如癡人畏於虛空，捨空而走」：就好像有個愚痴的人，他怕什麼呢？怕虛空，說：「哎呀，這虛空呀，我可怕這虛空！這虛空最不好的，我要離開這個虛空！」他捨空就跑，跑！跑！跑！「在所至處，不離虛空」：跑到一個地方，他在這個地方，還沒跑出虛空去。再跑，再跑，跑得累得不能跑了，以為這沒有虛空了。還是在虛空裏頭！再跑，又跑，跑得累得跑不動了。再看看，還是在虛空裏頭！你看，這不離虛空！

「此諸比丘，亦復如是」：聽見說般若空法就跑的這些個比丘，就像那個癡人怕虛空一樣的，跑，你能跑出這虛空嗎？跑不出去的。「雖復遠去，不出空相」：雖然他跑了很遠的很遠的，還是跑不出去空的範圍裏頭去。你怕這個空嘛，走！能走得了嗎？這不但不出空相，也「不出無相，不出無作相」。

「又如一人求索虛空」：又有一個比方，好像一個人他不是怕虛空，而是想要虛空。他各處去找虛空，「東西馳走」：他往東跑跑，往西跑跑。往東跑跑，我要找虛空；往西跑跑，又我要找虛空。「言我欲得空，我欲得空」：他說：「我願意得到虛空，我願意得到這個虛空，你們誰把虛空給我？」「是人但說虛空名字，而不得空」：這個人想找虛空，但說虛空名字，因為他不認識虛

空，所以也得不到空。「於空中行，而不見空」：他就在空裏邊走路，而見不著這個虛空。

「此諸比丘，亦復如是」：跑的這些個比丘，也像這個人一樣的。你說這是聰明人？還是愚痴人？「欲求涅槃，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你想要證得涅槃，你雖在涅槃裏頭修行，也不知道這個是涅槃。

「所以者何」：什麼原因呢？「虛空但有名字，不可得取；涅槃亦復如是，但有名字而不可得」：所說這個涅槃，就只是有一個名字。涅槃這個法，它沒有一個體相。也就好像一切法如虛空，涅槃法也像虛空，雖然說你證得，但是也像虛空僅僅有個名字，你不可以把它拿來。說：「我把虛空拿來！把涅槃拿來！」你拿了個什麼？

吾人研究佛教，當知佛教乃法界教也，故無國籍之分。佛教者乃人人教也，故無家庭之私。佛教者乃眾生教也，故無種族之見。佛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信與不信暫時之問題爾，既不能超出法界，則均在佛法含育之中，焉用辯。

「吾人研究佛教，當知佛教乃法界教也」：我們這所有研究佛教的人，應該知道佛教乃法界教也。盡虛空遍法界都是佛法的表現，沒有超出佛教之外！盡虛空遍法界，都是佛教充滿的地方！「故無國籍之分」：也沒有說是這個佛教是日本的佛教，那個是中國的佛教，那個是印度的佛教，那個是錫蘭、緬甸，或者是泰國的，是哪一國家專有的佛教。不是的，這無國籍之分！

「佛教者乃人人教也，故無家庭之私」，佛教就是一個人人的宗教，所以佛教沒有說是「這是我家裏的，這是你家裏的，那是我自己的！這是私人的！」沒有這個，不是這樣子的！「佛教者眾生教也，故無種族之見」，佛教也叫眾生教，所以也沒有一個種族，說是這是白種人的，那是黃種人的，那是黑種人的。沒有的！沒有種族之見，不可以有這種的見解在裏頭。

「佛云」：佛有說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所以「信與不信，暫時之問題爾」：你信佛教和不信佛教，這是暫時間的一個問題。「既不能超出法界，則均在佛法含育之中」：你既然不能跑出這個法界之外去，則無論哪一個都在佛法裏頭包括著，沒有跑出去。「焉用辯」：這不用說來辯解這個問題。

時逢英譯金剛經略解，夫之之初，引之數言，是為序。

「時逢英譯金剛經略解」：現在遇到英譯《金剛經略解》。我講解的經就叫「略解」，以後哪一部都叫略解。「夫之之初，引之數言，是為序」：在這付印的開始，我多餘地說幾句話，用它來作序。

金山沙門

「金山沙門」：這個你們認識？這不是你！

佛曆三〇〇二年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

A 1. 總釋名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淺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一部經在這個般若時裏邊說的。論到五時八教，這屬於別教，是般若時；第四般若時，也就是第四時。在這個四教裏邊，屬於別教。佛說的般若部，有六百多卷。這《金剛經》，是六百多卷裏邊其中的一卷。

講起般若部，這個《般若經》非常重要。怎麼顯出它的重要呢？佛說這個般若部的時候，用了二十年；二十年說般若，在這二十年說了六百卷的《般若經》。最後，佛說過這樣一句話，說這個《般若經》，將來大興於震旦；震旦就是中國。說將來這個般若推行到每一個國家去。所以在唐玄奘翻譯《般若經》的時候，有一千多個比丘共同在一起來翻譯這《般若經》。一千多比丘，在家人有兩千；兩千多在家居士，在大興善寺。

那個大興善寺，當時從方丈室到山門去關門，要怎麼樣關門呢？要騎著馬去關門。那麼現在的時候，可以用一個自行車去關。距離有多遠呢？由方丈到山門那個地方，有十里路；十里路遠，所以關山門的時候要騎著馬去關山門。因為它這麼大，所以就能容納——當時從事翻譯經典的工作的三、四千人，來做這件事情。那麼翻譯《大般若經》的時候，這一年桃開六度。這個桃花，就是結桃子的這種樹，在這一年之中開了六次花；開了又落，落了又開，這叫桃開六度。這是表示

甚麼呢？就表示翻譯《般若經》這種的工作是殊勝的，是特別的重要。所以花、草、樹木神，都來擁護這個法會。所以這一年的期間桃花就開了六次，有這種祥瑞。那麼由這種祥瑞，證明《般若經》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現在再講這個《金剛經》的因緣。我最初到三藩市來，曾經講過一次《金剛經》。當時預備一般聽經的人，有的聽得懂的，有的聽不懂的，那麼以後這麼多年就沒有講過。為甚麼沒有講經呢？就因為我願意隱遁，不願意讓很多人知道有這麼一位法師。所以我到美國自己給自己取個名字，就叫「墓中僧」。墓，就是墳墓；中，就是在墳墓裏邊：墳墓裏邊的一個和尚。雖然我現在沒死，可是已經鑽到墳墓裏頭去了，所以和外邊的人很少接近。那麼，由去年有白文天、韓光先、易象乾、客爾康等等從西雅圖來，就硬把我從這個墳墓裏頭拖出來！拖出來幹甚麼呢？就打禪七。這是在美國第一次打禪七。早起六點到晚間九點，一般人都認為是這是很辛苦了，其實這是很方便的，並不緊。這個工作要緊的時候，應該早起三點鐘開始到晚間十二點鐘，這是正式打禪七的一種工作。

那麼由那一次，我第一次見著這個韓光先，就是果璞。他和我一講話，我就聽他這個聲音好像山東人的聲音，我叫他山東老鄉，就是山東人。那麼他呢，在以前也沒有皈依過；可是沒有皈依，見著我他就叩了個頭。在這美國人裡這樣是很少的，所以我說這個真是正牌的中國山東人。那麼我對於這班人的印象，就很不錯。所以我覺得這幾個人都可以提拔，在佛教裏做一番事業。果然在今年夏季暑假的時候，這一班人就都來學《楞嚴經》。學《楞嚴經》學完了之後，現在又講《法華經》。正在講著《法華經》，有一天，大概是那一天呢？是不是觀音菩薩出家那一天？果璞和果能，就要求講《金剛經》。那麼「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則應。」

怎麼叫法不孤起呢？這個佛法，必須要有人請法，才能說法；要沒有人請法呢，這個法就不容易說的。有人請法，就是有人要求講某一部經，這叫請法。那麼法不孤起也就是這個法不能自己生起。仗境方生，有這個境界才能生出這個法來。道不虛行，這個道不會空走的。遇緣則應，有緣就應；就應付這個緣。這叫道不虛行，遇緣則應。

那麼既然有他們幾位想要聽《金剛經》，於是乎我也不管我會講不會講，就冒冒失失答應了，說可以。並且他們都過去已經聽過《金剛經》了。聽過誰呢？聽過，那個Kenneth先生講過《金剛經》。不過他說，當時因為初學，也大約聽得不太懂，現在要再聽你講一遍。那麼我就答應了，所以在今天才有這個金剛法會的成立。以後，無論你們某一個人想要聽某一部經的，都可以請法師說法。這要請法；要有人請法，才可以說法。

那麼講《法華經》，這是甚麼因緣呢？講這《法華經》，我告訴你們這個因緣。這因為現在我在美國，要造就和尚，要造就未來的佛教的繼承人。所以現在有一個果前，他發心出家。那麼發心出家，聽了《楞嚴經》，對於佛法還是一知半解。所以我這個《法華經》的因緣，就是為著要果前，在前邊；這一些果果果果，果甚麼果甚麼——像這個果寧昨天講這個唧唧喳喳，都要在後邊跟著。所以我看這一班人，還都對佛教有一點興趣。所以有的櫛風沐雨，就是颳風也來聽經，下雨也來聽經，在對面這麼遠，又要跑這麼遠的路。在二十九街過來，也要搭巴士，又要等車，又要在那個地方風吹雨打的，這都很难不容易的。我看這一班人還有一點誠心。所以我就繼續講這個《法華經》。

現在又講《金剛經》。我們現在講這個《金剛經》要簡單一點，就不要講這個七種立題、五重玄義，都不要講它。我們現在就開門見山，就講這個總釋名題，就講第一，就是總釋名題；第二、講譯人；第三呢，是別解文義，分出大科，分出這麼三種講法。

「金剛」：甚麼叫「金剛」呢？怎麼又「金剛般若波羅蜜」？甚麼叫金剛呢？我告訴你，就是那個金剛心。金剛的心也就是那個金剛性，也就是那個金剛的般若。金剛的心也就是金剛性；金剛性也就是金剛般若。說出來這麼多的名，合而言之是一個。為甚麼要說這麼多名呢？你不知道這一個，知道那一個；你不知道那個，就知道這個；你那個、這個都不知道，你又知道這個般若。所以多舉出幾個名字來，你張三也就是那個張和，也就是那個張老三。這麼說好幾個名字，你就認識他。這金剛也這樣子。那麼金剛怎麼說是自性呢？我們這個自性，是永遠不壞的。我們這個金剛自性也就是金剛心，金剛心也永遠不壞的。我們這個金剛般若，就是實相般若。這實相的般若也是永遠

都不壞的，永遠存在。所以這一部經的名字，這「金剛」是個比喻；「般若波羅蜜」是法，這一部經就是法喻為名。在七種立題裏邊就是法喻為名：以金剛來做比喻，比喻般若。

那麼這個講法固然是對，可是不如我說它是金剛心、金剛性、金剛般若。這個般若就是金剛，不用比喻。這個心也就是金剛，不用比喻。這個性也就是金剛，不用比喻。這個就是甚麼呢？金剛，不要比喻，比較直接了當。這個講法，是很少人這麼講的。可以說是這樣，一般的法師，要是對金剛般若波羅蜜沒有認識的，都不這樣講。怎麼樣講呢？都作為法喻為名。我現在，是不是不以法喻為名？不是，也是用法喻為名。可是我把它合成一個，這個法也就是喻，喻也就是法：法喻是一個。分而言之，是金剛般若波羅蜜；合而言之，也就是《金剛經》。所以普通中國人叫它叫《金剛經》，沒有般若波羅蜜。那麼再可以說，也就是《般若波羅蜜經》。那麼這法，我常常對你們講，應該講活了，不要把它講得死板板的。所以現在把它講成一個也可以，講成兩個也可以，甚至於講三個、講四個都可以，這沒有一定法！

《金剛經》裏邊說：「無有定法，是名般若波羅蜜多！」你要把它講成死板板的，好像那個釘是釘，卯是卯，總有一定的：那就成一個不活動了。

我們講來講去，究竟「金剛」的這個意思，我還沒有明白。你講一個也好，兩個也好，三個也好；你講了這麼多個，但是我還沒明白！這怎麼辦呢？那好了，我現在再給你把它解釋解釋。金剛具足三個意思。三個意思是甚麼呢？第一個就是堅固；第二個就是光明；第三個是銳利，也可以說鋒利。甚麼叫鋒利呢？就像那個刀刃，非常鋒利，非常快，切金斷玉，削鐵如泥：這都是金剛。削鐵如泥，砍到鐵上，就好像砍到那個泥上一樣，一點也不能擋得住它。金剛的體，是堅固的，金剛本體是堅固的，不壞的。它不可能為一切所壞，它壞一切所不能壞的；壞一切所不能壞的，就是甚麼呢？摧伏天魔，制諸外道。

天魔外道這種邪知邪見，是不容易制伏的，可是你有這個金剛的體，就把這個天魔外道都給它破壞了，這金剛體是堅固的。金剛的相是光明的，金剛，它是透明體的，光明的。光明而不為一切黑闇所破壞，而它能破壞一切的黑闇。所有世間一切的黑闇，你有金剛都可以把它破壞了。說那是破壞主義，你破壞這黑闇，才能得到光明！這是破壞

邪法，而不是破壞正法。你把邪法破了，正法才能久住；你邪法不破，正法就不能久住了。所以，這是破壞一切的黑闇。金剛的用，它的功用，是銳利的。這個銳利得，也是無堅不摧，無邪不破。

講到這個金剛心，我們一般人不要誤會了，以為是我們胸腔裏邊這個心。這個心，是個肉團心。這肉團心，沒有甚麼用。這肉團心，它的形相猶如一個倒掛的一朵蓮花這麼樣子。白天，它就開了；晚間，它就合上。合起來，像一個倒掛蓮花一樣；開，甚麼時候開了呢？這個心裏邊有孔，那個孔竅白天它就開了；晚間睡覺的時候，那孔竅就合上了。所以這個心，是個肉團心，沒有甚麼用處。那麼還有一個心，叫妄想心。妄想心又叫第六意識，第六意識心。眼耳鼻舌身意各有它的識：眼有眼識，耳有耳識，鼻有鼻識，舌有舌識，身有身識，意有意識，這叫六識。在這個第六意識，一般人以為肉團心是他的心，這是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又以為他這妄想心是他的心，就好像《楞嚴經》上；聽過《楞嚴經》有這麼一段文，你們還記得不記得？這一段文是這樣說的：「佛告阿難。此非汝心。乃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認賊做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這一段經文，有的人記得嗎？這一段經文，是很要緊的。這一段經文就是說的這個第六意識盡打妄想；他妄想這本領非常大。他這個打妄想，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忽上忽下。他不要坐火箭，就到了月球去，不要藉著火箭的力量。他這一個打妄想，月亮在那兒，跑到那個地方去了。一瞬間打妄想又到了西天；一瞬間打個妄想又到了東土；甚麼地方都可以打。你想到日本，你打著妄想，日本那個街道，就現在你這個眼前了。你到過德國，到過法國，到過你所到過地方，你這一打妄想，也到那個地方了。現在一般人研究到月球去，這由甚麼造成的？就都是由這個妄想。現在打這個妄想，就要實現這個妄想，這都是從第六意識發生出來的。所以，這第二是妄想心。

阿難就認為妄想心是他的心了；對佛講，但是佛就告阿難，「此非汝心」：這個不是你的心哪！那麼是甚麼呢？「乃是前塵。虛妄相想。」這是一種前邊的塵相，「虛妄相想」；虛妄的那個相，是由你那個妄想生出來的。「惑汝真性」：迷惑你自己的真性，把你自己的真性迷惑了。「由汝無始」：從無始劫以來到現在，你都認為它是心

了，「認賊作子。」你認賊作你的兒子囉！「失汝元常」：把你自己本來固有的寶珍，都丟了。原來常住不壞的那個寶貴的性，寶覺，明心，都失去了。「故受輪轉」：所以就在六道輪迴裏頭出頭沒，這麼樣子，總也無有了期。這一段文就是說這個妄想心。

那麼第三是甚麼呢？真如心。這個真如心，也就是實相的般若，也就是實相。這個真如，這個心，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你說它大，沒有再比它大的；你說小，也沒有再比它小的了。沒有法子再找到比它小的，也沒有法子再找到比它大的，這叫真如，真如心。這個心，才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這心有這三種。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這兩個字已經講一個大概。現在講這個「般若」。甚麼是般若？「翠竹黃花，無非般若。」這個綠的竹子和這黃色的花，都是般若。般若是印度語，在五種不翻之中，它屬於「多含不翻」。因為翻過來中文，祇可以翻譯一個意思，而不能翻譯它這樣多的意思，所以不翻。那麼多的意思有多少呢？有三種般若。這三種般若就是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那麼般若翻譯成中文就是智慧。智慧祇有一種的意思，所以就保留它原來這個梵語來尊重，不翻；尊重這個般若，所以就不翻它。那麼般若有多少呢？般若，光這個《般若經》，那就有很多。本來是說有八部，但是詳細地分析來，它有十個種類的般若。十個種類的般若都是甚麼呢？

第一是《大般若經》。這《大般若經》有多少？有六百卷。我以前不講過嗎？玄奘法師翻譯《大般若經》的時候，桃開六度。那個桃花在這一年之中，開了六次。不是說六年開了六次；要六年開六次，那是很正常的。在這一年之中，桃花開了落；落了之後又開；開了又落。那麼大約兩個月開一次，一年十二個月開六次，兩個月一次。雖然我沒有看見，但是也不會相差太遠，這叫「桃開六度」，翻譯《大般若經》的時候。《大般若經》，就有六百卷。

第二，《放光般若》。放光，佛放光而說這個般若。有多少卷呢？有三十卷。

第三就是《摩訶般若》。這摩訶般若也是大般若，但是這個叫《摩訶般若》，和那個《大般若》又不同了。這個有多少卷呢？也有三十卷，這第三是《摩訶般若》。

第四，叫《光讚般若》。由佛放光而讚歎說這個般若，這是第四。

第五，叫《道行般若》。道，就是道德那個道；行就是行為的那個行，行走的那個行。《道行般若》，這是第五。

第六，《學品般若》。這個《光讚般若》、《道行般若》、《學品般若》，這每一種有十卷，這合起來也是三十卷，這就六百九十卷了，這是第六。

第七，叫《勝天王所說般若》，這有七卷。

第八就是《仁王般若》——《仁王護國般若經》，有兩卷。

再第九是《實相般若》。有這個《實相般若》，一卷。

第十是《文殊般若》，一卷。這合起來大約是七百零一卷。這是《般若經》。

不是說，知道這個般若有多麼多夠啦！那麼，他在甚麼地方講的？講了多少處？有多少法會講過般若？這我們也要知道的。我們研究般若部，對於這些個問題，雖然是一些個皮毛，但是也都應該明白的。那麼這個《般若經》，說的有四處說般若部；四個地方說般若，有十六個法會，都是說這個般若的。四個地方是甚麼地方呢？

第一就是王舍城，鷲峰山王舍城，就是室羅筏城。鷲峰山就是靈鷲山，這兒說了七會。第二就是給孤獨園，說了七會，就是現在這個經的，這個地方，這是第二。第三呢，是在天上說的。甚麼天呢？他化自在天；在他化自在天摩尼寶藏殿，說了一會。第四是在竹林園白鹿池的旁邊，說了一會。這合起來是四個地方，說了十六會。你看！王舍城靈鷲山七會，給孤獨園七會，這十四會了；他化天，摩尼寶藏殿一會，這十五會。再加上竹林園，白鹿池的旁邊，說了一會。這統統是十六會，四個地方，這是般若。我們要知道這個般若有多少種、有多少會所說的，這是應該知道的。

這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在哪一個地方所說的呢？是在哪一會呢？這要應該知道的。這是在第二次，在給孤獨園。你看那個經文上不是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所以我說

這個在第二會，沒有錯的，絕對不會錯的！為甚麼？如果錯了，我也不講了。那麼第二處的第三會；這是在第二處的第三會所說的這一部經。這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在這個《大般若》六百卷裏邊的第五百七十七卷。你要不相信，也可以去查一查看，這第五百七十七卷。那麼這是這一部經的來源，它的歷史。

那麼般若，由這個文字般若而起觀照的般若；由觀照的般若，而達到實相的般若。甚麼叫文字般若？就是我們看這個經文，這不有文字？這叫文字般若。那麼文字般若，你要沒有觀照的智慧，你光有文字，你看來去看也是不懂的。你不懂就是沒有般若了；沒有般若就是沒生出智慧了。這智慧本來是你有的，但是你沒有栽培灌溉，沒有用般若的水來灌它，所以它就不生出來；不生出來，你就沒有觀照的智慧。你沒有觀照的智慧，沒有觀照的般若，你就不明白實相的般若。你必須要有觀照的般若，以這個正觀的智慧來觀這個般若，然後才能達到這個最後的目的，這實相般若。般若大約的意思是這樣子。

「波羅蜜」：有的人說波羅蜜是甜的。不錯，波羅蜜是甜的。中國有那個波羅，那個波羅就是before, we had this?（弟子：啊！）叫波羅。這個波羅蜜是甜的，不錯。但是這個波羅蜜，不單是甜的，而且甜中的甜的，是怎麼樣呢？離苦得樂。這是把苦離了而得到樂，這就是波羅蜜。甚麼叫波羅蜜呢？這波羅蜜也是印度話。這印度人，甚麼事情做好了，就說波羅蜜。這個事情做完了，也說波羅蜜了。就像英文說finish，這個意思。英文是finish，完了；這個波羅蜜，說這個事情做得好了，叫波羅蜜。

波羅蜜翻譯成中文，叫「到彼岸」。甚麼叫彼岸呢？我們現在在三藩市到奧克蘭去，或者在這個橋上走過去，或者坐船過去；這從這一邊到那一邊了，這叫波羅蜜了，這叫到彼岸。這到彼岸的意思，也就是譬如，你到小學裏邊去讀書，在小學校裏頭畢業了，得到小學文憑，這是波羅蜜了。你到中學，由開始到最後，得到中學的證書了，這也叫波羅蜜了。你由大學開始，把大學讀完了，這也叫波羅蜜。你由這個學士得到碩士了，這也是波羅蜜。由碩士得到博士，這也是波羅蜜。那麼，為甚麼講這麼多？講這麼多，你就懂這個波羅蜜的意思了。

我們現在是由甚麼地方呢？由生死的此岸，經過煩惱的中流——這個煩惱，就是好像個海似的——到涅槃的彼岸；到達涅槃的彼岸，這也叫波羅蜜了。這個波羅蜜，說起來，甚麼都可以說是波羅蜜。你這兒坐禪，沒有開悟；你從現在開始坐禪，等到你開悟了，這是波羅蜜。好像我們今年夏天這個暑假楞嚴講修班，這一開始的時候，這是此岸，等終了了，把這暑假三個月零六天的時間都圓滿了，這也是摩訶般若波羅蜜了。這是般若波羅蜜了！總而言之，把甚麼事情做完了，又是很圓滿，這都叫波羅蜜。

我們現在修佛法，一開始這是很難懂的，所以有的人聽一次，就不感覺興趣了，不來了。為甚麼呢？這個是最不容易的了。第一要有善根；第二，要有忍力，要有這一種的，認為佛法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如果不明白佛法，那我就是好像沒吃飽飯。我所以一定要去聽經聞法，比到飯館子去吃最好的東西，都沒有這麼香。你要有這麼一個，好像吃東西，又好像你這個欲心，貪欲你所願意的東西。那麼你所願意的東西是甚麼？我不知道，你自己會知道的。你把這種，最歡喜的這種的心理，放到這個聽經上；聽完了，這也是得到波羅蜜了。這波羅蜜，講起來，那太多了。

這個「經」的意思，已經講好多次了。那麼再重複一下。經者徑也。做什麼的徑呢？就是修行的一條徑路，由這個生死的路，走到沒有生死的那條路去，就是從凡夫可以達到聖人，達到佛的境界，這條路。你想要從凡夫走到佛的果位上去，必須要依法修行。這個法就是經。昨天我不是講那麼多的意思了嗎？這個「經」又有一個意思。

今天我再給你們講多幾個意思。甚麼意思呢？就叫「出生」。這個意思就出生，從這個出就是出來了，生出來了。這從佛口生出來的，這個是經。又有一個意思，叫「顯耀」。顯，就是顯露的那個顯；耀，就是光耀的耀。這個經典，能把世界上都照得光明了，這個是顯耀。又「經」是一種，永遠不變的一種方法，所以叫「常」

。無論你古往今來，這經典是不變的，一字不可去，一字不可偏，是不增不減的，所以這叫經。又有「貫」的意思。這貫，就是貫穿起來，把它串起來，這一行一行的經，從開始到最終，這是貫穿起來。貫穿起來甚麼呢？義理，把義理貫穿起來；貫穿圓滿了，這是貫。

「攝」，昨天我們也講，就好像吸鐵石似的，把所有的眾生都吸收來

了。眾生，就等於鐵，那個經，就等於吸鐵石，把眾生都吸到這個吸鐵石上來了，就是令眾生都完全明白佛法。這個攝，攝所化機。又有「法」的意思。這個法，就是所有一切人，都依照這個方法去修行去；過去、現在、未來，這三世，都遵守這種的法律，這種的規則，所以這「經」就有這麼多的意思。

那麼「經」還有一個意思，我不妨和你們大家再講一講。這個「經」字的意思，前邊講了很多，還有一個意思是甚麼呢？就是涌泉。涌就是從地裏邊涌出來的這一個水泉，好像水似的，從地裏涌上來了，這涌泉。涌泉涌出來這個泉水，普潤大地一切眾生，令大地眾生都得到法喜充滿了，都得到禪悅為食，法喜充滿。涌泉也是這個「經」的意思。

合起來，這「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這個經的名字。

A2. 譯人

這一部經是誰翻譯的呢？這一部經是在姚秦的時候，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翻譯的。那麼是不是這一部經就單單鳩摩羅什法師翻譯過了？不是的。還有誰翻譯的呢？還有其他五個法師都翻譯過。那麼其他五個法師，是不是和鳩摩羅什法師一同翻譯的呢？不是的。時候不同的。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這部經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還有在這個元魏的時候，有一個叫菩提流支；菩提流支法師也翻譯過這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名字和鳩摩羅什法師的名字相同的。菩提流支這幾個名字，我已經寫到黑板上了。他翻譯這一部經的名字，和鳩摩羅什法師相同，這是第二個翻譯。

第三個人翻譯，叫真諦法師。這個真諦法師，在後陳的時候也翻譯過這一部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他的名字也和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相同，這《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以上這三個法師翻譯的，名字相同。

在隋朝的時候，就有一個笈多法師。這個笈多法師，翻譯這一部經的名字就不同了。叫甚麼名字呢？叫《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加上「能斷」兩個字。這是笈多法師翻譯的。

那麼在唐朝貞觀十九年，玄奘法師也翻譯過這部經典。他這個名字又不同了，叫甚麼名字呢？調過來了，他這個名字叫《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這個笈多的叫《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他叫「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這個「能斷」兩個字，顛倒過來。那麼究竟這是英文的文法，是中文的文法，是印度文的文法？這是文法的問題。

方才我講那個玄奘法師。玄奘法師是中國一個大德高僧，很高的，或者比果寧都高，但是或者沒有他那麼胖。因為，我相信玄奘法師是這樣，怎麼說他不那麼胖呢？他好跑路，從中國一直跑到印度去，從西伯利亞那兒，一去甚麼馬都沒有，就用跑路。一跑，一定跑得很瘦的，所以比果寧會瘦得多。玄奘法師，是唐朝最高的一個高僧，在印度留學十四年，回到中國，翻譯了很多經典。那麼這是第五個，玄奘法師翻譯的，叫《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

第六個翻譯是誰呢？叫義淨。這個義淨法師，也是到印度去留學的。留學回來，在唐朝不有個武則天？就在武則天那個時候，他回來的。他回來，武則天也是裝模作樣的說是好佛法，於是乎就叫他來翻譯經典。他也翻譯過這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那麼他翻譯的這個名字，和玄奘這個名字相同，也叫《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

這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六種翻譯。這六種翻譯，我們研究佛法的，也應該知道的。那麼這六種翻譯之中，還是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版本，流通得最盛行。一般人，都歡喜讀他所翻譯的經典。為甚麼歡喜誦讀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因為，在中國唐朝有個道宣律師。這個道宣律師專門修戒律的。修戒律是在行、住、坐、臥這四大威儀裏邊非常嚴整的。《楞嚴經》裏不說「嚴整威儀。肅恭齋法」？這個「嚴整威儀」，為甚麼要嚴整威儀呢？因為你這個人，要是威儀好，不單人天恭敬你，那個鬼神，也都恭敬你，鬼神都要崇拜你。所以道宣律師精持戒律，專門研究戒律的這個法。怎麼樣呢？站有站的相，有站的樣子；坐有坐的樣子；走路有走路的樣子；那麼臥有臥的樣子：都有個樣子。因為你有一個榜樣，一般人才可以向你學習。

所以我今天對果前講，我說，「我到這個美國來，你是頭一個跟著我出家的，必須要一切一切的，都要往好了做。你不能馬馬虎虎的，你不能隨隨便便的。甚至於你說話也不能隨便亂講話，你走路不能隨便亂走路。你到街市上去，一定要行端，體直，這個身形，要直的。到

街上也不要東張西望的，好像要偷東西呢！人說：哦！這是不是來個賊和尚啊？穿著和尚衣服，想要偷東西啊。」不能這樣的。一定要目不斜視，耳不旁聽，這樣子。那麼走路，但是也不像木頭似的，那麼板板直直的，那又錯了。總而言之，也要像個人那麼有一種生氣，可是，目不旁視。

行住坐臥，這叫四大威儀。四大威儀，那麼在行，「行如風」。這個風，不是像颶風那麼樣子，把山也颶崩了，樹也拔出來了，連根拔了，把這個樓房也颶倒了；不像那麼大風，就像那個微風徐來。微風，那個風看不見；水波不興，水上都沒有波浪，那種風。這種風，是人人都歡喜的，行如風。「立如松」，站著的時候，像一棵松樹似的。那個松樹要直的，如果彎的就沒有人歡喜。「坐如鐘」，坐在那個地方像一個鐘似的。但是像鐘，不要像鐘的那個擺。那個鐘擺這麼搖搖晃晃的這麼晃，叮叮噹的，不要像那個鐘擺；要像古來那個坐鐘，紋絲的不動，那個才夠定力。「臥如弓」，躺著像一張弓似的，要吉祥臥。釋迦牟尼佛入涅槃，就是吉祥臥入的涅槃。怎麼叫吉祥臥呢？就是右手托腮，左手搭在腿上，這叫托腮搭胯，叫吉祥臥，臥像一張弓似的。這各有各的樣子，所以這是威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因為道宣律師他的威儀最好，所以感應得怎麼樣呢？天上人給他送飯吃。我們人，你誰想要做個高僧，就要修持戒律。你受所受的戒律，就要守著；守著這戒律，那護法善神都擁護你。你要破戒了呢？那護法就不護持你了。所以必須要守戒。因為道宣律師他守戒清淨，這所謂「嚴淨毗尼，弘範三界。」嚴淨毗尼，《楞嚴經》不說嚴淨毗尼？毗尼就是律，所指的這個律。「弘範三界」，作欲界、色界、無色界的一個榜樣。所以這個天人就給他送飯。

有一天他就問這個天人，他說：「怎麼現在一般人都歡喜讀鳩摩羅什法師翻譯這個經典呢？」這個天人叫陸玄暢，就對他講：「因為鳩摩羅什法師，過去七佛都是他翻譯經典。他是過去七佛的譯經師，所以他翻譯的經典，和佛的心是一樣的，深得佛心。所以，一般人都歡喜讀誦他所翻譯的經典。」並且鳩摩羅什法師臨終的時候也說過：「我臨命終後，把我這個身體用火化的時候，我所翻譯的經典，不知道有沒有錯？如果我所翻譯的經典沒有錯的話，我這個舌頭，火燒不壞

的；如果我翻譯的經典翻譯錯了的話，和佛的心意不相合的話，我這個舌頭會燒化。」所以鳩摩羅什法師圓寂之後，用火焚化，果然這個舌頭還是紅紅的，和我們這口裏舌頭一樣的，一點都沒有變。所以由這一件事，就證明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經典，是正確的，是完全都對的。他是一個翻譯經典的法師。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現在講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姚秦」：是個時代的名字，它和嬴秦和苻秦都不同的，所以叫姚秦。這個皇帝呢，最初是叫姚萇。姚萇死了之後，就是姚興繼位。在這一個時候的朝代就叫姚秦。在姚秦前邊就是苻秦。苻堅，是被姚萇殺死的，所以改了朝代就叫姚秦。在這個以前，秦始皇那時候叫嬴秦，所以現在，註明這個時代就是姚秦的時代。姚秦的時代，在長安那個地方，在中國，正統的時代是在後晉，司馬懿的後人那個晉朝，那個時代。

「三藏法師」：「三藏」，就是經、律、論三藏。因為晚間講《法華經》，還講這個鳩摩羅什法師，現在這兒就簡單講一講，晚間再詳細講。三藏就是經律論三藏。經藏是屬於定學；律藏就屬於戒學；論藏就屬於慧學。經律論所包含的意思就是戒定慧，所以叫，經藏、律藏、論藏：這合到一起叫三藏。「法師」：甚麼叫「法師」呢？「法師」兩個字就是以法施人，以佛法布施給人，所以叫法師。那麼又有一個講法，是以法為師，以佛法做自己的師父，所以這就叫法師，以法為師。這個法師，又有好多種。有講解的法師，就講經說法這個法師。有的就是讀誦法師，讀誦經典，這也叫法師。那麼講解的法師就是給一切的人，講解經典。讀誦的法師呢，就是為人讀誦經典。

那麼讀和誦又有甚麼分別？讀，對著本子來唸，這就叫讀經；不需要本子來唸，這就叫誦經：對本曰讀，離本曰誦。離開這個書本子，這叫一個誦，這讀誦法師。又有書寫的法師。書寫就是用筆寫經典，抄錄經典，給你寫一部經，給他寫一部經，這寫。那麼你或者是講解，或者是讀誦，或者是書寫，或者受持；受持，就自己給自己唸。讀誦有為人讀誦的，有為自己讀誦的。受持的法師，就是專專為自己來受持。我念這個經，給我自己念經，不為眾生迴向，這個受持法師。

以上所說這個種種的法師都叫法師。但是有的不是三藏的，有的或者祇讀經藏，或者單單研究律藏，或者單單研究論藏。那麼單單研究一種，這就不能稱三藏法師。我們這一位法師，他三藏通曉：經藏，他也明白；律藏，他也明白；論藏，他也明白；所以這通達三藏，這叫三藏法師。這個法師是誰呢？就是鳩摩羅什，就是那個在小孩子的時候，頭頂起來那一個鉢，自己生了分別思量心，就頂不動。那時候相信就會叫媽了，就是那位法師。

那麼這「鳩摩羅什」，聽來聽去，甚麼叫「鳩摩羅什」？這個意思是甚麼呢？這個意思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像昨天我講那個天，沒有意思。昨天我講那個「天」字，說天字，才沒有意思。為甚麼沒有意思？它是自然，自然為義，那麼自然就是沒有意思。這個鳩摩羅什法師，這個名字真有意思。有甚麼意思呢？這是梵語，「鳩摩羅什」翻譯成中文，就叫「童壽」，說他童年而有耆德。雖然他年紀很輕的，可是他有老人的德行。

他一天就可以讀誦一千首的偈頌。這一千首偈頌，每一首就有三十六個字。這一千首偈頌就有三萬六千個字。你看！這三萬六千個字，他一天就背誦熟了。這一部《法華經》，他祇需要兩天的時間就可以把它背得出了；一部《法華經》，兩天就可以背得出。所以他雖然是個小孩子，但是他的這種德行，這種道德，和那個老人是一樣的，所以叫童壽——童年而有耆德。這個耆德呢？就是有老人之德，有老人的這個德行。所以他的名字就是這個意思。那麼他翻譯這一部經典，在《大般若經》裏邊，它是第五百七十七卷。那麼在這個四處、十六會裏邊，它是第二處第三會所說的這一部《金剛經》。

A3.別解文義

B1.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這一段經文是第一分，「法會因由分第一」。本來這「法會因由分第一」、「善現啟請分第二」，在經文上沒有的。那麼後人加上去的，我們能明白這個意思就可以了。這是說這個說法聚會的因緣所由來的，這第一。這個說法聚會，誰說法聚會呢？就是佛，釋迦牟尼佛說法聚會。

那這個「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這個「食」字，不讀尸'，si2，讀尸`si4。

「如是我聞」：這是六種成就，這六種成就在每一個講經的人，都應該知道的。如果不知道六種成就，那你沒有法子講這個經的。以前有人講經，到這兒來，問他六種成就，他一就也不就；連一種成就都沒有，你怎麼講經呢？沒法子講，這個經也不能成就的。六種成就是甚麼呢？第一就信成就；第二是聞成就；第三是時成就；第四是主成就；第五是處成就；第六就是眾成就：這六種成就。這個「如是」就是信成就。「我聞」就是聞成就。「一時」就是時成就。「佛」就是主成就。「舍衛國」就是處成就。「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就處成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就是眾成就。

這是在每一部經前邊，都有這六種成就；這六種成就在經上叫通序。通序後邊一段文就是別序了。在由這個「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這是別序。怎麼叫通序？怎麼叫別序？通序是通於諸經的，所有的經典，都有這個通序。別序是別於諸經的，就單單這一部經有這個意思，其他的經也有別序，但是和這個是不同的，所以叫別序。這有通別的說法。

那麼每一部經有這六種成就，證明這個經是可信的，是佛所說的。那麼這個通序，通序又有一個名字，叫甚麼呢？就經前序——在經的前邊，就是果前那個前，你們記得，說這個經前序，在經的前邊；這一部經一開始，在經的前邊，這叫經前序。那麼又有一個名字，叫甚麼呢？叫經後序，這個名字也叫經後序。所以講經，你說它是前也可以，說它是後也可以。說，那怎麼沒有一定嗎？當然沒有一定了嘛！要有一定，那又不是佛法了。等講到《金剛經》內容就知道了。

「無有定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要有一定了，有一定就有所執著；有所執著，就有了障礙；有了障礙就有煩惱。無所執著，你就空了；你空了，那就沒有煩惱了。甚麼事情都空了，有甚麼值得你計較的？有甚麼值得你放不下的呢？你都空了，又有甚麼可生煩惱的呢？為甚麼你生煩惱？就因為你看沒空，你沒有看破，沒有放下！所以就處處是荊棘，處處碰壁。

怎麼叫處處碰壁？就是走到甚麼地方撞到牆上，走到甚麼地方撞到牆上。荊棘是甚麼呢？荊棘就是長刺的那種樹木，刺到身上很痛的。為甚麼把你刺痛了？你這個身體沒有看空，沒有放下，所以你就覺得走到那個荊棘裏頭，刺得痛了。你要根本就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甚麼都沒有了，痛又是誰痛啊？！連一個痛的人都沒有，你生甚麼煩惱？這煩惱又從甚麼地方生出來？這個講是這樣講，行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又叫經後序。怎麼叫經後序呢？因為說經的時候，這一段文沒有的，佛沒有說「如是我聞」。這「如是我聞」是阿難添上去的，在最初說這個經的時候，這一段文沒有。這是，經後序。這個結集經藏，阿難在說經以後，他敘述出來的，所以又叫經後序。這個經前序，又有一個名字，叫甚麼？叫發起序。是這個經的發起。所以，前邊這六種成就，就叫經前序也可以，叫經後序也可以。但是你要明白這意思，你就講得出來；要不明白這個意思，哦！經前序怎麼又跑到經後邊去了呢？那麼就不明白它的意思，也就講不通了。你要明白這個意思，哦！為甚麼叫經前序？因為這一部經，它把這一段文敘述到這個經的前邊，所以叫經前序。為甚麼又叫經後序？哦！釋迦牟尼佛當初說經的時候，沒有這一段文，這是阿難尊者結集經藏的時候，把它寫下去的；好像作文章，敘述這個因緣，所以這叫經後序。

「如是我聞」：在佛經上，一開始的「如是我聞」這四個字，為甚麼用這四個字呢？這四個字是佛指定的。說，我所說這個經典，在經的前邊要用「如是我聞」這四個字。這四個字有很重要的因緣，所以我們每一個研究佛經的人，應該把這四個字的來歷；它的來源，和它的為甚麼用這四個字，要徹底明白。這個四個字在佛所說經典的時候，並沒有說「如是我聞」這四個字。因為佛，說完了《法華經》和《涅槃經》、《佛遺教經》，和《地藏經》，然後將要入涅槃這個時候，

佛的弟子就統統都哭起來了：菩薩也哭了，是羅漢也哭了，那一切的凡夫比丘更哭了。哭甚麼呢？那麼菩薩、羅漢為甚麼還有一種情感呢？因為他對於佛所說法，這種教化的法乳的深恩——法，這佛法的法；乳就是奶，就是牛乳的那個乳，從牛出乳——佛，好像一個牛，那麼在牛身上出很多牛乳，來餵這一切的菩薩、羅漢、聲聞、緣覺，在這麼多年受了這種法乳的深恩，所以感激得沒有法子再表示這種感激的情形了，所以聽說佛要入涅槃了，一切的天人眾，天上的人也哭，是人間的人也哭，大家都哭。在這個哭的時候，阿難尤其哭得最厲害。

阿難哭得眼淚一把、鼻涕一把！甚麼也都不知道了，哭得迷迷糊糊，就甚麼也不會想了。這時候這個阿那律尊者，他因為沒有眼睛，他有天眼，又有天耳，聽得這一些個人這麼樣哭，這麼樣子發狂似的，他頭腦大約比較清醒一點，所以就把阿難叫到一邊，就說：「喂！你現在哭甚麼？」他說：「佛已經要入涅槃了，以後再見不著佛了。怎麼你問我哭甚麼呢？」阿那律就說：「你呀，不要哭了！你還有重要的事情，你要擔當起來。」阿難：「我有甚麼重要的事情啊？佛都入涅槃了，我還幹甚麼？我要跟著佛去呀！」他要跟著佛死去。阿那律尊者說：「不可以的！你這樣想，那是一種錯誤。」阿難說：「那怎麼辦呢？你叫我幹甚麼？」阿那律尊者就對他講，說：「現在有四個問題，你應該請示佛的指示。」阿難說：「四個問題，這麼多啊？現在佛要入涅槃，怎麼還有問題？莫非說你可以不叫佛入涅槃嗎？」

阿那律尊者說：「不是的。」說：「那有甚麼問題？」說：「第一個問題，佛入涅槃，將來佛所說的經典要結集經藏。結集經藏，在這個經的一開始，應該用甚麼字來代表？應該有甚麼樣的規矩？」阿難一聽：「這個是很重要的。你現在告訴我，我認為這個也是應該問的，還有甚麼問題？」阿那律尊者說：「第二個問題，佛在世的時候，我們和佛住在一起。佛滅度之後，入了涅槃之後，我們又應該住到甚麼地方呢？」阿難把眼淚擦一擦，把鼻涕也抹一抹，他說：「哦！這個事情也重要。對的！佛在世的時候，我們大家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和佛在一起住。那麼現在佛入涅槃了，我們還要舉出一個首領，我們要依靠誰去住呢？這對的，這個也重要，我應該問的。」於是乎就說：「你快講，第三個問題是甚麼？」啊，這回阿難也著急了，他認為這個問題是重要的。所以第三個問題，佛在世的時候，佛是我們每一個

人的師父；現在佛入涅槃了，我們的師父沒有了，怎麼辦呢？我們要以誰為師呢？在我們這裏頭，應該選出來一個人做師父啊？沒有師父是不可以的。

阿難一聽，他說，對的、對的，這個問題應該問的。那麼第四個呢？第四個問題是甚麼呢？阿那律說：「你不要著急，我當然要告訴你。你慢慢等一等。」阿難說：「我不能等了；我不能等了！你快告訴我！我現在著急得不得了！你還要等哪？」阿那律尊者說：「你不等啊？你不等，我還不說了呢！」哈！阿難說：「你現在慈悲，你不要把我急死了，你快告訴我吧！」阿那律說：「哦，你都要陪著佛去死，怎麼現在你又怕死了呢？」阿難說：「你不要講笑話了，快告訴我啦！」

於是乎，阿那律尊者告訴他，說，第四個問題，最重要的問題，甚麼呢？說，佛在世的時候，這個惡性比丘——惡性比丘就是壞和尚，他雖然出家了，但是他不守規矩，很壞的，這個時候佛在世，佛可以管住他，處理他。那麼佛滅度，入涅槃之後，這個惡性比丘怎麼樣處理呢？哦！這個問題真是最重要。為甚麼呢？他認為我們大家都是同等的、同學的，所以你管不了他。這個問題是最頭痛的問題。好了！那我現在就以這四個四事來請問於佛，看看佛怎麼樣答復？

阿難得到阿那律尊者這四個問題的指示，於是乎，阿難眼淚也乾了，這鼻涕也沒有了；雖然沒有洗臉，但是，不像哭的那個時候，那麼樣難看了。於是乎，就慌慌張張，跑到佛住的房間裏頭去。佛在這個時候，他正在入定。阿難這時候，也真不能等了，說：「佛，世尊，我現在有很重要的問題要請問你，你現在可以答復我嗎？」佛一聽，這個小孩子、小弟弟，又是小徒弟，還這麼頑皮，有問題問哪！佛說：「當然！我可以答復你嘛！你有甚麼問題啊？」他說：「我這個問題，不是我的問題，是佛的問題。」嘿！「是佛法的問題，是啊，一切的和尚的問題；這些個問題，我現在都沒有法子解決。所以，要來請問佛的慈悲指示。以前我聽了這麼多經，開了很多的智慧，但是遇著這個大事了，也就不能處理了，一定要請問佛。」佛說：「好了！你講了。」

他說：「第一個問題，在佛入涅槃之後，我們要結集經藏，編訂佛所說的經典。那麼在每一部經的前邊，應該用甚麼字可以代表這個佛經

呢？」佛說：「這是第一個問題嗎？」阿難說：「是的。」這第一個問題，佛說：「我告訴你，這個經典前邊，開始就用『如是我聞』四個字。」阿難說：「那我記住了，這個『如是我聞』。那麼第二個問題呢？怎麼樣解決？」佛說：「你第二個是甚麼問題啊？你要講啊！」阿難說：「哦！我還沒有講的嗎？那麼現在我問，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到甚麼地方去住啊？這麼多人怎麼辦哪？這個開銷怎麼辦哪？生活怎麼樣維持啊？」佛說：「哦！這個是小問題呀！」

阿難一聽，哦！我認為是很大的問題，怎麼你說是小問題呢？佛說：「你們到甚麼地方去住啊？到四念處；依四念處而住。」阿難說：「哦！依四念處而住。」甚麼叫四念處呢？四念處就是身、受、心、法，要依四念處而住。阿難說：「哦！那住的地方也有了。佛在世的時候，佛是我們的師父；佛入涅槃，哪一個是我們的師父啊？是不是這個年紀最大的——年紀最大的是大迦葉？或者是年紀中等的，是誰啊？是憍陳如？再如果最年輕的，我是不能做人的師父，我阿難是最年輕的。」佛說：「哎！你也不要做師父，憍陳如也不要做師父，是這個大迦葉更不需要做師父。」「那麼說我們這師父是誰啊？」佛說：「你們的師父，你們要以波羅提木叉為師。」

波羅提木叉就是律藏，就是以戒為師，說是，所有的出家人，都以波羅提木叉為師。所以，你想做出家人，一定要受戒的；要不受戒呢，那你就沒有師父，一定要受戒的。因為這個，所以凡是出家，都要受沙彌戒、菩薩戒、比丘戒；要受這三種的戒，才是出家人。那麼現在我們這兒，這三個受了沙彌戒、菩薩戒，沒有受比丘戒。所以現在，這個出家人祇是一半的出家人，不是整個兒的出家人。所以，要以戒為師。

阿難說：「哦！那這師父我們也有了。可是我們有同學啊，有這個惡性的比丘，那應該怎麼辦哪？佛住世的時候，您可以管這個六群比丘。」

佛住世的時候有六群比丘。六群比丘是最不守規矩的，最調皮的，最搗亂的。你這個持戒律的，他就去搗蛋去。可是，在這個六群比丘，當時雖然是不守規矩的，要比現在這個最守規矩的比丘，也沒有那個六群比丘那麼守規矩，我告訴你們。

所以說，惡性比丘怎麼辦呢？佛說：「哦！那個很容易的，很容易的。」阿難說：「怎麼辦呢？容易？」佛說：「你要默而擯之。」默，就是和他不講話；你不要和他講話。他不是惡嗎？他在調皮搗蛋嗎？他最不守規矩嗎？你們大家不要理他，不要和他說話的，叫他自己覺得沒有甚麼意思，他就跑了。這叫擯；擯就是遷單，就是他走了。這叫默擯，惡性比丘用默擯。那麼這四個問題，佛是這樣答覆的。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一時」：有這麼一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舍衛國」：是印度話，翻到中文就叫豐德。豐德，是說到它國家有五欲和財寶很多，人有多聞、解脫這種德行，所以叫豐德。那麼這個國，就是波斯匿王所住的這個京城。「祇樹給孤獨園」：這「祇樹給孤獨園」有一個公案，在講經的時候，應該要把它講一講。這個「祇樹」，是紀念波斯匿王的一個太子，叫祇陀——祇陀太子。祇陀也是梵語，印度話，翻譯成中文就叫「戰勝」。戰勝，英文就是fight victory，打仗打勝了。為甚麼叫這麼個名字呢？因為波斯匿王和鄰國去作戰，正在這一天打勝了，就生了這個太子，於是乎，就叫戰勝；叫勝利了，這是這個太子的名字。「祇樹」，就是祇陀太子的樹。

「給孤獨園」：「給」就是周濟、布施。布施給甚麼呢？布施給孤兒和獨夫。

在中國的周朝，周文王當政的時候，他發政施仁，治理國家，首先他周濟這四大窮人。這四種人，在國家裏邊謂之窮人。四種甚麼呢？老而無妻曰鰥，人年老了，沒有太太的這個人，這叫鰥夫。鰥夫，這個鰥，就是魚字邊加一個眾字；這個魚，眾多了。這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女人到年老了，沒有丈夫，這叫寡婦；鰥夫、寡婦。幼而無父曰孤。幼年的人沒有父親，沒有母親，這叫孤兒，孤。老而無子曰獨。到年老了，男人也有太太，女人也有丈夫，可是夫婦雖然是俱存，都活著，但是沒有兒子；沒有兒子，這叫獨夫、獨婦。那麼周文王發政施仁，治理國家，就首先要來照顧這四種的人。這謂之四大窮民，因為無依無靠，沒有人照料他，所以文王就來照料這種人。好像建立安老院哪，幼稚園哪，這一類的，照料這個老年的人和小孩子。

這個「給孤獨」，有個給孤獨長者。給孤獨長者的名字叫須達多。須，就是須菩提的那個須；達就是通達無礙的這個達；多就是多少的多，叫須達多。這是波斯匿王的大臣，很有錢的，所以他就周濟照顧孤兒，和老年沒有子女的這種人，所以叫給孤獨。「園」，就是花園子、花園。這個花園，本來是祇陀太子的。因為須達多請佛說法，把這個花園子給買過來了。用甚麼買的呢？用金磚買的。多少金磚呢？把這一個花園子的地，都用金磚把它鋪滿了，用這麼多的金磚買來的。現在地貴的說是，寸金尺土，這可以說是寸金寸土；不祇尺土，寸金寸土，有一寸的金就有一寸的土，祇買一寸的土。

那麼，怎麼這個須達多，他就要買這個花園子來供養佛呢？因為須達多有一次就到王舍城裏邊去辦一件公事。在城裏邊他就住到他一個老友的家裏。這個老朋友就叫，珊檀那，這是梵語。住到他家裏了，晚間，這個珊檀那長者在半夜的時候起來了。起身幹甚麼呢？就莊嚴舍宅，把他家裏懸燈結彩，掛上一點最美麗的東西，令他這個家裏邊，看著非常美觀。須達多一看，他這樣地莊嚴舍宅，這樣陳設，就問他了，說：「你是把這個房子收拾這樣漂亮，是為的甚麼呢？是不是想請國王到你家裏來呢？或者你是家裏有人結婚嗎？不然你為甚麼把房子收拾這麼樣漂亮呢？」珊檀那長者說：「不是，我也不是請國王，也不是有人結婚。」須達多說：「那麼你幹甚麼把房子設備得這麼樣子好啊？」他說：「我，預備請佛到家裏來吃齋，供養佛。」

這須達多一聽見佛的名字，從來他也沒有聽見；這個字也沒聽過，這個名字也沒聽過。這時候，他一聽這佛的名字，哦！周身的毛孔都豎起來了，這個汗毛都豎起來了。這一豎起來，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了！說：「甚麼叫佛呀？」那麼珊檀那長者就給他說了：「佛呀，是淨飯王的太子，他連皇帝都不做，出家去修行。在雪山修行了六年，又遊學遊了幾年，然後在這個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證果成佛了。」須達多這也是善根發現，他就抓耳撓腮的，不知怎麼好。這個時候，一定我要見一見佛。

那麼這時候，因為他想要見佛的這種的誠心，就感動釋迦牟尼佛，在這個竹林精舍。那時候，釋迦牟尼佛住在竹林精舍，在城外，離城大約有六、七里路這樣子，在城東南上。因為他急於想要見佛的關係，也就把佛感動了，佛大約也就放光照他。佛這一放光照他，這個須達

多長者也就以為是天亮了，於是乎就穿上衣服，起身就出城。誰不知這時候還是半夜的時候，這出城，城門還沒有開哪！可是佛以佛的神力，用佛的神通，把這個門就開了。於是乎，這須達多也就從城門走出去了。走出去，順著這個光就去見佛去了。

因為珊檀那長者對他講佛在甚麼地方住啊，他就去了；去到那兒，一看見佛，他也不知道是怎麼樣好，也不懂禮節，也不懂對佛應該叩頭頂禮。於是乎這時候，就有四個天人來化現，做比丘的樣子，到佛這個地方，先長跪合掌，三白佛言，然後又右繞三匝；在佛的周圍，這麼繞了三次。那麼他看見這四個人，對佛這樣子行禮，於是乎他也這樣行禮。佛就給他摩頂，佛問他來做甚麼？這個須達多就說：

「佛，您太好了。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佛，這一次見著佛了，我簡直地就不想離開您。請到與我家庭相近的那個地方去住，好不好啊？」佛說：「哦！你想我接近你的家庭去住去，可以的。你可有地方嗎？我這兒有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常常都跟著我同住同食，你有這麼大的地方嗎？」須達多長者說：「我回去，我找一找，一定找一個相當的地點。」

於是乎須達多長者就回到他家裏去，各處去找佛住的地方，看哪個地方可以相當。找來找去就找到祇陀太子的這個花園子。他看這個地方，離舍衛國又近，是又相當，這個風景優美，人傑地靈，這個地方，是一切一切都好。但是這是太子的花園子，怎麼可以能買得到呢？於是乎，就請人去向祇陀太子說，要買他花園子。祇陀太子就和他講一個笑話；說笑話，不是講真話，講一個笑話。那麼怎麼說這個笑話？說：「可以，他想買嗎？他這麼多的錢，想要買我的花園子。好了，他用金磚，把我這花園子的土地都給我蓋滿了，我就賣給他。我就要這麼多錢。」

那時候，用金磚把這個地鋪滿了，那要很多很多錢。祇陀太子在他的想像中，他絕對不會買了。為甚麼呢？這個錢用得太多了嘛！一寸金就一寸土，誰能買得起啊！孰不知這個須達多長者錢多得很，他對請佛說法，這是特別誠懇；錢再多，他也要來做這件事。於是乎，就把家裏倉庫所藏的這個金磚，都拿出來，就鋪祇陀太子這個花園子；一鋪果然就給鋪滿了。

這時候，這個祇陀太子也毛了，心裏也就覺著不安樂。為甚麼？他本來不賣的，那麼和人說個笑話，人家現在已經鋪滿了。他就對須達多長者說了，說：「我不能賣我這個花園子。你把你這金磚收回去了，我不能賣的。我以前和你講是講笑話，不是講真的。我以為你捨不得這麼多錢，現在你果然鋪滿了。我這個花園子，你給我多少錢也不能賣的。」須達多長者說：「你不能賣？你是將來做國王，做皇帝的。皇帝的口，說甚麼都要有信用的，不可以打妄語的，不可以撒謊的。所以，你就賣也應該賣了，不賣也要賣的。為甚麼呢？你現在說出話就沒有信用，將來你做皇帝的時候，老百姓都不相信你，沒有人信任你啊！」

祇陀太子一想，哦！這回當上了，自己本來捨不得賣花園子，說了個笑話，就被他不賣不可以。就說：「那好了！我這個花園子裏邊的土，雖然你用金磚蓋滿了，可是我這個樹的地方你沒有蓋滿了。我這個有樹的地方，你沒有金磚蓋著。那麼這回，我們兩分好了，這個園子就是你供養佛的，這個樹就是我供養佛的。這回你還有甚麼話講？」

須達多長者一想，果然這是有道理的，那個樹上沒有鋪金磚的。如果不答應，那個樹他要砍去了，又沒有那麼美觀了。於是乎，好了！那你願意兩分就兩分了，我們兩分。所以就是「祇樹」，因為祇陀太子是太子，是個君，就把他這個名字放到前邊。「給孤獨園」，給孤獨長者，須達多，他是個臣，所以他的名字放到後邊。那麼這個樹，就是祇陀太子的樹，這花園子，就是給孤獨長者，須達多買來的。這須達多，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善施」。善，就是善惡那個善；施，就是布施的施。所以，他善於作布施。那麼現在就布施，請佛來；就造廟，做說法聚會的一個場所。這是「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這個「大比丘」，講了好多次。「與」，就是共，就是共同。「大比丘」，就是乞士、怖魔、破惡，有這麼三個意思。所以就保存原來這個梵音，沒有翻譯。「眾」，就是很多的。有多少呢？「一千二百五十人俱」。釋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後，最初到鹿野苑度的五比丘，就是憍陳如，阿若憍陳如等五比丘。度這個五比丘之後，他一觀察，就有一個摩訶迦葉。這個摩訶迦葉，那時候已經一百二十歲了，一般人都叫他叫「老大仙」，有五百個弟子。釋迦牟尼佛

以智慧來觀察，哦！我要如果把這個摩訶迦葉度過來，就很多人都會相信佛法了。於是乎他就到那兒度摩訶迦葉。哈！這個摩訶迦葉一看，釋迦牟尼佛來了。釋迦牟尼佛那時候也就是一個老比丘，也就是一個和尚的樣子，到那兒去，迦葉睬都不睬他，不理釋迦牟尼佛。

他以為我是老大仙，一般人都叫我「神仙」了。他也不知道佛的來歷，於是乎就和佛一談論，一研究說法；一說，無論說甚麼法都說不過佛，於是乎他就現神通。摩訶迦葉是事火外道，他就放火想把佛給燒了。他有很大的這個火力，會放火。可是這個火，不單不燒釋迦牟尼佛，都回去就要燒他自己。於是乎他就沒有辦法了，這就向佛來投降了，來皈依佛了。他這個老大仙一皈依佛了，他這五百個弟子就都拜佛做師父，就有五百個弟子了，五百零五個。

這個迦葉有三弟兄：摩訶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他這兩個兄弟，一個人有二百五十個弟子；兩個人又有了五百，這合起來就一千零五個弟子了。以後又度了舍利弗和目犍連。舍利弗有一百個徒弟，目犍連也有一百個徒弟，他們兩個人都皈依佛了，這就一千二百零五個弟子。又有一個耶舍長者子，他又有五十個徒弟，也都皈依佛了。那麼合起來是一千二百五十五個弟子，這常隨眾。不過在經上，把那個零數減去了，把那五個弟子減去了，所以就說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其實，這個真實的數目就是一千二百五十五個弟子。那麼現在，都在一起來聽佛說法。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爾時」：就是當爾之時。當爾之時這個時，昨天有五種的講法，那麼相信果前或者會記得，現在可以對大家講一講。Yesterday I talked about this “time” that has five components? 「世尊」：怎麼叫世尊呢？世尊，是佛十號之一。佛有十種的通號，那麼這是十種通號其中的一個名號。釋迦牟尼佛從兜率天宮降到人間上來，由摩耶夫人右脅而生，由右邊這個肋間生出來；生出來，他就週行七步。一生出來，佛就會走的；走了七步，就一個手指著天，一個手指著地，他就說了：「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你看！說完了這話之後，那麼這個時候就有九龍吐水，給他沐浴身體。因為這個，所以佛是世尊。

「世」呢？就是世間法，這個「世」不單是世間，還是出世間：世出世間都要尊重佛，都要崇拜佛。所以這叫世尊。「食時」，這個就是佛來給說明佛和我們人沒有分別，佛也是要吃飯的。佛，不是說成佛了就不吃飯，也不喝水了；不是的，佛也要吃飯的。所以這「食時」，就到吃飯的時候了；到吃飯的時候，佛吃飯不是這麼自在的，很麻煩的。怎麼個麻煩呢？又「著衣」：就著起這個衣。

這個衣，有三種。第一種就是叫安陀會。安陀會是梵語，中文就叫作務衣，就是做工穿的那個衣。那個衣又叫五衣，五條衣，是一長一短。那麼第二叫鬱多羅僧。鬱多羅僧也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七衣。這個衣是出家人穿的。第三就叫僧伽梨。僧伽梨就是祖衣，是一百零八塊來做到一起的。（上人指著自己身上的祖衣說道：）一二三：這是一，這一行，這是一塊。這表示甚麼呢？這個這一塊，表示一塊田，種的田。這有二十五條，一百零八塊。所以這個又叫祖衣，又叫福田衣。福田，所以出家人穿的這個衣服，這個在家人，你供養，就在出家人面前來求福，也就等於種田，把你這功德種到田裏一樣的，所以又叫福田衣。

所以著這個衣的時候，也有一個咒，叫：

善哉解脫服，無上福田衣。

這沒有再比這個再高尚了，這福田衣。那麼是到甚麼時候可以著這個衣呢？是昇座說法可以著這個衣。講經說法著這個，這叫祖衣，也叫大衣。入王宮，到皇帝的宮院裏去吃飯，去赴齋，應供，應該著這個衣；出去化緣，出去乞食，也應該著這個衣。所以說，釋迦牟尼佛到吃飯的時候，不是說像我們一般很懶惰的人，睡得到吃飯的時候起身；有人把飯給做好了，送到面前來吃，佛不是這樣。

佛就成佛了，有那麼大的神通妙用的力量，他到吃飯的時候，還著衣，穿上這個衣。「持鉢」，穿上這個衣服了，就手裏拿起這個鉢；拿起這個鉢，這麼樣托著，這叫托鉢。這個鉢，是梵語，叫「鉢多羅」。我們中文，就單單一個鉢字，這個也是省文了；要是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叫「應量器」。應量器，應就是應當的應；量，就是數量的那個量；器，就是機器的那個器。言其這個鉢，正可以夠你吃，托來的飯夠你吃，應你的食量。那麼釋迦牟尼佛這個鉢，就是四天王

所獻給他的那個鉢。「持鉢」，拿著這個鉢。「入舍衛大城」，就到舍衛國這個大城裏邊。「乞食。於其城中」，到這個城裏邊去乞食。

為甚麼出家人要去乞食呢？這個乞食，就是給眾生種福。因為眾生他不曉得到三寶的面前來種福。那麼你到城裏邊，去沿門乞討。有的說是七家的，有的說是，無論幾家，你乞夠吃了，就為止。那麼到這個城裏邊就去乞食。「勿越貧而從富，勿越賤而從貴。」不能像那個須菩提，專門向有錢的去乞。須菩提，在《楞嚴經》上那不說「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為阿羅漢。心不均平。」

為甚麼這麼樣訶斥他們兩個？因為須菩提，這樣想，哦，說這個有錢的人，他為甚麼有錢呢？就因為前生，他做功德，做了很多功德，所以今生他就有錢了。我如果不向他去化緣，給他種福的話，他今生不做功德，來生就該窮，就不會繼續富貴了。所以，須菩提就專門化有錢的人。但是，有錢的人所吃的東西一定都好吃的；我也相信須菩提好吃好東西，所以就專門去向有錢的人化緣。他也就說是，我給他種福，他好來生有錢；那實際上，須菩提好吃好東西。這是我這麼說，或者是譏諷須菩提也不一定。或者須菩提，沒有這麼個食欲，不像我們一般人，專門想吃好東西。須菩提，就是想給他再繼續種福是真的。

這個大迦葉呢，他是個苦行頭陀，一天祇吃一餐。所以他化緣不化有錢的，他專門去化窮人。他的思想怎麼樣呢？他說，哦，這個窮人，為甚麼他窮呢？就因為他在前生，不曉得做功德，不曉得有錢做好事，所以今生他就窮。我現在去度一度他，令他在三寶的面前，來種一點福，來生他就會有錢了，就會富貴了。所以大迦葉專門化窮人：哪一家窮，越窮他越去化緣的；化得甚至於他想人家自己都不吃，把人家所做的這個飲食，來布施給他。我相信這個迦葉祖師，也是因為他修苦行，願意受苦，不願意吃好東西。他知道有錢的人就吃好的，他自己不歡喜吃好的。

那麼在中國人的習慣上說：

減衣增壽；減食增福。

減衣食，就增他這個福壽，所以大迦葉他活了一百二十歲，才皈依佛。大約他生生世世，都這麼節約，這麼樣子來省吃儉用，不歡喜吃好東西，所以他盡化窮人，向窮人化飯吃。一定大迦葉不會嘴饞的，和須菩提正好相反。但是，這兩種思想都是偏的；偏於二邊了，不合乎中道。所以佛就呵斥，說他們兩個人是阿羅漢，所做的不合乎中道，偏於一邊。那麼在《楞嚴經》上是這樣子。

現在，這個佛是平等乞食，也不揀擇有錢的，也不揀擇窮的，就好像阿難去乞食，「方行等慈。不擇微賤。」又他這個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不問淨穢。剎利尊姓。及旃陀羅。」「方行等慈。不擇微賤。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行這個平等的乞食。「次第乞已」：所以，為甚麼說佛沒有揀擇呢？「次第」，他挨著門去乞食，這叫「次第」。「乞已」，乞完了這家就乞那家，乞完那家就乞那家，有次第的，很有次序去乞食。「還至本處」：那麼乞食乞完了之後，回來就到祇樹給孤獨園了。這個「本處」，就是祇樹給孤獨園。

「飯食訖」：就吃完飯了。「收衣鉢」：把衣服也收起來，把鉢也收起來；把這個衣鉢都收起完了之後，就「洗足已」。佛因為走路不穿鞋和襪子，就打赤腳的，光著腳。回來了，吃完了飯要洗洗腳；把腳也洗完了，「敷座而坐。」這個腳洗完了幹甚麼呢？飯也吃飽了，緣也化完了，那麼這時候就把衣鉢收起來，洗洗腳。你看這樣，這種的本地風光啊！「敷座而坐」，這時候就打坐了，參禪打坐。「敷」，就是敷坐，把座位收拾得坐得舒服一點。不是說像我們這個墊上墊得厚厚的，完了坐著這麼舒服；他是，譬如這個座位，擺得不正當，他擺得正當一點，那麼就參禪打坐了。這是佛在吃飯、穿衣服，一天到晚這都是表示這個實相般若，本地風光；不是故意矯揉造作，說是我修行了。

你要明白法的，一切舉動行為都是修行。你不要，說是我打坐的時候我坐這個地方，裝模作樣好像是老修行了；一不打坐了，七扯八拉，講講東，說說西的，南朝北國，亂說亂講的。這個修道的人住到一起，要少講話，不要講話講太多了；講太多了，那就耽誤人家修行，也耽誤自己修行。所以出家人住到一起，不論有多少，你一天到晚聽不見一個人講話的；就是講話也很小聲的，不擾亂其他的人。所以我

們要想用功修道學佛的人，一舉一動都不要對人家有妨礙。你看！釋迦牟尼佛，到甚麼時候做甚麼事，沒有亂吵亂鬧的這種的聲音，都是無聲無臭的。

B2.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在釋迦牟尼佛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這個時候，就有一位長老，他的名字叫須菩提。

這個長老，有年高臘長的長老，又有法性的長老，又有福德的長老。年高臘長，言其這個人年齡也高，受戒的戒臘時間也久；他要單單年高而沒有受戒，這也談不到年高臘長的長老；他要單受戒而不年高，也談不到是年高臘長的長老。年高，好像摩訶迦葉，年齡是最老的，他受戒的時間也最久，所以這叫年高臘長的長老。

法性長老，這個法性長老，不一定要年高臘長。法性長老他年紀輕而智慧大，能講經說法，教化眾生；深明法藏，通達妙理，辯才無礙，是個法性長老。

有福德長老，福德長老這個人他有福報又有德行，這也可以叫長老。

這個長老，是一般人來恭敬他，稱呼他，叫他叫長老。並不是自己自命為長老，不是自己封自己作長老。哦！說我是長老，你們大家應該稱我叫長老：不是這樣的。這個長老是大家來公認的，不是自己去爭取來的。不是說，哦！我就是長老，你們大家應該稱我作長老！

那麼年高臘長的長老，又有分別。你受戒十年，這叫下座；受戒二十年，這是中座；受戒三十年，這叫上座的長老。要受戒三十年，這叫上座長老。那麼法性長老就不拘年齡。好像舍利弗在八歲就作長老。怎麼樣八歲作長老呢？舍利弗在八歲的時候登座說法，把五印度所有的論師都給辯論得張口結舌，沒有話講了，不得不五體投地，向這個八歲的小孩子來甘拜下風，來認輸的。所以舍利弗，在八歲就作長老了。這叫甚麼長老？就是法性長老。

舍利弗，在七天之內，把一切的佛法都學會了，七日之內通達佛法。你想一想，在七天就把所有的佛法都學會了，那麼他夠不夠一個長老的資格呢？所以他八歲的時候就作長老了，那也是綽然有餘。那麼學佛法的人，你和舍利弗來比較一下，舍利弗八歲可以辯論，所有五印度的這個論師都被他辯論勝了；七天之中通達法藏，把一切的法藏都明白了。那麼他的辯才無礙，智慧第一。

講解這個辯才。辯才有四種；四種辯才叫四無礙辯。這四無礙辯都是甚麼呢？就是辭無礙辯：辭就言辭的這個辭。無論你有甚麼問答，他總把你戰勝了。你有甚麼問難，也問不倒他，辭無礙辯。義無礙辯：你單對言辭上美麗，可以有無量無邊的辭來辯，但是義理也要無礙，這義無礙辯，這第二。第三呢？法無礙辯：所有的佛法，所謂頭頭是道，左右逢源，你無論講甚麼，你總講不過他。這個佛法，你講得再高，他也比你高一著，這法無礙辯。還有樂說無礙辯，他得到樂說三昧。除非你不想要聽法；你想要聽法，他源源而來，所說這個法，猶如流水一樣，川流不息的那種樣子。

那麼現在這個「長老」，那麼究竟他是年高臘長的年高長老？還是法性長老呢？還是福德長老呢？這個「長老」，現在這個在金剛法會、般若法會的這個須菩提，這時候他也是年高長老，也是法性長老，也是福德長老：他兼而有之。你說他年齡，年齡也很高的；你說他法性，法性也是很高的；說他福德，福德也很高的。所以須菩提這個長老，是長也長得很老，做也做得很老，說也說得很老，所以叫長老嘛，長老，真長老了。

可是「須菩提」又是甚麼意思呢？這「須菩提」這個意思是空的，是個有的，是個吉祥的。怎麼叫空的呢？他一生出來的時候，他家裏有一百零八個倉庫，在這每一個庫裏邊都是裝的七寶，七寶裝滿了一百零八個倉庫。究竟這個七寶有多少？一定也有個數目，不過現在這個數目就是一百零八個倉庫都是七寶。他一生的時候，你說怎麼樣呢？這一百零八個倉庫就空了，珠寶都統統都沒有了。你打開倉庫門，這個珠寶一粒都沒有了。他的父親就慌起來了，說這個珠寶被誰都給搶去了呢？我們這麼多的財寶現在都沒有了，生這個小孩子有甚麼用呢？於是乎就去占卦。

因為他一生出來，這個財寶都沒有了，叫「空生」，空了。去這一占卦，叫占卦的人給一算；一算，說這個小孩生出來，既善且吉，好得很！既善且吉，所以又叫「善吉」。那麼等到過了七天之後，他這一百零八個倉庫的珠寶，又都現出來了，一粒也不少，還是那一百零八個倉庫裏頭，滿滿地都裝的七寶。所以他父親，先給他取個名字叫空生。因為算卦的給他算的，既善且吉，這個非常吉祥、非常的好，所以又改名叫善吉。等到七天之後，財寶，金、銀、琉璃、玻璃、磲、赤珠、瑪瑙，這一些個七寶又都現出來了，所以他父親想一想，空生改了善吉，現在這個珠寶現出來了，還要紀念這個現出來的名字，就叫「善現」吧，於是乎又給這個小孩子起個名字叫「善現」。

這個善現長得大了，正遇著釋迦牟尼佛出世弘法，教化眾生，於是乎，他就去跟著佛出家了；出家了，那麼還是紀念他這個名字，就叫須菩提。所以，須菩提他的名字就又叫空生，又叫善吉，又叫善現：有這麼三個意思。

「在大眾中」：須菩提在這個般若法會上，百千萬億天人的大眾裏邊，「即從座起。」他看見釋迦牟尼佛坐那個地方，如如不動，了了常明，這種的境界，他知道這有所表法了。表示甚麼法呢？這表示這般若智慧的法門。怎麼樣表示法呢？釋迦牟尼佛在他日用倫常裏邊，行住坐臥之中，演說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這種般若的妙法。這個般若的妙法，唯智可入，要有智慧的人才可以明白。須菩提既具智慧又有福德，所以他就會意了。他就明白佛要說實相般若的法門，所以他在大眾裏邊，「即從座起」，就從他那個座位上站起來，「偏袒右肩。」在印度的風俗，偏袒右邊那個肩，這表示最恭敬的一種禮貌。

談到這個偏袒右肩，在中國的出家人，搭的這個衣，也是右邊肩膀露出來。這也就依照佛教的制度來做這種衣。但是在印度、暹羅、緬甸、錫蘭，出家人所搭袈裟都是黃色的，沒有鉤環。我以前已經講過，那是佛住世留下的這個衣的制度。中國這個衣，為甚麼有鉤環，印度、暹羅、緬甸、錫蘭的衣沒有鉤環？因為這是有一種通權達變，因事制宜的一種關係。在中國的氣候比較寒冷，所以人在貼著皮肉這地方，必須要穿一點棉衣服，或者夾衣服，在衣服上邊加上袈裟，就不容易感覺。如果你沒有個鉤環鉤上，它就跌掉地下也沒有人知道

的。所以達摩祖師是很聰明的，不但聰明而且又是一個發明家，於是乎就發明出這個鈎環，加到衣服上，把它掛起來：裏邊穿著衣服，外邊搭上這個衣，掛上一個鈎環，這個衣就不會跌到地下。因為有個鈎環鉤著它。這既可以保持佛制，又可以通權達變。在中國，天氣寒冷的地方，所以裏邊又可以穿衣服。這是中國這個衣有鈎環的來源，大約是這樣。

那麼，須菩提就把右邊的肩膀露出來，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右邊這膝蓋跪到地下。「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這是身業恭敬。「合掌恭敬」：這是，意業清淨。「而白佛言」：這是口業清淨。這是表示三業清淨：清淨其心、清淨其身、清淨其口。三業清淨，「而白佛言」：向佛來請法。

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希有」：「希」，稀少；「有」，就是有：這很少有的。很少有的甚麼呢？很少有的世尊，很少有的佛。那麼釋迦牟尼佛敷座而坐，一句話也沒說，須菩提為甚麼這樣多事？無風作浪，無事生非，頭上安頭，相上取相。為甚麼這樣呢？這豈不是所謂沒有事來找事情做嗎？釋迦牟尼佛一句話也沒說，他為甚麼就說「希有」了呢？或者釋迦牟尼佛說個甚麼道理，有一個甚麼表現，這他說「希有世尊」都可以的。現在釋迦牟尼佛無所作為，祇是敷座而坐，他就說，「希有」。那麼，各位應該在這個地方著眼，注意一下，這一部《金剛經》的道理也就在這個地方。釋迦牟尼佛敷座而坐，說法已盡：說法已經完了，所以須菩提才說：「稀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這個說的般若就是「護念諸菩薩」，所說的般若也就是「付囑諸菩薩」。在釋迦牟尼佛，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離一切諸相，而說實相的般若。一般的凡夫是沒能了悟這種的般若妙法。所以，須菩提一看，這要想個辦法，令釋迦牟尼佛再說一個權巧方便的文字般若。

本來釋迦牟尼佛這宣說實相般若已經說完了；說完了，祇有證果的聖人懂這實相般若，凡夫俗子是格格不入。是這個須菩提，為大權示現，為眾生請法，所以才從大眾裏邊，就站起來，把右邊的肩露出來，右膝跪到地下，合掌恭敬，對佛說，說：「希有世尊！」說，真

希有，真少有！少有甚麼？世尊，世尊這個實相般若，善護念諸菩薩啊，善付囑諸菩薩啊，這個法是妙到極點囉！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世尊」，這為眾生請法，又稱了一聲世尊，說：「善男子，善女人。」說是，釋迦牟尼佛，佛、世尊，你講這個實相般若已盡，可是一般的眾生不明白，沒了解。所以，我再請求世尊，為末法的眾生，為將來的眾生。「善男子」：就是一切好心的男子；「善女人」：一切好心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他自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心。為甚麼不翻呢？因為這是佛的一個極果的名稱，佛的果位上一個名稱，所以就保留不翻。最初翻譯經典的這個法師，他沒有把它翻譯過來，保留著它。以後這個翻譯經典的法師，也就尊古不翻。所以保留這原有的意思，就沒有把它翻過來。那麼它的意思就是：「阿耨」就是「無上」；「三藐」就「正等」；「三菩提」就是「正覺」。

「正覺」，就異凡夫；凡夫是不覺的。那麼正覺，和凡夫不同了，他得到這個正當的覺悟，所以和凡夫不同。「正等」就是異二乘，和二乘的又不同。二乘，祇有正覺而沒有正等，這個「正覺」，正當的覺悟了。「正等」，正等於佛的覺悟了，還沒有無上，正等還沒有談到無上。那這個「無上」，就是異菩薩了，和菩薩不同。菩薩祇有得到正等而沒有得到無上，所以菩薩就叫「有上士」。佛呢，就叫「無上士」，沒有再在他上邊。所以這無上就是佛的極果。在過去翻譯經典的大德法師，都保留佛這個名號，所以沒有翻。

那麼假如若有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這就請問佛了，說怎麼樣可以常住他這個真心呢？「應住」：這得到他這個真心怎麼樣能常住呢？「云何降伏其心」：怎麼樣才能降伏他這個妄想心呢？怎麼樣才能降伏他這個攀緣心呢？怎麼樣才能降伏他好高騖遠的心呢？怎麼樣才能降伏他吾我貢高的心呢？怎麼樣才能降伏他一切一切虛妄的心呢？怎麼樣能降伏他的貪心呢？怎麼樣能降伏他的瞋心呢？怎麼樣能降伏他的癡心呢？這「降伏其心」，所有這一切的不好心，都要降伏。怎麼叫降伏呢？這個「降伏」，本來它是不伏的來

著，那麼現在好像兩個作戰，作戰把它戰敗了，它投降了，這就是降伏了。

我以前沒有講嗎？貪、瞋、癡，你怎麼樣能降伏這個貪瞋癡？你就培植你這個戒定慧；你戒定慧現出來了，貪瞋癡它就沒有了。這個貪瞋癡也就是戒定慧；戒定慧也就是貪瞋癡，就看你會不會用它。好像一樣的錢，拿這個錢去買鴉片煙回來抽了，這也覺得很好的；你要拿這個錢去幫助人，令人免除人的痛苦，那這比你自已抽鴉片煙更好。那麼一樣的錢，看你怎麼樣的用法。這個貪瞋癡、戒定慧也是這樣子：你要是會用就是戒定慧，你不會用就是貪瞋癡。你明白了，貪瞋癡變成了戒定慧；你愚癡了，戒定慧變成貪瞋癡。

這也就是以前我講的那個道理——「水不異冰，冰不異水；水即是冰，冰即是水。」也就是「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菩提和煩惱沒有兩樣的。那麼你不會用，煩惱就是煩惱；你要是會用，煩惱變成菩提了。所以，說的是法，行的是道。我們說得好，說得妙，不實行就不是道。一定要實實在在去做去，老老實實依照佛法來修行。依照佛法修甚麼呢？就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這就是降伏其心。你把妄心降住了，真心也自然就常住了。所謂：

常住真心，性淨明體。

也就是你這個妄心息了，真心也就現出來了。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釋迦牟尼佛見須菩提這樣的來為眾生請法，他很歡喜，所以就讚歎須菩提，說是：「善哉善哉。」說，你，須菩提真好啊！你須菩提，好得很哪！我！很歡喜你，你是我一個最好的徒弟！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就說了：「如汝所說。」不錯了，就像你所說的，「如來善護念諸菩薩」：說是，如來我，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說這個般若法門。「汝今諦聽」：你現在呀，要諦聽，你要特別注意。我，「當為汝說」：我現在給你講一講，可是，你不要當耳邊風似的。我給你講這個般若妙法，哎！你從這個耳朵進去，從那個耳朵又走了；

過耳不留，那可就是，枉費如來一番的心血囉！你要特別注意聽嘛！
「當為汝說。善男子。」你所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應該，這樣子住他那個真心，「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像這樣子降伏他那個心。

這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個要緊的地方就在這「如是」兩個字，「應如是住」。「如是」，這個地方，釋迦牟尼佛有一個表法，不過在文字上沒說。怎麼樣呢？「如是」，沒有話講，「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在這個時候，言語的道路斷了。你心裏，所想的想像也沒有了。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口，想要說，沒有話講，這個話亡了，死亡了：「口欲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心想要攀緣一下，哎，這種慮，這思慮心也沒有了。「如是」：如是沒有，這個地方，沒有話講，就是叫你參禪打坐，這就「如是」。「應如是住」：你應如是住，住到這個地方；你真心住到這個地方。「如是降伏其心」：你能以參禪打坐，用這種的靜慮的功夫，你的妄心也自然就降伏了。所以說「如是。」「如是」：這沒有明顯表出來，這有一個樣子。這個樣子，甚麼樣子？就是叫你修道那個樣子。你要能這樣修行，就可以常住真心。你能這樣，就能以得到本來那個性淨明體。你能這樣子，也就可以降伏其心。

「唯」：須菩提一看這個樣子。甚麼樣子？它沒有樣子。無相般若沒有樣子，就這個實相的般若。須菩提就明白了。不但須菩提明白了，須菩提想將來的一切眾生也會明白，所以他就應諾。這個「唯」，就是答應的，哦！哦！這個應諾之辭。這個「唯」就是應諾之辭。

講到這個地方，好像那個孔子和曾子，和一班的弟子在一起。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說：「我這個道啊，就是應用一個真理，來把它貫穿起來的，這就是我的道。」曾子曰：「唯」。曾子說，就是這個「唯」，說：哦！答應著，哦！「子出，門人問曰」：孔子走了，這一班門人也不知道曾子「唯」了一聲，這是甚麼意思呢！曾參知道了，但是其他弟子還不懂，就問說：「夫子之言，何謂也？」說：「老師所說的話是說的甚麼東西啊？說的甚麼？我怎麼不明白呢？」這一些弟子大約也很粗氣的，這麼樣就問。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說：「夫子這個道就是忠於持己，恕以待人哪！」這「忠恕而已矣」，那麼也就是這個「唯」。那「然」呢？

「然」又是重諾之辭，就是，應了一聲再應一聲。是啊，是啊，是這個樣子。「然」，是這個樣子。

「世尊」：又叫了一聲世尊，須菩提叫的，說：「願樂欲聞。」說：「我很好樂，很願意，好樂，聽釋迦牟尼佛您說法，聽老師您說法的。我很願意聽的。」不是像我的一些弟子，這個老師一講法，哦！我不願意聽，都不知講甚麼！他講中文，我也不懂，要翻譯；我好像要睡著覺了似的。這要睡著覺，並不是，說事前要去入定去睡覺啦，這是，覺得太疲倦了！I'm very tired。喔，我又做工，然後又要聽經；聽經聽得也沒有甚麼意思，所以就沉沉欲睡。

B3.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在上一段經文，釋迦牟尼佛告訴須菩提，說是「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須菩提說：「唯然。世尊。願樂欲聞。」現在佛，又詳細對須菩提說，「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諸菩薩」，這個「諸」字可以當「多」字講，許許多多的菩薩。也可以當「一切」菩薩講，也可以當就是「一個」菩薩。「諸菩薩」：這個「諸」，怎麼說可以當一個菩薩呢？是哪一個菩薩？就是要降伏其心那個菩薩。那麼說這個「多」字，這個「諸」字當「一切」講也可以，當「多」字講也可以。那麼怎麼又可以當「一個」講呢？你要明白，多就是一，一就是多。

怎麼有的多呢？是由「一個」積聚而成的，是多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很多了。這很多從甚麼地方來的？從一個那兒來的。所以我現在講這個「諸」字，就當「一個」講。哪一個呢？就是要降伏其心那個菩薩。那個菩薩是哪一個？你真想要知道？你真想要知道，就是你！你這個法師講經！盡是胡說八道，也不依文解義，也不依義說理。我就是不說理，我這個法師，我告訴你，就是不講道理的法師，沒有道理可講的。那麼怎麼說是就是你呢？你真想要知道這個菩薩是誰，你真想要認識他嗎？你

要想真認識這個菩薩了，那不就是你，就是你自己。說是我現在呀，是個凡夫，還沒有成菩薩。那麼你信不信你會成佛呢？「信。」信，佛都可成，何況菩薩呢？那菩薩更沒有問題了。所以，就可以當「一個」講。

我講經就是這樣子，多我就當一個講，因為多，我數不過來了嘛；算不過來那麼多數，就拿一個。我這個沒有讀過數學的，這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多了我就當一個來講。那麼這個「諸」字，的的確確可以當「一個」講。為甚麼呢？這個諸字，可以當語助詞，當語助詞——

語就是言語的語，助就是幫助的那個助——幫助這個話，一個虛字，不實在的。「諸菩薩」：就是那個菩薩。所以，現在明白這個菩薩了吧？這個菩薩就是諸菩薩。

「摩訶薩」：這個菩薩不是個小菩薩，是個大菩薩。大菩薩有多大？有大菩薩那麼大嗎？大菩薩還有多大？就是大菩薩那麼大。你不知道有多大，現在我告訴你，有七個意思，這是大菩薩的意思。這七個意思以前已經講過了，聽過的人，會聽得耳朵都塗油了，就是聽得多了。那麼沒有聽過的呢？還想叫這個耳朵，歡喜歡喜，所以呀，我現在再把這七個意思大略的講一講。

第一就是具大根。這個菩薩摩訶薩要有大根性。怎麼樣具的大根？他因為，在無量無量劫以前，在佛的面前供養三寶，禮拜三寶，恭敬三寶。那麼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叫植眾德本。那麼他在哪一個佛的面前做的這些功德呢？恆河沙數那麼多。他不是，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哪；他因為在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所以他這個善根就大了，這叫具大根。這是第一。

第二呢，他有大智慧。怎麼樣有的大智慧呢？從甚麼地方來的大智慧呢？因為肯發菩提心。他肯發菩提心，這就是有大智慧，才能發菩提心；要沒有智慧的人，他就不能發菩提心。所以你們現在再到這兒來聽經，到這兒來打禪七，這都因為，在前生，多多少少有一點善根，多多少少有一點智慧，所以才能參加打禪七，才能在這兒研究佛法。如果你沒有善根的人，你到這個門裏邊，這個心裏就覺得好像有個馬猴子，在你的心裏似的，蹦蹦跳跳的；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穩，就好像天人五衰現相那個樣子，不坐本座了。不坐本座就怎麼樣？就跑

了。那麼現在沒有跑，甚至於我天天要打，又要罵，要打一百香板。這一百香板不是容易受的，也不是同你們講笑話的，如果真要是不開悟啊，不一定哪一個，一定要打一百香板的。這一次，我寧可把你們打跑了，我也要你們開悟。

所以呢，這要有大智慧，這個有大智慧，發了菩提心還不算，還又要廣度眾生；廣度一切眾生，好像觀世音菩薩，為甚麼他普門示現呢？就因為他有大智慧，要廣度眾生。可是度眾生，而又不要著住到這個度生之相。怎麼叫著住到度生之相了？好像那個梁武帝；梁武帝，就是中國見著達摩祖師那個皇帝。那個皇帝，你說怎麼樣啊？他就是度生而著住度相的。怎麼說呢？他見著菩提達摩，第一代祖師，他見到他了，他先問甚麼呢？說：「你看看我，度了這麼多和尚出家，造了這麼多的廟，修了這麼多的橋，你說我這功德有多少？有多少功德？」

這樣一講，這就是已經有我相了，有執著相了，有一種驕傲的心；驕傲、貢高我慢，以為，你看我這功德可大囉，度了這麼多和尚出家，造了這麼多的廟！你雖然是印度的來的法師，但是，恐怕你都沒有我這麼大的功德。所以，他就意思問呢，就是想要戴幾個高帽子，想要請達摩祖師讚歎讚歎他，是說：「你這個皇帝真是功德最大了，你這個功德無量無邊哪！大約和佛是一樣的。」他希望聽幾句，這個諂諂媚諛的話。怎麼叫諂諂媚諛呢？就是現在的話，所謂溜虛，又所謂拍馬，就是拍馬。叫菩提達摩來，想請菩提達摩來給幫他拍拍馬。

你說，菩提達摩怎麼能做這個事情！所以菩提達摩就直心是道場，說：「你沒有功德！」這一下子，把梁武帝就給說得——「你這個黑臉和尚，說我沒有功德！」——所以以後也不講話了，根本就不睬這個菩提達摩了。所以菩提達摩，才走的。這個就是怎麼樣？可是度生了，他是度生，但是著住度相了；著住度相，想求這個祖師來給印證；求祖師，來承認他這種的功德。誰不知道，菩提達摩這個祖師一點人情都不講，不講人情的。你皇帝，活該你是皇帝，我不買你皇帝的帳。所以呀，就走了。那麼為甚麼他著住度相上呢？就因為他沒有真正智慧嘛；你若有真正智慧，就不著住度生之相。這是第二個要有大的智慧。

第三個大的意思，信大法。這個佛法，深如大海，高過須彌，是難窺難測的，不容易看得見，也不容易測量出來。但是你要有個信心，就可以得到其中的滋味；你要沒有信心，就是格格不入，望洋興嘆哪！看這個大海！這個海這麼大，我怎麼可以把它喝盡了它！我這一生這個大海的海水也喝不盡的！好像看見佛法的寶藏這麼多！大藏經這麼多，我要甚麼時候能看完呢！望洋興嘆。你要有信心呢，我信真了這個法，然後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由少而多，那麼一點一點地來研究，終究有一天，你會把佛法的這個寶藏通達無礙。必須要有深信切願，要發願，我一定要明白佛法！要實行，我要照著佛法去修行。所以這深信切願——這個切，是一切的那個切——切願，好懇切的，我發願要學習佛法。學明白了佛法又要去實行，實實在在地照著佛法去做去，這叫深信、切願、實行。這很要緊的。如果你沒有信心，佛法再妙，你也不能得到其中的妙處。

那麼要信大法，甚麼是大法？這個般若波羅蜜就是大法，你信那個般若大法。這個般若是梵語，此云叫智慧；你就信你自己本有的智慧。《金剛經》的經文上說：「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你就一念生出你這個清淨的信心，佛就知道；佛既然知道，你這個電報就打通了；你這個電報打通了，你和佛通了消息了。怎麼樣通的呢？你還沒明白？就是由你這個信心通的嘛！你有這一個信心，一念生淨信。「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就把你這個電報給你收下；收下了，一看，哦！現在是…，原來我有個 **Dinwiddie**，法名叫果遵，對佛法生了信心了。好！我給他回一個電報。回個電報，教你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這給你回了一封電報，你收到這一封電報，就拳拳服膺，就守著，抓著；抓著不要放了，不要把它掉了。服膺甚麼呢？就要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你看！你和佛通了電報了，你自己還不知道呢！這就是妙法。妙法就是妙到這個地方，你自己收到電報都不知道，這真是妙。是信大法。

第四呢，要解大理。怎麼叫解大理？解就是明白；明白那個大的理。甚麼叫大的理？這個理，它有大有小嗎？當然有了。你事情有大事小事，這個理就沒有大理小理嗎？大理就是個大道理。這個大道理是甚麼？我告訴你，你不要著急。我既然講經，不會不告訴你；始終我會告訴你，我會講明白了給你聽的。甚麼呢？是你要明白你自己本來是佛，這就是個大理。理即佛，佛即理；佛也就是理，理也就是佛。佛

是已成之佛，我是未成之佛。佛和我本來是一個的，無二無別的。不過佛是修德圓滿了，我們這個修德沒有圓滿呢。所以我們是沒成之佛，佛是已成之我；佛是已成的我們，我們是沒成的佛。不要把它囫圇吞個棗，說佛佛、我我、佛佛；佛也就是我，我也就是佛。這不能這樣講！你一定要說，佛是已成的眾生；眾生是未成的佛。你要信真了，我們是未成的佛。那麼我們本來是佛，現在沒成呢！等成了，就是佛了。

為甚麼相信我們本來就是佛呢？因為這個實相的般若，有離開眾生的心。我們眾生的心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心。我們的真心就是佛，不過我們現在沒有發掘出來我們自己這個真心，用這個妄想心來當家，拿它來用事。妄想心和真心來比較，就好像一個瞎子，一個有眼睛的似的。這個妄想心就是個瞎子；你那個真心就是個有眼睛的人。我們現在盡用這個妄想心來用事，沒有用我們那個真心。為甚麼我們不用我們真心呢？我們真心是不是丟了？是不是沒有了？不是的。為甚麼你用妄想心？在講《楞嚴經》上，有講過，「一念不覺生三細。」在那一念不覺的時候，出三種的細相。所以呀，就把真心給遮蓋了，那如來藏性就不能顯現了，沒能顯現。我們現在信真了，我們就是佛，我們具足佛的智慧德相，那麼這叫解大理。

第五個大的意思，就是要修大行。這修行，不要得少為足，不要中道自劃，半途而廢，不要認為這個化城就是真的。得少為足，這個二乘人就得少為足。或者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就不迴小向大，這叫得少為足。中道自劃，走到半路上——好像那個無聞比丘，他坐禪哪，有這個四禪的境界了，生到四禪天上去，他認為這就是證了四果了。就自己，劃出界線了：我已經到我那個目的了。其實，那是在半路上。有的又半途而廢，這個就是凡夫。凡夫哪，向前走，連四禪天他還沒有到哪；走了幾步，他又回來，他說，這太遠了，我走不到。這叫半途而廢。

有的走到化城了，在《妙法蓮華經》上就有化城。那化城，為甚麼有個化城呢？因為，這二乘人修道的，今天修求菩薩道也不到，明天修菩薩道又不到，後天行菩薩道也沒有行完，這太長遠了。我說這個今天、明天、後天，這不過舉個比喻。就是，這一年、兩年甚至於，很久很久的時間，想求這個菩薩道，也得不到這個菩薩道，達不到目

的，他就辛苦了。覺著…哦！太疲倦了。好像我們人走路似的，走得太疲倦了，不要走了，不要去了，去這個地方這麼遠，啊！very far away!tired, very tired.I'm tired,I'm not going。這樣子，佛，一看，這些個人都辛苦了，就化出來一個城市，說，前邊有一個城市，我們到那個城市裏休息幾天。前邊哪，離那個我們所希望的那個目的地，就不太遠了。所以這一些個二乘人，到這個化城裏邊哪，一看，這個地方也不錯啊！甚麼都有，金銀珠寶甚麼都俱全哪，就想在這個地方住下，就不再向前去進取去了，所以嘛，這是寶所。

我們修行要忍苦耐勞，要不怕風雨。好像在普吉利那邊住的，聽經，颶風也來，下雨也來。這就是有點意思了！我這個做師父的心裏很高興，一想到這些個徒弟，都還對師父印象算不錯了；要是沒有甚麼意思，他不會來聽。他們聽得佛法是有點興趣了！這是，這個有點忍耐了。所以我這個做師父的——做徒弟有忍耐了，做師父也要有忍耐了。我也辛苦一點，我也給你們講經。就我打七打得這個坐得腿也痛，腰也痠，又要去照顧事情，分了很多神，還一樣來講經。所以我徵求大家的意思，來講經。不過我和你們大家商量商量，你們要如果歡喜，覺得坐禪哪，坐得腿不痛了，願意再陪著凳子坐一坐；陪著這個凳子，坐一坐，我就每天晚間還都可以講經的。祇要你們大家歡喜。

那麼講經和打禪七，這都是二不二的。這都是教你那個心念專一，注目凝神的。你在聽經，這也就是坐禪了；你在那兒坐禪，不打妄想，這也就是聽經了。所以，這都是一個道理的，你會得，一切法都是佛法了；會不得，是不是佛法？會不得也是佛法；會不得也不是…說是就不是佛法了。會得會不得都是佛法，所以，這個「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我們修行要修大行，修大行就要能忍，能讓，能捨。我前次講那個七大不講那個六度，就要修六度，六度就要布施。布施，是布施給人，不是布施給自己；是幫助人，不是幫助自己的。說是，我看見出家人化緣呢，他修道盡和人家要錢，他沒有拿出過錢來。

那個出家人拿出過錢哪，他不想叫你給他起個好名，說：「哦！這是個好和尚，或者好法師，或者，哦！他盡幫助人哪。」他不。真正想幫助人的，他不願意出名的，不願意要這個名字的。所以，我盡我知道的，我接近的有一些個法師；他真願意幫助人，甚至於，你把他的

血給喝了，他的肉給吃了。他都願意的，他都歡喜的。他為這個世界人哪，把肉割下來，來供養天地，這樣他都做得到的。所以呢，那真正發菩提心的修大行的人哪，你們沒有見過；或者你見過，他也不會告訴你，說：「我是個修大行的，你知不知道啊？」他不會這麼樣告訴你，說：「我告訴你呀，我是一個真正修大行人。」他不會告訴你的。他既然不會告訴你，你沒有法子知道的。

所以，這個要忍：忍風、忍雨、忍飢、忍渴、忍寒，忍暑；熱一點也可以，冷一點也可以，餓一點也可以，渴一點也可以：怎麼樣都可以。為甚麼他可以呢？就因為他有一個忍！所以忍人所不能忍的，讓人所不能讓的，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人家不願意吃的東西嗎？我來吃。也不要故意裝模作樣，裝出來一個老修行樣子給人家看。說：「你看！你不願意吃的東西我來吃。」給人看樣子那就沒有意義，那又成了一個家俬，成了一個家裏擺著那個擺設。家俬懂不懂？家俬，家俬就是家裏擺的這個沙發，檯檯凳凳啊，這一切的東西，盡給人擺著樣子看的。好像家裏頭，房子佈置很好的。這都叫家俬。那麼你盡想給人看樣子，這也變成了一個家俬了，變成了人家家裏的一種擺設了。所以不必給人家看樣子，要真做實為，這修大行。

第六，就是經大劫。經大劫，這個菩薩修的，不是在一個佛那兒種善根，所以他經過很長的時間。多長的時間呢？有三大阿僧祇劫那麼長的時間。

第七是求大果。菩薩為甚麼他要行菩薩道？他就因為想要求大果，這個果，是因果的果，不是國家的國，不是他說：菩薩是個小國，他想去霸佔，和其他的國家爭，把小國都征服了變成它一個大國。不是那個國；這個果，是果位的果。甚麼果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佛果的果，所以這是最大的。菩薩他的目的、他的希望就是求大果。這個「摩訶薩」，有這七種的意思。

他又告訴須菩提，說是啊，一切的大菩薩「應如是降伏其心。」他們想要降伏其心的方法要怎樣子呢？就應該這樣子。降伏其心：這個「降伏其心」，也就是對治自己的習氣妄想。那麼菩薩還有習氣妄想嗎？我們修行人有粗惑、細惑、塵沙惑。菩薩有初發心的菩薩；在初發心的菩薩，他不能一點妄想都沒有，他微細微細的習氣毛病還有。所以，那麼羅漢當然是有微細的惑了。所以阿難才說：「希更審除微

細惑。」令我這個疑惑的心沒有了。現在說的是這個大菩薩，菩薩摩訶薩是菩薩中的大菩薩。那麼發心這種的菩薩、這種大菩薩，他怎麼樣呢？「應如是降伏其心」：他應該，像這樣子降伏他的心。怎麼樣呢？沒有樣子。

「如是」：如是是指法之辭，是實相的理體，所以說是沒有樣子。那麼在沒有樣子裏邊哪，不得不說出來一個皮毛的樣子，給大家聽一聽。怎麼降伏其心，像這樣子。怎麼樣呢？要這樣想，「所有一切眾生之類」：他呀，所有這個世界一切眾生之類。「所有」就包含了其餘的，在這個經上沒有說的那兩種。那兩種是甚麼呢？是無色和無想。無色呢，他因為空散銷沉了，所以叫無色。無想呢，他精神化為土木金石了，所以他沒有想。這在《楞嚴經》上，都有講過。這「一切眾生之類」；「類」就是同類。「若卵生」：《楞嚴經》上說十二類的眾生，現在還有人記得沒有？打開本子可以知道；若不打開本子呢，恐怕都忘了。但是就講胎卵溼化這四生。這四生的來源，有人知道沒有？他為甚麼有這四生？

弟子：那個胎生是因情有，化生也是因情，濕生是因情，那個卵生是因思？

上人：「卵因想生。」（弟子：卵因甚麼？）想，就是思想那個想。「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合，就是和合那個合，「濕以合感。」「化以離應」：化生呢，是離開的，變化的：「化以離應。」（弟子：離應？）應，就是答應。我答應你了，那個應，應當的應。

這個情想合離，情想合離，互相變化，依惑造業，依業受報，各從其類。這說得非常之明白！「卵因想生」，你好像那個雞子，那個小雞子菴雞。牠趴到雞蛋上，牠一天到晚想，這麼想，哦！我這個雞仔子就快出來了。想，想了很久很久，果然就被牠想出來了。牠這個雞蛋都變成了雞了，想出來了。「胎因情有」，這個胎，為甚麼有的胎？就因為男女有一種愛情。這愛情和合起來了，哦！這有了胎了。這叫「胎因情有」。

「濕以合感」：這個濕和濕、濕和這個泥土，或者和甚麼因緣，合成一起了，這又有一個濕生了。「化以離應」：這個變化，是離開了，自有化無，自無化有，自小化大，自大化小。有的老鼠就變成那個蝙蝠

蝠，這都是變化，生出一種變化。那個蟲子變成蝴蝶，這都是變化。「化以離應。」情想和合，互相變化。這互相有一種變化就生了一種迷惑；有了這種迷惑就造出業來了；有業就受果報了。這哪一種類就受哪一種類的果報。

（弟子：最後的那一段，那個……）哪一段？（弟子：迷惑起因……。）依惑造業，依業受報。因為迷惑了，就造出業；因為造出業就受果報了。各從其類，胎卵濕化。胎生就受胎生的果報；濕生就受濕生的果報；化生受化生的果報；卵生受卵生的果報。各從其類，他哪一生與哪一個因緣接近，就受哪一種類的果報。

「若有色」：「有色」，就是能看得見的。「若無色」：你看不見的。「若有想。若無想」：或者有思想的，或者是沒有思想的，這一類的眾生。「若非有想。非無想」：你說他有想嗎？他又沒有；你說他沒有嗎？他又有。這種種的眾生，「我皆令人無餘涅槃」：「我」呀，這是釋迦牟尼佛自稱，說是，我呀，令這所有一切的眾生都入到，無餘涅槃裏去。「而滅度之」：我把他們都度脫，令他們都得到無餘涅槃。「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我，雖然把所有的眾生，也沒有數量，也沒有邊際，這麼多的眾生，我都令他們滅度。那麼要往真實來說，「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實在在的沒有一個眾生，是我度的。這是，眾生的自性自度，並不是我把他們度的。

「何以故」呢？說是甚麼原因呢？「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菩薩因無所住而生其心。菩薩是行所無事的，菩薩掃一切法，離一切相。這個菩薩既然是無相的，他要度眾生，還認為我度了眾生了，這就著相了；著相就著住到我相，著住到人相，著住到眾生相，著住到壽者相。如果執著這個相，這就是不能成為菩薩了。

這個大菩薩想要降伏他這個心。怎麼樣降伏呢？他要這樣的觀想：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這「所有」，就是包括十二類的眾生都在這裏邊，「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有卵生一類的，就是由這個蛋生的。「若胎生」：就是經過，胎藏而生的這個眾生。「若溼生」：或者因為有一種溼性，牠生出一類的眾生。好像那個潮溼的地方，時間久，牠就生出一種，這個菌來。「若化生」：化生呢，是自有化無，自無，牠又化有，這個是化生。

B4.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這一分經叫「妙行無住」。「無住」，不要執著；沒有執著就是解脫；解脫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無所拘束。「復次」：在前邊哪，講這個菩薩要離一切相，不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如果著這四相呢，就不是真正發菩薩心的菩薩、發菩提心的菩薩。「復次」，那麼現在，再來一次，把這個道理呀，再往明顯的說一說。佛說，「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這個菩薩不單要離相，要不著相，而且呀，要於法、於這個布施這種的法呀，「應無所住」，不應該有所執著，不應該放不下。你這個布施要三輪體空。你能三輪體空，這就是，不著相布施，不住於相的布施。

怎麼叫三輪體空呢？布施不應該存一個有布施的心。說是，喔！我做了布施了，我做了功德了，我是一個能施。那麼所受者呢？是個所施。中間哪，就又有個東西來布施，你的錢，中間有個錢，或者物質，中間有個物質。這都叫沒能離開相。要怎麼樣呢？要布施而不存著布施之相。做了就像沒做一樣。不要心裏說，哦！我做了甚麼功德了，我又，或者造了廟了，我或者呀，造了塔了，或者造了佛像了。有所執著，這不觀空，這就叫沒能無所住。那麼要無所住呢，就是三輪體空：我布施而無布施之相，雖然作布施，離開布施相，這才是，真正布施。

你要布施著相，那根本就沒有功德，那功德呀，是一點都沒有！你要不著相呢，無相布施，那功德是無量的。所以呀，這個「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單這個不著相，而且也不住這個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對六塵的這個相，你都要空了。你要是著色布施也有所執著，你著聲香味觸法布施也有所執著。有所執著，這個功德就是有限度的。你要無所執著呢，這個功德是無限度的，沒有限量的。

「須菩提」：須菩提呀，我怎麼教你，說發菩提心的菩薩要不著相布施呢，「菩薩應如是布施」：須菩提，所有的菩薩都應該呀，這樣布施，怎麼樣布施呢？就是不著相。雖然布施而無布施之相。不要以為，哦！我在某一個廟上，我捐了五千塊錢！我大約這功德不小了吧！或者我在某一個地方慈善的團體，我捐了十萬塊錢，我的功德呀，是很大的。你就捐一百萬塊錢，你心裏總記著有這一百萬存在，那祇是一百萬而已，不能增加。而這一百萬沒有了的時候，你的那些功德也就沒有了。你要不執著相布施呢，你就是捨一分錢，那個功德也無量無邊。所以呀，我們雖然作布施，要明白布施的方法。你不會依照這個方法去修行去，你修到塵點那麼多的劫，就像，微塵微塵那麼多大劫，也不能成功的。

為甚麼呢？就好像你煮那個沙子，這個沙子，你想要它成飯一樣的，那麼你煮多久，那沙子也不會成飯的。所以，「不住於相」：菩薩，作布施要不著相上。「何以故」：甚麼緣故要不著相呢？「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假設菩薩要是不執著於這個相上來作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他所得這個福和功德呀，是不可思量的，是你想不完那麼多，你想不出來那麼多，不可思量那麼多。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呢？「東方虛空。可思量不」：為甚麼說不著相的布施它的福德不可思量呢？我現在給你講一個比喻。「東方虛空」，這個東方啊，單單的，僅僅東方那個虛空，你說它有多大，有多少？「可思量不」，你可以想像它有多少嗎？這個須菩提，聽釋迦牟尼佛這樣問，他說：「不也。」說，不可思量，我想不出來那麼多，「世尊」，須菩提這樣說。「須菩提」：他說，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說這個南、西、北方和這個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釋迦牟尼佛又問須菩提了，說：那麼你說東方虛空不可思量囉，南西北方、四維上下這個虛空可思量嗎？「不也。世尊。」須菩提又答說，不可以思量啊，世尊。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須菩提，說：「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菩薩，不執著這個相來作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他這個福德，也就像，東南西北、四維上下這個虛空不可思量那樣的多。如果你要是住相布施呢？住相布施，就有所窮盡，而不能永遠的

存在的；你要不著相布施呢，這個功德就是永遠的，這福德就像東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一個樣子。「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須菩提，說：初發菩提心這一些個菩薩，「但應如所教住。」就是，應該像我所教你這樣的去修行去，去修行，去行止去。

那個布施，應該做；做了之後又應該把它忘了，這就是不著相。你做了之後，是永遠都忘記了。你要不忘，佛就把它忘了；你要能忘了，佛就把它想起來了。所以，為甚麼這個樣子呢？這佛，知道一切眾生的心。因為他知道你沒有忘你這個布施，沒有忘你這個功德，所以佛也就不需要想它。等你忘了的時候，佛呀，替你想起了。所以，你想你自己把它記住好啊？是佛給你記得好呢？說是，我怕我忘了，佛也忘了，那怎麼辦呢？那我豈不是就沒有功德了嗎？嗯，那你不要擔心，不要害怕。你要忘了，佛，是永遠記住。為甚麼呢？這個《金剛經》上，後邊就有講，說：「一切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悉見。」你這心裏想的甚麼，佛，都記得，佛都知道。那麼你盡想著你有了功德了，這佛、菩薩一想，你自己既然有了功德了，我就不需要把你這個功德給記下來。你自己想著就好了，這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做好事，在心裏記得；你做那不好的事，你記得沒記得呢？你做了不好的事情，你總想把它忘了；做好的事情，總要想記住。你做好的事，不應該記得；做不好的事，應該記得。應該記得，以後不要再做錯事了。那麼你做好事，不要記得它。那麼你忘了，應該又做多一點。因為以前那個你忘了，現在應該再多做一點。

好像我們學佛法的人，在每逢佛的誕辰、佛的紀念日，或者是，菩薩的誕辰，菩薩出家的紀念日，都應該盡你自己的力量去做功德。因為在平時，我們也應該做功德，不過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不能天天做。每逢，佛、菩薩或者羅漢，或者他出家的紀念日，或者他成道的紀念日，或者他生日的紀念日，在這個紀念日的時候，你應該量你自己的力量，你要看一看你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就做功德。做功德，做甚麼功德呢？供養三寶，或者向這個廟上捐一點錢。那麼你在這個時候，能做功德，比平日的功德，大百千萬倍。為甚麼呢？因為你做這個功德是——譬如，今天是阿彌陀佛的紀念日，你來紀念阿彌陀佛來做這個功德，那阿彌陀佛，在常寂光就知道了，哦！今年今日，紀念

阿彌陀佛的生日，那麼某某善信哪，做了功德。做這個功德，那麼應該比平時，大幾千萬倍。今天，尤其是阿彌陀佛開光，你們記得這一位是阿彌陀佛。今天，給這個阿彌陀佛開光。

那麼在開光的時候，我說了四句偈頌。這四句偈頌，也是我隨便說的，在經上，在書上，根本你們找不著的，沒有的。這四句偈頌，我怎麼說的呢？我說：「彌陀此云無量光」：這個梵語，是阿彌陀佛，翻譯成中文，就叫無量光，又叫無量壽。甚麼叫無量光？甚麼叫無量壽？無量光就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光，沒有數量那麼長的壽命。壽命，long life; long life，這是阿彌陀佛的這個翻譯的意思。「今日開光光無量」：那麼今天，給阿彌陀佛開這個光，這個光也就無量無邊的。因為他的名字叫無量光，所以就光無量。這光無量怎麼樣啊？就「無量光照無量國」：這個無量光，就照著無量這麼多的國，無量的國家。「一切眾生無量光」：這一切的眾生，也都變成無量光了。所以在今天哪，開光，說的這幾句偈頌。

那麼在今天這個開光，又是阿彌陀佛的生日，我們信佛的人，都應該做功德。有錢就出一點錢來做，有力量就出一點力量來做。所以今天，才為那個佛事，拿出來那個香爐。……遇著阿彌陀佛的生日，又遇著阿彌陀佛的開光，我們每一個人，如果做功德呀，比平時，數量就更增加，不可思量。所以如果沒有明白的佛教徒，就不可能做；要是明白了，那是應該時時刻刻都去做功德，行布施。行布施呢，又要不著相，你不要總想著它，這是真正的布施。

B5.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須菩提」：佛呀，又叫一聲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呢？你可以身相見如來嗎？「可以身相」：就是以這個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這個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就作為如來了。你可以這樣說嗎？「不也。世尊」：這個須菩提說，不可以，不應該以身相來見如來。因為甚麼呢？如來是無相的。如來他是證得法身理體，雖然有相而不著這個相。「不可以身相得見如

來」：不可以說是有三十二相，這就是如來了。「何以故」呢？甚麼緣故呢？「如來所說身相」：這如來所說的這個身相，（你們各位不要講話；你們要講話，我就不講了！）「即非身相」：這個「即非身相」，如來這個身相，是無相的，就不是有相的。「佛告須菩提」：佛呀，釋迦牟尼佛這樣說之後，就告訴須菩提，說：「凡所有相」：所有一切有形有相的，「皆是虛妄」：都是假的。「若見諸相非相」：你要，能看見這個諸相、一切相非相，都沒有了。即相離相，就在這個有相的時候，你就知道它是空的，「即見如來」：這個時候，你才能見著如來那個法身呢。

我們在今天哪，遇著這樣好的一個機會，又聽《金剛經》這種法。可是，我對你們每一個人，用誠實的言語來告訴你們，在這以後，你們就到其他有講經的法會的地方，在聽經的期間，切記不要講話，不要彼此交頭接耳。因為你這一講話就擾亂所有人的精神，令所有人的精神，都散漫了；精神散漫了，他聽佛法就不會明白，因為他沒有注意。聽佛法不明白就是你搗亂搗的，就是你，做這個障道 demon（魔）。這是，在任何的法會裏邊，不可以互相談話，交頭接耳。那麼也不可以，聽到半路途中，離席就走了。這叫甚麼呢？有始無終，沒有完全聽進這個法會。尤其，聽這一部經，應該從開始聽到最後，聽到這個末了的時候。不應該聽到一半離開。所以呢，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方才有一個中年人，一個女的，她姓黃，也皈依了，叫果濟（音），她的先生姓黃，她自己本人姓戰。這個人，苦得不得了。怎麼樣苦呢？年紀輕輕的，她丈夫就走了。有一個兒子呢，就生了一種癲狂的病，有的時候聽話，有的時候就不聽話，到現在還是這樣。那麼她為甚麼這樣子呢？就是因為做事有始無終。你看見她聽經，在這兒不好好聽經，講話！講話，然後呢，又半路途中就走了，所以這就叫有始無終。結婚之後，不能白頭偕老，半路途中，這個丈夫就跑了，不管她了。她自己呢，雖然是非常地苦，但是她不知道這苦怎麼來的。尤其最大的毛病，人家講佛法，她不相信！但是有法會呢，她還要去攪鬧，要去搞是搞非的，攪鬧道場。因為這樣子，所以今生把丈夫死了，來生那更不知道怎麼樣了。她發心是發一點，但是，供養三寶，她就罵三寶，一邊做功德一邊造罪業。她的罪業比她功德大得幾千萬倍。所以，我雖然就想救她，也沒有法子救得了。我今天，這是我對

你們大家講的，切記，切記不要像這樣子；要是這樣子的佛教徒，這叫佛教徒的敗類！

甚麼都覺得她是要爭第一的，你說愚癡不愚癡？這個人哪，多少人都比你的知識高、學問深，哪一個不比你高尚？為甚麼你公然要爭第一，真是叫化子想要作皇帝。叫化子，要飯的，想要作皇帝。（弟子：哦！）嘿！你說這豈有此理呢！

弟子：這個學問深的嗎？

上人：學問哪，他就沒有甚麼學問。哪個學問也比他高，但是他要爭第一。現在因為先走--又半路途中就走了--，也就是表示我第一。你知道嗎？嘿嘿！我頭一個走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在上一段文，佛叫一聲須菩提，說：「菩薩但應如所教住。」這個菩薩啊，應該依照我所教的這樣而修行，不要不守我所教的這種的法度。也就是，要依照規矩去修行，不應該不守規矩。這個規矩也就是一種方法。你要依照這個方法去修，然後才能有所成就；你要不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就沒有一個準繩，沒有一個目標。那麼將來，就會誤入歧途。所以這菩薩一定要依照佛所說的這種方法去修行去。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空生」，說：空生啊，「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是怎樣子呢？你作何感想呢？「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你可以以三十二相、八十種隨行好這種的有相來見如來嗎？你以為這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就是如來的法身嗎？「不也。世尊」：因為須菩提，已經解到空理了，既悟人空，又悟法空，所以，他知道佛不以三十二相為他的相。所以須菩提就說：「不也。世尊。」說，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的，不可以這個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呢？「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以這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而見著這個如來，「何以故」？是甚麼緣故呢？

「如來所說身相」：如來所說這個身相，這有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這種的身相，「即非身相」：這不是如來的真正法身。不是真正的法身，所以，不可以這三十二相來見如來的。「佛告須菩提」：那麼釋迦牟尼佛聽見，須菩提這樣解釋之後，他就又叫一聲須菩提，說：這個期間哪，佛就認為須菩提講的是對的。所以說：「凡所有相」，為甚麼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呢？「凡」，這個舉凡一切有形有相的，「皆是虛妄。」這有相都是假的，都會壞的，有形相終歸毀滅的。「若見諸相非相」：你要能看見這一切的相，這個相上你就沒有相，即相離相。在這個相上就沒有相，「即見如來」：這你也就見著如來的法身了。如來的法身是無形無相的，所以你要以相來見如來，那就是錯了。

所以在後邊，那個四句偈上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以色見我」：「色見」，就是以形相來見我，這個形相就是色相。「以音聲求我」：以音聲來求佛，來找佛的話，「是人行邪道」：這個人，這就帶著有形有相、有聲有色上，來找這個佛，「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他見不著如來的。這般若的本有的智慧是離一切諸相的。不著住一切的諸相，這是真正的般若。

B6.正信稀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那麼，方才所說這個四句偈頌就是「若以色見我」，這釋迦牟尼佛說的，以這個有形有色的，你在這個地方想見如來，想知道如來的法身。「以音聲求我」：這個音，就是聲音的音，不是因果的因。這個

聲音的音，你以這個有聲音的這種的思想來，見如來，「是人行邪道」：這個人，所行的不是正道，不是真正佛法，「不能見如來。」所以，說完了這個偈頌，這也就是表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現在釋迦牟尼佛，說完這話，須菩提就要說了，他又有了見解了。

有甚麼見解呢？他生出懷疑來了，他說，「須菩提白佛言。」這個「須菩提」是結集經藏的人，說的；「白佛言。」這也是結集經藏，阿難加上去的，這段文。說，「世尊」——這個「世尊」，是須菩提說的了——「頗有眾生」，說，可有這個眾生，「頗有」也就是可有眾生、或者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他呀，聽見佛所說的這種言說和章句，也就是這個經典，「生實信不」：他能真真實實地生出一種信心嗎？會不會他不相信呢？這就是問釋迦牟尼佛。「佛告須菩提」：他這樣一問，釋迦牟尼佛就告訴須菩提說了，「莫作是說」：說，你不要這樣講，你不要作這種的說法！為甚麼呢？

「如來滅後」：他說，如來滅度之後，等「後五百歲。」如來在世的時候，這個五百歲，叫禪定堅固，也就是修行證果的人多。等如來滅後，再後五百歲，這是多聞堅固。那時候，人人都研究經典，多聞堅固。然後再有五百歲，就是寺廟堅固。等末法時代呢，就是鬥爭堅固。現在我們這個時候就鬥爭堅固。那麼釋迦牟尼佛，說是，等我滅度了，「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有人哪，他修持戒律，專門持戒修福。這個人，「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他對這《金剛經》，這一段經文，他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他以這個經的道理，作為真實不虛的道理。「當知是人」：你應該要知道，知道這個人，他不是「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他不是於一劫、二劫、三、四、五劫，這個時候種的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已在這無量千萬劫以前，「種諸善根」：他種這個一切的善根。

怎麼樣叫種善根呢？種善根，就是要在三寶面前來種善根。供養三寶，這是種善根。你恭敬三寶，這是種善根。你信仰三寶，這是種善根。這個善根，就是和這個惡根是兩樣。你不供養三寶就增長你的惡根；你不信仰三寶也增長你的惡根。你對於三寶疏遠，那就是對你的善根疏遠；你對於三寶親近，那就是增長你的善根。所以，在北俱盧洲的人就不見佛，不聞法，不睹僧。在北俱盧洲那個人，所以他的善

根就會斷了。你想要增加你的善根就要供養，恭敬，信仰三寶，皈依三寶。你皈依三寶，這是你種善根的一個初步。然後你再能受五戒、八戒、菩薩戒、十戒、十重四十八輕，這是菩薩戒。再能，盡受比丘二百五十條戒，這種種的，都是種善根的因緣。你還有，你去修這個五戒、守持五戒、行十善都是種善根。

這個善根，你看是看不見的，你聽也聽不見的；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你嗅之，它也無味，沒有甚麼滋味。你做去，往前去種善根，也不覺得它有一種東西。因為它是無相的。前邊那不是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那麼有相是虛妄，無相就是真實了。所以我們一般的人，祇知道為這個身體來作打算，而不為善根作打算。這個善根是甚麼呢？善根也就是你的法身，善根也就是你的智慧，不過它變變名而已。善根就是好的根機、好的基礎。你好的基礎，必須要你去修去。

你有了好的基礎，你的法身也就顯現了，你的智慧也就增長了，你本有的般若實相的功能也就恢復了。所以，這是種種種的善根，你必須要在三寶的面前來種。你種到三寶的面前，這種善根終究有一天，它會結菩提果的；如果你在外道的地方種善根，你種多少，種時間再久，也是虛而不實的。你在三寶面前種善根，這是絕對不會虛種的！所以要「種諸善根。」這個「諸善根」，就是種種的善根都要去種，就是所謂，

諸惡不作，眾善奉行。

這也就是種善根。「聞是章句」，因為這個人，在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所以一聽這個《金剛經》，「乃至一念」：就在這個一念之中，「生淨信者」：就生出，最清淨、最純潔這種的信念。這種的信念，就是不雜，沒有疑惑心，真真實實地信了。

「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須菩提，你應該要知道，如來悉知悉見這個人哪，「是諸眾生」這一個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呀！他會得到如是無量福德。得到這種的福德，是無量無邊的。「何以故」呢？甚麼緣故他會得這麼多的福呢？「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個人，他把人空了，所以他也沒有人相，也沒有我相，也沒有眾生相，也沒有壽者相。甚麼叫無我相？無我相就是沒有我了，把我看空了。甚麼叫沒有人相？就是人空了。我也空了，

人也空了；人我都空了，所以眾生也就空了；眾生空了，那麼也自然就沒有壽者相了。壽者相就是想要永生，得到永遠都生存著，這叫壽者相。你凡是愛惜一切的物質，你不破壞它，這都叫壽者相。

「無法相。亦無非法相」：那麼人空，法也要空，所以，一切的法相也沒有了，也空了。「亦無非法相」：也沒有一個，那不是法的相，到這個法的本體上，也沒有一個是法，也沒有一個非法。「何以故」：甚麼原因哪？「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假設他這個心要有一個法相和人相我相，這就是著住到我人眾生壽者了，這還是著相，他還沒有得到解脫，沒有真正的放下。「若取法相」：他要取這一切的法相，法沒有空，這也是著我人眾生壽者，這四相上了。「何以故。若心取非法相」：若取，這個非法相。法相、非法相，不是法的相，也就是著我人眾生壽者了。他都沒有把它看破，也沒有得到人空，也沒有得到法空；人空、法空沒有得，所以還是有我人眾生壽者。

「是故。不應取法」：因為這個，所以就說，不應該取這個法相，不應該有所執著這個法相。「不應取非法」：也不應該取一個沒有法的相。怎樣子呢？「以是義故」：以這種的道理，這種的意義的緣故，「如來常說」：你在過去常常聽見佛常說過，說甚麼呢？「汝等比丘」：說你們這些個比丘啊，「知我說法」：你們應該要知道，知道甚麼呢？知道我所說的一切法，「如筏喻者」：就好像，一個船似的。這個筏，就是個船，「如筏喻者」。你用這個船幹甚麼呢？這個船是度生死苦海的。你生死了了，你就應該把它放下；你要生死沒了，你用這個法去修行去。生死要了了，還要把這個法也放下了；你放不下這個法，你有一個法執。不放下這個人，你有一個人執，人的執著；你放不下這個法，就有法的執著。你要有法的執著，這又成了一個法病了，成了一個病了，這也是病。你治病，用這個藥來治這個病。病要好了，你還要吃藥做甚麼呢？你病沒有好，你應該吃這個藥；如果病好了，再要吃藥，那簡直就是一個狂人了。那就是一個癲人了，瘋癲的人了。為甚麼呢？他自己不知道病好沒好呢！

所有的法，你這一切的比丘應該知道，我給你們說的這個法，教你們了生死；如果生死了了就不需要法了。所以說，「過河不需舟。」你已經過了這個河的時候，就不需要再撐著一個船去跑路。你如果過了海，然後說，我這個船沒有地方放，我撐著它吧！把它撐著，撐著這

個船跑路。你說，這個人要見著你，這個人，哦！都認為你是一個發癲的人、癲狂的人。癲狂的人哪，英文不知道叫甚麼。大約就是 crazy。這個「法尚應捨」：那麼你過河不需舟，生死了了，就要把筏也放下，要人空、法空。那個真正的法尚且要把它放下，「何況非法」呢？何況你所執著的，一般人所執著的，那麼又怎麼可以不把它放下呢？法都應該放下，那要不是法更應該放下了！

B7.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這個「差別」，一般人都讀 ㄉㄧ ㄔㄞ 別，那麼應該讀成 ㄘㄩ ㄘㄩ 別。那麼不認字的人呢，就看這個字是個差（ㄉㄧ ㄔㄞ），所以就念成一個 ㄉㄧ ㄔㄞ 了。念成一個 ㄉㄧ ㄔㄞ 就差中差了。這個差（ㄘㄩ ㄘㄩ），甚麼叫差呢？差別就是分別。有一般人說，沒有讀過書的人就念成 ㄉㄧ ㄔㄞ 別了。這也是很可憐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怎樣子呢？「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這個「耶」字是個探問字，就是得沒有得呢？「如來」，如來，是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得」，「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是對著失而言得，失去了，再把它得著了，這叫得。那麼這個地方，這個「得」不是說「得」，應該講成「失」。說，如來丟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嗎？丟了嗎？要沒有丟就沒有得的，所以說，得，可以拿著它當作失、丟了講，就失去了。如來失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嗎？因為得呀，得的反面就是失；有所得，必定以前失過，所以現在才得。如果沒有失過，那怎麼會有得呢？這麼樣一講，你就明白了。這是一個最完善的講法。

你先把它，講他失了沒失。他得沒得，我不懂。失了沒失？丟了沒丟啊？哦！說，沒有丟；沒有丟！那從甚麼地方會得呢？這你就明白了吧？沒有丟，你從甚麼地方會得？這個說是「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你就先問他，丟了沒丟？沒有丟；沒有丟也沒有得。這是一個最正確的理論。

這個「耶」字呢，就是問說，得了沒得；得了沒得，也就是反問的丟了沒丟。這個講法就是祇有我這麼講法，其他法師都不這樣講法。

「如來有所說法耶」：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又問須菩提說：如來他有所說法嗎？「有所說法」：就是，他說過法嗎？那麼可以再反過來說，如來沒有說過法嗎？你說沒有說過法，如來又說法；你說如來說法，他又問如來有沒有說法。你說這個地方怎樣講呢？所以就問須菩提，看看須菩提有沒有智慧，有沒有般若。要有般若就懂這個道理了；要沒有般若呢，就不明白了。所以須菩提就說了，「須菩提言」：說了，「如我解佛所說義」呀，說，要是照著我的意見來解釋佛所說的這個意思，「無有定法」：沒有一定的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不答他得了沒有得，他說，沒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麼個法的名，沒有的。既然沒有，又有甚麼得，有甚麼失呢？為甚麼沒有呢？「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因為，如來所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祇不過是一個名而已。其實這個名也是個空的，根本就沒有啊！那麼根本沒有，哪有一個得？哪有一個失呢？「亦無有定法」：也沒有一定的法，「如來可說。」

如來所說的法，都是因人施教，因病下藥。因為某一個人說某一種法；因為某一種病開某一個藥方，去治某一種病。這根本也沒有一定的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呢？甚麼緣故我這樣講呢？「如來說法」：如來說的法，「皆不可取」：隨說隨掃，就像掃地似的，有了塵土就掃去了。說出來這個法就是法塵。那麼如來又把它掃去了，掃去，掃乾淨了，沒有了。「皆不可取。」「不可說」：如來說甚麼法？無法可說。「非法。非非法」：不是法，也不是不是法。甚麼法？沒有的，一切都沒有。「所以者何」：所以緣故是甚麼道理呢？「一切賢聖」：所有的一切聖人和賢人，「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他都是，以這個無為法；「無為法」就是無所作為，沒有相的，沒有相而有差別，有一個分別。

佛法根本就不用學，誰都有的，誰都會的。你就把你的執著去了，那個佛法就現出來了；你的執著不去，你越找，你越找不著。為甚麼找不著？就因為你有所執著，你沒有放下；沒有放下，你就拿不起來。你必須要，左手放下這個執著，右手才能提起來實相的般若。所謂提起來是一種比喻，並不是，叫你真正有所，好像有一個東西似的，你

可以用手把它拿起來。你要能拿起來實相般若，你把虛空，可以就一把抓到；把這個虛空抓到一起，那你就把實相的般若拿起來。如果你抓不住虛空，一把抓不住這整個的虛空的話，那個實相般若不要拿的。實相般若是盡虛空遍法界的，你怎麼樣拿？你根本就是在這個實相般若裏邊的，你怎麼能，再把它拿起來？不過我們現在有所執著，就沒有得到這個法身的本體，沒有認識本來的面目。你要認識本來面目了，六祖所說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四句偈頌說得盡善盡美。你要是真正能放下了，就體驗到這種的意思。那時候你也得到你真正本有的實相般若了。得到，所謂得到又是一個名詞，根本就無所得，因為我們沒有丟，所以就不要得了。

B8.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多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這一段文是說的一切的佛和一切的佛法都從這一部經生出來。「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於意云何」：說，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我現在說一個例子。甚麼例子呢？就是假設有一個人，用滿三千大千世界這樣多的七寶，來作布施，「以用布施」。這個福德多不多呢？這個人所得到的這種福德呀，是多，是不多呢？這是一個探問的口氣，詢問的口氣，問須菩提。

甚麼叫「滿三千大千世界」呢？這一個須彌山、一個四大部洲。四大部洲就是東勝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這叫四大部洲。這四大部洲，就一個日月，這叫一個世界。這一個世界集成一千個世界；一千個一個世界叫一個小千世界。再集成一千個小千世界，這叫一個中千世界。再集成一千個中千世界，這叫一個大千世界。怎麼叫三千大千世界呢？因為一個小千、中千、大千，這三次說這個

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多個日月、三千多個須彌山，不止三千！

這一個小千世界就是一千個日月；再加這一千個小千世界，這是一個中千世界；那麼再加一千個中千世界，這叫一個大千世界。這三千大千世界就有無量諸佛國土啊，都在這裏包含著了。所以，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所有這個法界都在內了。那麼這不過總起來，說是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其實或者多一點或者少一點，這沒有一定的。所以，這個日月也就或者多過三千，或者稍為少一點這麼多。因為法無定法，你不要執著一定是三千個。不過這總而言之，是三千大千世界，這個世界。

這麼三千大千世界，裏邊所有的七寶，你說有多少？這七寶是甚麼呢？就是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這麼多的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這個「滿」字，就是充滿的意思。那麼充滿這三千大千世界，這個七寶有多少？這個數量，是太多了。「以用布施」，用它來，作布施。這布施不是布施一點點，不是捨出來一點點，是把這整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七寶都捨出來了，都作布施了。「是人所得福德。甯為多不。」這個人，你說，他做了這麼大的布施、這麼大的功德，他所得這個福德，你說多不多呢？「甯為多不」，可是你覺得他所得的福德是多不多呢？這問須菩提。

「須菩提言」：須菩提聽見釋迦牟尼佛這樣來詢問他，向他來問，隨著就說了，說：「甚多。」說這個福德呀，甚多。可是，雖然說甚多，「世尊。何以故。」說，「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甚麼緣故說這個福德多呢？「是福德」，說這個福德呀，是個福德相，是個有形有相的，還不是福德性。這個性，福德性是無相的，是沒有形相的。雖然這個福德多，也祇是福德相，這是個皮毛，而不是真正的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因為這個，所以如來說，這是福德多。其實這個是個相而不是個性！

「若復有人」：釋迦牟尼佛又說了，說，假設「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在這個《金剛經》，這一部《金剛經》的裏邊，怎麼樣呢？「受持」：「受」，怎麼叫受呢？「受」就是領受於心，謂之受；「持」，就是執持於身，謂之持。受就是心裏的受用；持就是由身體來力行，來實實在在地去行持去，去做去，依照這個經典去做去。

「乃至四句偈等」，受持《金剛經》，不要說全部的《金剛經》，要是，你能誦乃至四句偈等。這「四句偈等」，有的說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這個色，有形有色的，來見我，你以這個色相來見我。「以音聲求我」，或者你，以有這個聲音的這種聲塵來求我。「是人行邪道」，這個人哪，他是行一種邪魔外道的法，不是真正佛法。為甚麼呢？真正佛法是無形無相的，是空的，是真空妙有的，並不是在相上來用功夫的。所以你要在你這個假相上用功夫，那簡直就是，邪魔外道。這四句偈，有的說這四句。

有的說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也是四句偈。有的說，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也是四句偈。有的人，又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都是四句偈頌。

總而言之，這四句偈頌，無論哪四句，你祇要覺得這四句與你相應，你能常常記得它，並且給人講說，這都叫四句偈。不必一定死板板的拘定，一定是哪四句。因為，是無有定法。你要一定哪四句，那就變成有定法了。這《金剛經》，是降心離相，掃一切法，離一切相；「離一切諸相。是名諸佛。」所以，就不要執著是哪四句偈頌，要把它活起來。把它活得像甚麼呢？像那個生龍活虎似的。我常說，你講經要講活經，把那個經講得直蹦直跳；跳起來，飛起來，不要講得死板板的，那個經講得，越講越死板，把人講得都睡著了。他還以為這人睡著了是入了定了。哦！我現在講經把人都講得入了定了。這樣，以為自己講得真是妙了。其實太死板了，把人講得聽著也不願意聽了，哎！莫如我睡覺去，比聽經還比較妙一點。所以，這個講經啊，要把它活動起來。這四句偈，沒有一定的。哪四句，你覺得它這個道理對你相應，就是那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你以這四句偈的道理為他人說，給他講說。你能受持，這就是，自修；你能為他人說，這就是化他。你自修就是自利，也就是自覺；你為他人說，這就是利他，也就是覺他。你自己明白了這個佛法，你再能，把你所明白這個佛法講給一切的人聽，這叫覺他。「其福德勝彼」：你能以這個四句偈，來自己受持，而又能為他人說法，這個福德就勝過前邊那個以三千大千世界來布施，比他那個

功德都大得多！他那個功德雖然大呀，可是沒有你用四句偈，為他人說這種功德大。

為甚麼呢？前邊那個滿三千大千世界，那祇不過是一個財施，用財來布施。那麼你現在用這四句偈，這是最少了。在這一部經裏邊，四句偈是最少了！那麼你能為他人說這個道理，演說這個道理。為甚麼這個福超過那個財施？因為這是法施。法施是一切施中的最為高尚的。「何以故」呢？甚麼緣故呢？「須菩提」，你要明白，「一切諸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就是東南西北，這四方；再加東南、西南、西北、東北，這又是四方；這是八方了。再加上上方、下方，這是十方。這十方的諸佛還沒有完全包括在內，還要有過去諸佛，過去世的諸佛、現在世的諸佛、未來世的諸佛，都包括在內。這所以啊，叫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多三藐三菩提法」：和這個佛，所證得的無上正等正覺這個法，「皆從此經出。」這些佛和法，都是從這一部無相的實相般若流出來的，從那個般若裏頭生出來的，從這個實相般若生出來的。

「須菩提」：須菩提啊，你要知道，「所謂佛法者」：所謂佛和這個法，你也不要著住到這個佛和佛法上，你也要把它空了。「即非佛法」：你又要把它空起來，你也不要著到人的相上，也不要著到法的相上，又不要著到空的相上。你要是執著有佛又著到人相上了；你要執著有法又著到法相上了；你要執著一個有空又著到空相上了。所以人空，法空，空也空，這叫，掃一切法，離一切相。你能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一切法；你要不能離一切相，有所執著，那本來的面目、本地的風光、本有的家珍，你自己這個自性的般若，就不會現前的。那麼不會現前，是不是丟了呢？也沒有丟，不過你沒有會用；你好像在夢中不知道。本來你明白的時候，家裏有很多財寶；你做夢的時候，把你所有的財寶都忘了，所以不會用。你要是把夢醒了，連一個大千世界都空了，又有甚麼執著呢？！

有的人就說，這個佛法既然沒有一定的，那麼為甚麼又說六度萬行？為甚麼又說要持戒修福？那麼也不需要持戒，也不需要修福啦！這是一種邪見——邪知邪見。為甚麼呢？你不著一切相，但是你要依法去修行。你不要存著有一種執著心，就是你雖然持戒，也不要有一種執

著相；雖然你做功德，也不要有一種執著相。你有所執著就是沒有功德；你要無所執著，你的功德是盡虛空遍法界的。

所以你說，如果不持戒；你就說是連戒也不持了。殺盜淫妄酒，佛法呀，是沒有定法的，我殺了就是沒殺；我盜了也就是沒盜；我打妄語也就是沒打妄語。這就是大邪知邪見，將來一定墮地獄的。所以切記不要落這種，「豁達空」。這叫豁達空，撥無因果，沒有因也沒有果。豁達空，把甚麼都空了；罪也空，福也空，一切甚麼都空。這將來是墮地獄的。所以我們人哪，不要落於這一種的毛病上。你不做功德，你就有罪業。但是你做功德不要執著你有功德，這是就對了。你不能不做功德，你也不能不持戒；你要不持戒就會墮地獄的。所以這一點，我們每一個人要清楚的。

B9.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釋迦牟尼佛，恐怕一般人還不明白這個實相般若的道理，所以，又設一個比喻來問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叫一聲，說，「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是怎麼樣子啊？這小果的聖人是初果須陀洹果；「須陀洹」，是證初果的阿羅漢，這是小乘裏頭的初果，這叫見道位。這個初果呢，它破八十八品的見惑，能以這個十六心來斷惑證真。

甚麼叫十六心呢？這十六心，就是在欲界；六欲天的欲界，斷欲界八十八品的見惑。怎麼叫見惑呢？就是對境起貪愛，這叫見惑。對著這個境界上，生出一種貪心和愛心，這就叫見惑。你要沒看見的時候呢，就沒有這種貪心，也沒有這種愛心；見著了，也不知道為甚麼它就生出這種貪心出來了，就生出這種愛心來。這叫對境，對著個境界生出一種貪愛。它就叫見惑。見惑有八十八品這麼多。它以十六心來斷這個見惑。十六心是甚麼呢？就是在苦集滅道，這四諦，欲界上，有這個八心。八心是甚麼呢？就是苦法忍、集法忍、滅法忍、道法忍，這是四心的次第。又有苦類忍、集類忍（類就是一類一類的那個類，集類忍）、滅類忍、道類忍，這是欲界的八心。

那麼又色界有八心。色界的就是苦法智（智就是智慧的這個智；前邊那是個忍，現在這是個智）、集法智、滅法智、道法智，這是個四諦；苦集滅道，這個在色界的這四智。又有苦類智、集類智、滅類智、道類智，這個又是四心。那麼合起來呢，這叫十六心，這是在教相裏頭的。

在這個十六心；在十五心苦法智這個時候，斷見惑的時候，這個地方叫初果向。等到第十六苦類智，得到這個苦類智，這十六心圓了，這叫證二果。苦法智這個時候，叫初果向。這個初果，已經證到初果，然後，就要向二果了；要到二果了，證到二果上，還沒有證的。這個有一個名詞，叫甚麼呢？叫無間道。無間，就是無間地獄那個無間，但是這個叫無間道。這個無間道，這是正斷惑的時候，它叫無間道。你等得到道類智的時候，這叫已經斷惑斷了，這叫解脫道；這個時候，叫解脫道，得到解脫了。這個怎麼叫果呢？這個果，就是好像這個果木結果了。它這是結了果了，但是還沒有成熟；到成熟了，收成了，那就是叫道。所以這初果也叫果；二果也叫果；三果也叫果；四果就叫阿羅漢道了。阿羅漢道呢，它就是好像這果成熟了，它就叫阿羅漢道，收回來了。在初果叫見道位，二果、三果呢，都叫修道位，等四果呢，叫無學位。

這初果須陀洹；須陀洹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入流。怎麼叫入流呢？入流，是逆凡夫六塵流，和凡夫這個六塵流相逆了；入聖人法性流，入小果的聖人法性的裏邊來了。這個流，也就是一類一類的意義，入到聖人之類的同類裏邊。所以現在說，「須陀洹能作是念」：釋迦牟尼佛問須菩提，說是，須陀洹，證到初果小乘的聖人這個果位，他可以作這種的念嗎？他可以這樣想嗎？想甚麼呢？說：「我得須陀洹果。」他說，哦！我已經得到須陀洹果啦！他可不可以這樣的想呢？

須菩提言：「不也。」須菩提說，不可以的！那他不應該有這種的念頭的。「世尊」，說啊，「世尊。何以故」呢？甚麼緣故他不應該有這種的想念呢？「須陀洹」：因為，須陀洹他這個果位，「名為入流。」他的名字叫入流，「而無所入」；無所入，也沒有所入。雖然他叫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他呀，怎麼叫證了初果了？他不被這個色聲香味觸法所轉了。他能，見色也不迷，見聲

塵也不迷，香塵也不迷，味塵也不迷，觸塵、法塵，統統他都無所執著了。他因為無所執著，所以就有這個初果的名。這初果雖然名為入流，可是根本就是一個名字。名字是沒有一個實體的。所以，這個須陀洹，他也就不應該作這種的念頭，說，我已經得了須陀洹果了，他不應該有這種念頭。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釋迦牟尼佛說了初果，那麼恐怕一般人以為初果，和二果不同。那麼初果不作這種的念，二果或者可以作這種念吧？所以再問須菩提，說：「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你怎樣啊？「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說是，這個初果，他證初果羅漢哪，還有七番生死。因為要到天上，再到人間，要七次；還有七番受生死。這二果呢，就是，一往來，一來果。這一來果，就是一生天上，一來人間：這是二果。

說是啊，須菩提，這個二果斯陀含他可以作這種的想念嗎？作這種的念嗎？「我得斯陀含果不。」他說：哦！我已經得了斯陀含的果位了。「須菩提言。不也」：須菩提對佛講，說：「不也。」不可以的。為甚麼呢？「世尊。何以故。」「須陀含名一往來」：這個斯陀含的果，他的名字就叫一往來：一來天上，一生人間：這一往來果。「而實無往來」：在這個名義上，有這種的往來，而實實在在的，他也就沒有往來；沒有往來，他已經快了生死了，可以來，也可以不來；可以有一番生死，也可以，再往前一進就證得這三果，就沒有往來了。在這個二果，這一來果，也就是一個名而已，並沒有一個實體。

「是名斯陀含」：這個它僅僅就是一個斯陀含的名而已。所以他也不可說是我有所得了。啊！我得——得個甚麼呢？根本就是個名義；給他這麼一個名，他沒有一個實體可以得的，所以作這種的念。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

這一分，就是說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才說「一相無相分」，這第九。說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已經講了，現在講到三果阿那含。這個初果要離一切的執著，二果也要離一切的執著，三果更應該離一切的執著。所以佛又叫了一聲，說：「須菩提」呀，「於意云何」：在你的想法應該怎麼樣呢？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阿那含」：前邊那講的初果、二果，現在是三果；三果是阿那含，名為不來果。這阿那含也是梵語，翻譯過來就是叫不來，所以叫不來果。「能作是念」：說他能不能作這樣的想法？這個「能」，就包括不能；他能不能？這是個問詢詞。前邊也是詢問詞，這兒還是個詢問詞。說，他能作這樣的想念嗎？「我得阿那含果不」：他能，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得到阿那含果了呢？得到沒得到呢？他不想這個？「須菩提言。不也。世尊。」須菩提，是個很聰明的人，他悟解空理第一。他就說了：「阿那含」，阿那含這個名詞，「名為不來。」他是要不到人間受生死了，不來了。

方才有的人說是，他沒有地方來；那沒有地方來，有地方去沒有呢？有的人，頭前又講說是，他打這個妄想了。這兒並沒有打妄想。「能作是念」，並不是他真作這個念頭了。這是佛來詢問須菩提，問他。他說：「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說，我能不能，我已經得沒得阿那含果了呢？「須菩提言。不也。世尊。」說他不會這樣想，他不會打這個妄想，不會生這種貢高我慢哪，這驕傲的心。「何以故」呢？甚麼原因哪？因為這個阿那含，他名字叫不來，可是，他這個不來的思想，他也沒有；沒有這一個執著，說，哦！我是不來果了。沒有！「而實無不來」：而實實在在他不能起這個妄想念頭。所以，「是故名阿那含。」因為他沒有這種妄想，所以才叫不來果；不來就是不到，不來受生死了。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阿羅漢」，釋迦牟尼佛，又叫須菩提，說，在你的意思怎麼樣呢？這個「阿羅漢能作是念」：證阿羅漢這小果的聖人，這四果的阿羅漢，他可以這樣想嗎？「我得阿羅漢道不」：我已經得到阿羅漢道了，或是沒有得到呢？他可以這樣想嗎？

「阿羅漢」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叫應供，又叫殺賊，又叫無生。怎麼叫應供呢？應供就是應當受人天的供養。比丘就是羅漢的因；羅漢就是比丘的果。在因中，他是做一個乞士，到各處去托鉢乞食；在果上呢，就做應供，應該受人間的供養和天上的供養，這叫應供。因中，是叫怖魔；果上，就叫殺賊。殺甚麼賊呢？就殺這個煩惱賊。在比丘的時候，他就破惡；那麼果上，就叫無生。這個羅漢，也有三個意思，所以就是應供、殺賊和無生。殺這個煩惱的賊，在小乘羅漢，殺煩惱賊；要是在菩薩乘，說，就不單要殺賊，就是不賊也要殺，不是賊也要殺。不是賊怎麼要殺呢？在羅漢的這程度上，它不是賊了，但是到菩薩的這種地位上，它又變成賊了。所以，雖然說殺賊，也殺不賊。這個也殺不賊，就是殺在菩薩的地位上，這個賊。

這個賊是甚麼賊呢？就是這個無明賊，無明。無明怎麼變成賊呢？因為這一切的煩惱都是從無明生出來的。羅漢雖然證到無學位，但是他還有無明。不單羅漢有無明，就是菩薩到這個等覺菩薩，還有最後的一分生相的無明未破。所以，在羅漢的身分上來說不是賊，要在菩薩的身份上來說，就是一個大賊。所以呀，也應該殺這個不賊。這是，這個羅漢。

「能作是念」：這羅漢他可以這樣想嗎？「我得阿羅漢道不」：我得沒得了阿羅漢道呢？可以這樣想嗎？「不也。世尊」：須菩提就說，不可以的。為甚麼不可以呢？「何以故」呢？甚麼原因說不可以作這種的念呢？「實無有法。名阿羅漢」：雖然證得阿羅漢果，這不過也就是一個名而已，根本就沒有一個甚麼實體可得的。不要說證阿羅漢果，就是成佛也不能說，自己想自己已經成佛了，不應該有這種念。「實無有法」：沒有一個甚麼有形相的法，說是「阿羅漢」。這阿羅漢祇是一個虛名而已，一個空名而已。如果你要是認為有了，那就有了一種法執了；有了一種法的執著，那就是放不下，也就是，這個法沒有空。

「世尊」：須菩提又叫了一聲世尊，說，「若阿羅漢」：假設要這個阿羅漢，「作是念」哪。他要這樣想，「我得阿羅漢道」：我呀，已經得到阿羅漢道了。這個前邊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都是講果，怎麼第四就講道了呢？這個道本來也就是個果，不過以前所說的那個果就像那個果木樹，方才結實，結那個果的時候，還沒有成熟呢。到這個道呢，就成熟了。這果已經成熟了，就應該收成了。這收成的果實，所以叫道了。那麼阿羅漢，假設他要說，我得到這個阿羅漢的道果了，「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他這就我也沒有空，法也沒有空。他有了我得阿羅漢道這個思想就有了我相了；有了我相就會生出一種對待，有了人相了。人我，這一有對待法就變成眾生相了；有了眾生相，就有了壽者相。這是，已經著了四相了。

「世尊」：須菩提又叫了一聲世尊，又叫一聲佛。「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佛，說我得到這個無諍的三昧。甚麼叫「無諍」呢？「諍」就是爭論，就是爭辯，就是一種鬥爭的心：鬥爭。

這個鬥爭的心哪，六祖大師說過：「諍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生四相心。由何得三昧。」這六祖大師，他說，這個諍，為甚麼要有諍呢？諍就是要爭勝負：或者你輸了我贏了，或者我贏了你輸了；我辯勝過你了，你勝過我了：這就叫一個諍。這諍有勝負心。「與道相違背」：與你修道，就大相違背囉！你修道就不應該爭勝負，也不應該爭第一和第二的。修道的人，我以前沒講嗎？就像那個水似的，那個水，怎麼樣呢？「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它利益一切的萬物，你，樹木、花草依仗著水而生。有水，它才能生；沒有水，它就不生了。乃至一切的人也要依賴著這個水而生；你要沒有水，你看一看，就不會生存了。可是飛禽哪，有的不喝水的，但是也有很多都要喝水的。一切的飛的東西需要水；在水裏生存的魚鱉蝦蟹也需要水。一切的動物需要水，一切的植物需要水；這胎卵濕化都需要水來生存。所以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水，對一切的萬物，它都有利益而不爭功。那麼水所處的地方，不是在高尚的地方，它是在窪下的地方，就是最低的那個地方，是水所住的地方。「處眾人之所惡。」這是老子說的。怎麼「處眾人之所惡」呢？你看那個水，在最低下的地方。人人都歡喜往高的地方去，不歡喜往低的地方去；水呢，就不同了，水願意在低的地方。因為它在低

的地方，所以就合乎道。「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所以，它就合道。

那麼講起來這個老子，你知道是誰來的？老子，他前生就是摩訶迦葉。摩訶迦葉，因為在佛出世之後，他知道中國這個眾生造罪業的很多，不依法修行。所以，他就派這個老子，和孔子和顏回，來到中國先教化眾生。老子就是摩訶迦葉的化身，這個孔子，和顏回都是菩薩，來到中國來的。所以老子在中國，就提倡無為。那麼人要能知道無為了，這個法，然後再能知道無不為。那麼這是佛教的道理了；佛教講無為、無不為。那麼這個「諍是勝負心」：爭強論勝，「與道相違背」。這和修道上，是大相違背的，是背道而馳的。修道本來應該向南走，你一有諍的心就是向北去了。本來應該向西走，你又向東跑去了，所以，這叫背道而馳，「與道相違背」。你由這一諍就生了四相心了：生了人相、我相、眾生相、壽者相：生出這四相心來了。

「由何得三昧」：你生出這個四相的心來，怎麼會再得到三昧呢？！就得不到三昧了！所以，這六祖大師說的。

那麼這個「無諍三昧」：「無諍三昧」就是沒有勝負心了，沒有鬥爭心了；沒有鬥爭心，入到這種的定，這叫無諍三昧。世尊常常說，須菩提得到這個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在這個一般人裏邊，他算是最為第一了，是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是第一離欲阿羅漢。「離欲」：就是離開一切的這種貪欲。貪欲，很多很多的，這個貪欲。貪財也是個貪欲；貪色也是個貪欲；貪名也是個貪欲；貪一切所好的，這就叫貪欲。那麼證得這無諍三昧了，就沒有一切的貪欲；也不貪食，也不貪穿，也不貪住好的地方，一切的欲望都斷絕了，這是第一離欲。離開欲就得到這無諍三昧，就得到這個清淨了；沒離開欲就得不到這無諍三昧，得不到清靜的這種快樂。

「世尊」：世尊哪，「我不作是念」：我不想，我是得到無諍三昧了，我是證阿羅漢果了，我是人中第一了，我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了。世尊哪，我沒有這種的念頭。為甚麼呢？「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世尊哪，假設我要有這種的念頭的話，我就談不到清淨囉！談不到離欲了！談不到無諍啦！「我得阿羅漢道」：我要是，想，「我作是念」，我已經得到阿羅漢道了。那麼我要這樣想的時候，「世尊則不說」：世尊哪，你就不會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

行者。」你呀，世尊，你就不會說，須菩提是一個最歡喜修行清淨行的這樣的人，你就不會這樣想了。因為甚麼呢？因為我有這種念，那就不夠清淨了！不夠無諍了！不夠離欲了。我有這種念，這就是諍，就是不清淨，就是沒有離欲了嘛！還有這種的妄想了嘛！

「以須菩提」：因為我須菩提，「實無所行」：我無所事事，我一切無著。我既沒有我執，又沒有法執。我也不執著，不自滿說，哦！我已經得到阿羅漢果了、阿羅漢道了。因為我沒有這種的這個念，所以，這才夠上清淨、無諍、離欲阿羅漢。所以佛才說我是一個第一離欲阿羅漢。如果我要有這個念，佛就不會這樣講啦。「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而祇不過有一個虛名，說，須菩提，他是一個歡喜修清淨行的這麼一個人。並沒有實體，說，我有一個甚麼所得，實無所得。我雖然證了四果阿羅漢，而無所得，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甚麼也沒有的。

B10.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前邊這個小乘的四果，都應該無所著住。那麼釋迦牟尼佛，又恐怕一般人以為這小乘的聖人果，不應該執著。那麼佛的果或者是菩薩，和小乘的不同了。恐怕有人懷疑，所以又舉出佛呀，作譬喻來講。「佛告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告訴須菩提，「於意云何」：說，在你的意思怎麼樣呢？「如來昔在然燈佛所」：「如來」就釋迦牟尼佛自稱，說是，如來我呀，「昔」，就是以前；說是你以為我，在以前然燈佛那個時候。然燈佛就是給釋迦牟尼佛授記的那個佛。釋迦牟尼佛就是受然燈佛的記。怎麼叫授記呢？授記就是給一個記別號；授一個記別號，就說：「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這就叫給他授記了，預先授的記。

在然燈佛給釋迦牟尼佛授記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也是個比丘，然燈佛呢，當時也是個比丘。釋迦牟尼佛這個比丘可是，沒有成佛的比丘；然燈佛這個是已經成佛了，是然燈佛。釋迦牟尼佛，有一次見著然燈佛，從很遠的地方走來了；走來，在這個路上，就有一些水、一些泥。釋迦牟尼佛因為行菩薩道，他願意利益一切的人。他看這個路上有水，於是乎他就自己躺到這個有水的地方。那麼還有一些個水，他這個身體沒有遮住，於是乎他又把他頭髮（他行頭陀行，不剃頭的）；這個頭髮打開，也鋪到這泥和水這個地方，請然燈佛在他身邊走過去。然燈佛就滿他的願，由他身上走過去。

走過去之後，就對釋迦牟尼佛說：「你也如是，我也如是。」說：「你的心也是這樣子，我的心也是這樣子。」所以說，「你也如是，我也如是。」你也是為法忘軀，我也是為法忘軀，那麼共同都是為佛法而行菩薩道。於是乎，就用手摩著釋迦牟尼佛的頂，就說：「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說，你在來生就成佛了。你佛的名號就叫釋迦牟尼佛。

然燈佛給釋迦牟尼佛授記之後，那麼兩個人就分手了，各行各道。那麼釋迦牟尼佛以這種的利益眾生的精神來行菩薩道，遇著然燈佛給他授記，所以才說：「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我以前在然燈佛的時候。「於法有所得不」：於這個佛法上，我有甚麼法可得嗎？須菩提，你想有沒有？「不也。世尊」：須菩提聽見釋迦牟尼佛這樣一問，於是乎他就答覆，說：「不也。世尊。」說，不，沒有法可得的，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如來世尊你呀，以前在然燈佛那個時候，「於法實無所得」：你對這個法上，實無所得，沒有甚麼所得的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須菩提，在你的意思怎麼樣？修行六度萬行這個菩薩他莊嚴佛土不？他用他這個功德來莊嚴佛土嗎？「不也。世尊。何以故」：須菩提就說，他不莊嚴佛土；他要有一個莊嚴佛土的心，也就有了我人眾生壽者相了，也就有所執著了，又和那個小乘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一樣的道理了。他要有一個莊嚴佛土的心，他也就有了我人眾生壽者相了。「世尊。何以故」呢？「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說是，他雖然來莊嚴佛土，「即非莊嚴」，就沒有莊嚴。因為甚麼呢？他要有這麼一個心，說，我莊嚴佛土了，他就人也沒空，法也沒空；他沒有空人我的法，那個

法也不空：這有了法執和我執。所以菩薩莊嚴佛土，他不以為他是莊嚴佛土，不過祇有莊嚴佛土這麼一個名而已。這不過說，莊嚴佛土，這是個名而已，沒有實體的。

「是故須菩提」：因為這個，所以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所有一切的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應該生清淨心，就是沒有所執著的心，就是清淨心，沒有所執著。沒有說：哦！這個是我做的，那個是我做的；哪個功德是我出的，哪一件事是一定幸虧我：沒有這種思想的，沒有這一種執著心的。「如是生清淨心」：如果有這種執著心，說是我做了甚麼功德了，那就變成不清淨了。不清淨就是污濁了。你以這個人心，人我的心來做功德，那是沒有功德的；以人我心來莊嚴佛土，那是沒有莊嚴的。所以菩薩他要生清淨心，沒有這種染污心，沒有像人我、是非哪；我呀、人哪、眾生、壽者：沒有這些個念頭，這叫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該執著有這個色而生心。不應該執著住到聲香味觸法而生心；你要有色聲香味觸法這種心，這就變成六塵的心了，不是清淨心了，不是你真正那種功德了。「應無所住」：應該要無所執著而生其心，應該要無念哪！你要能無念就是無所住。你要是能無念，也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

「須菩提」：須菩提，你應該知道。「譬如有人」：我跟你舉出一個比喻。「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他那個身，像須彌山王那麼大，「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你怎麼樣？「是身為大不」：這個身是大嗎？「須菩提言。甚大」：須菩提說，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說，甚大呀，但是以後接著又說，佛說那個非身，你要有一個須彌山，那還有邊際呢，有了限量了；你要能沒有身，沒有再可以比的他那個身，「是名大身。」你有個須彌山，那還有限度，雖然是大可是大，但是，那個非身，沒有邊際那個身，那才是個大身呢！

B11.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

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這一段文是說這個無漏的福德，勝如有漏的福德，無為的福德勝如有為的福德。「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在前邊這個小乘的四果聖人，和菩薩、佛都要不取相，都要無所執著；也沒有我執，也沒有法執，也沒有空執了：一切都無所執著。所以，這是不執著，所以才能得佛果、菩薩莊嚴佛土、證四果阿羅漢，而要無所執著。那麼又恐怕人對這布施上，還有執著這個相，所以又叫須菩提，說：「如恆河中所有沙數。」說，你看見了嗎？我們前邊這一條恆河，這一條恆河有多少沙呢？「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在這一條恆河裏所有這一些個沙。

恆河那個沙，就像麵粉那麼細，每一粒沙，甚至於都看不清楚那麼細，就像麵粉似的。你好像那個麵粉，那一粒麵粉，你看得不清楚，單單一粒麵粉，你看都看不見的。恆河那個沙也是這樣。那麼它這個沙這麼樣的細，你說有多少沙呢？這個沙的數量有多少呢？可以說是，用最高的算數師也算不清楚。那麼現在把這一個恆河裏邊，每一粒沙再做為一個恆河。你說這有多少恆河？那恆河沙既然不知道數量了，那麼每一粒沙再做一個恆河，這有多少恆河呢？這恆河也沒有數量了。那麼在這沒有數量這麼多的恆河沙裏邊，所有的沙，那麼有多少呢？這更加不可算數了。沒有法子知道是多少，「如是沙等恆河。」

「於意云何」：在須菩提你的意思裏邊，怎麼樣呢？在你的意思裏，認為這沙是有多呢？「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甯為多不」：這所有的這麼多的恆河沙，你說它是多不多呢？有多少沙呢？「須菩提言。甚多」：須菩提說，甚多啊，這個沙的數量，簡直的我數不過來了。為甚麼呢？「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說是，這個恆河，已經就沒有數量了，何況恆河裏邊這個沙又有多少呢？我是不知道了，所以這甚多。何況其沙呢？，何況它的沙數呢？釋迦牟尼佛聽見須菩提這樣子答覆，他就又說了，說：「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我現在說誠實言，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怎麼樣呢？「若有善男子」呀，假設要有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

不」：說是，所有的修五戒十善的男人和修五戒十善這個女人，「以七寶」——「七寶」就是金、銀、琉璃寶、玻璃寶、硨磲寶、赤珠寶、瑪瑙寶，這七寶——「滿」，這個「滿」，就是充滿了。「爾所」：這個「爾所」，就是像以上所說這麼多的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爾所」，就是又當「如許」：如，就是像字，就是如是我聞那個如。許就是言字邊加個丑寅卯午未的那個「午」字，就是許可的許。如許，就像這麼多。如許就是說像這麼多。多少哪樣多呢？「恆河沙數」：像那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

在本經，前一段說過，說過是僅僅就說三千大千世界，沒有說「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現在，又把它往更深了一層講，更殊勝了一層講，又往更多了一層比喻。前邊僅僅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現在，是「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這比以前那個三千大千世界，那又增加了幾千萬倍。「以用布施」：用這麼多的七寶來作布施。「得福德多不」：這個得的福，多不多呢？「須菩提言。甚多」：須菩提說，哦！這個是很多！可是雖然很多，這是有為的福報，這叫有漏的福德，有為的福報。有為，就是有窮盡的時候。有漏的，也是不究竟的。所以，雖然像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的七寶來作布施，也仍然是屬於有為、有漏的。所以，不是無為無漏的。「得福德多不」：得福德多不多呢？「須菩提言。甚多」：很多，世尊，須菩提說。

「佛告須菩提」：這時候，佛又告訴須菩提，說：「若善男子」：假設若有，世間修五戒十善的善男子，或者修五戒十善的善女人，「於此經中」：在這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裏邊；不要說，他就講這一個全部的《金剛經》，就在這個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

「乃至」，是超略詞。怎麼超略詞呢？超略就是減少，省文，就是不講那麼多麻煩的話，簡而賅之來講。「乃至」，乃至，就是意思你不要說你讀誦這個全部的《金剛經》，你就是，乃至於最少，以最多之中的最少，少到多少呢？少到「乃至受持四句偈等。」「受」，就是心裏領受了；「持」，就是執持。就是身心奉行，心裏也記得它，身也要行持它，就要實實在在去做去。怎麼叫心領受呢？好像說，「菩薩應離一切相。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應該，離開這一切諸相，心裏想這個意思：哦！菩薩應離一切相。甚麼相也不著，也不著我相，也不著法相，也不著空相：這離一切相啦。

這心裏明白了，那麼要實做去，就是，所行的布施也不要有一個我相，也不要有一個人相，也不要中間一個受者，不要有一個能施，又有個所施；不要有一個能受，又有個所受，離開這一切的相。離開一切相了，這就是持。你能實實在在照這樣去做去。你做了功德而不著住這功德之相，這就是持。這受持。受持多少呢？「受持四句偈等。」「四句偈」，前邊也已經講過一次了，那麼就是，或者「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也是四句偈。

譬如你見著人，你就給他講了，你說在《金剛經》上，說應該無我相。所以你不要把你呀，看得那麼樣子的重要。你不要執著有一個你。你又要無人相，也不要執著有人相。你沒有我相，沒有人相，這就是沒有眾生相了；你沒有眾生相，也就是沒有壽者相。他這講了，他一聽，哦！這要離一切相了。那麼能離一切相就是菩薩了，菩薩就不著相了。不是說，哦！這個功德是我做的，那個功德是我做的，這個廟是我修的，那個經是我印的；沒有這一切相，做去就忘了。要真忘了，不要裝模作樣，故意沽名釣譽。人家問說，那個經是誰印的？我不知道呢！明明他知道，他又說不知道。這就是故意沽名釣譽，你懂嗎？

你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人家沒有問你，你也不必說：哦！這是我做的，這個經都是我印的，你看見！這個經上都有我的名字在這兒了嘛！有他的名字呢！這就著到，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都沒空呢！要不執著於相呢，你印經印過去就了了，沒有壽者相。你了了，那功德是存在的；你要不了，那功德它沒有。因為你這兒要是無漏了，那功德才是無漏；你這兒有漏呢，那功德還是有漏。你這自己要能明白無為法了，你那功德也就變成無為了。所以，這是四句偈。

還有，「若以色見我」，《金剛經》後邊講，說，你要以這個有形有色的來見我，我是誰呢？佛。以音聲來求我，「以音聲求我」，以這個音聲，你唱的好歌，或者唱的好聲音哪，你來求佛。「是人行邪道」：這個人，都是行邪道呢！「不能見如來」：不能見如來的法身。那麼在前邊，說是那個身大如須彌山王，那麼個身是大嗎？須菩提先說甚大，以後他就說：「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那個「非身」——甚麼是「非身」呢？非身，說不是身；不是身，那是個甚麼？不

是個身，怎麼又說是「非身。是名大身」呢？那不是身哪，那是個法身。那佛的法身是絕對待的，沒有可以和他比的。如果你要有一個須彌山那麼大，那還是和須彌山對的；須彌山也這麼大，你這個身也這麼大。或者那有一個比須彌山更大的？你就小了嘛！你沒有對待，那個法身是絕對待的；沒有第二者，祇獨一無二的，那才是大身呢！那個「非身」呢，就是法身；所說的法身，不是這個報身。

在佛教的教理上講，這個法身才是真佛呢！那麼所以說，「供養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毗盧遮那佛，他是遍滿一切處的。那個圓滿報身是盧舍那佛。千百億萬化身是釋迦牟尼佛。在佛教的教理來講，那個報、化；報身和化身都不是真佛，祇有法身才是真佛呢！所以本經講的「非身。是名大身。」這個「非身」就是法身。

或者這四句說，「一切有為法」。「一切」：所有的都包括在這裏邊了。「有為法」：就是有所作為的，也就是有形相的，這叫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有為的就好像是夢似的；又好像虛幻不實的這個東西；又好像那個水泡；又好像這個人的影子一樣。「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像那個露水似的，又像電光石火似的。「應作如是觀」哪，在這一切的有為法上，你都應該作這樣的觀。甚麼叫「有為法」？就是世界上，這一切有形相的，乃至於國、家、自己本身；這有形有相的都叫有為法。這一切有為法都是像夢幻泡影、如露如電這個樣子。「應作如是觀」：應該作像這樣的觀。「應作如是觀」哪！這個有為法是有壞的。所以，你就給他講這四句偈。

「為他人說」：而為他人在說。你明白這四句，你就說四句；明白五句，你就說五句；明白六句，你就說六句；明白這一部《金剛經》，你就說一部《金剛經》；明白十部《金剛經》，你就說十部《金剛經》。你要明白多少，你就講多少。「而此福德勝前福德」呀！你就僅僅講這四句偈這麼少的佛法，而這種的福德，也比你以七寶充滿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來作布施，那種的功德多。為甚麼呢？前邊那是有漏的功德，你現在所講的這個佛法，這是無漏的功德，這是不壞的功德。你以前所講的，那是有為的功德，那是有漏的功德，那是有相的功德。所以，這個無相雖然少而勝於多，無漏也雖然少而比這個多的殊勝，所以，「勝前福德。」

B12.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復次」：這是前邊這個經文還沒有說完，所以再繼續來把它說一遍。「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隨說是經」：這個經典，隨時隨地有人講說這個經典，這叫「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乃至於沒有能把這個全經都演說，因為，或者時間的關係，或者環境的關係，種種因緣而不能把這個全經講完，就單單講四句偈等，就好像前邊所說的四句偈。那四句偈，一切有為法都像夢幻那樣子。那也說——又有四句偈，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幻。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也是四句。那麼無論哪四句，你認為對你當前的人，來給他解說，是最應機，這就是對機之談，對機說法。

「當知此處」：你應該要知道，在你說四句偈這個地方。「一切世間」：這「一切」就是包括這個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兒僅僅說阿修羅和天人，沒有說三惡道。因為三惡道，牠不容易來供養三寶，所以，這個世間的人和天上的人。

這世間有二種世間。甚麼是二種世間呢？一種就是有情世間；一種就是器世間。有情世間就是我們所有一切的眾生，凡有血氣的，這都叫有情；沒有氣血的，那是無情。甚麼叫器世間呢？器世間就是，房廊屋舍、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這都叫器世間。那麼有情世間又叫正報；器世間又叫依報。正報，為甚麼要有這個世間哪？就因為有這一切的有情。這世間，有這一切的有情，才能作一個世間；如果沒有有情的眾生了，那世界也就沒有了。器世間它是個無情的。那麼無情的呢，為有情所依，所以叫依報。這個正報就是，正當來受果報的。我們人在這個世間都是受果報的，這世間。

「天」就是天上的人；「人」就是人間的人。「阿修羅」：阿修羅，我們很多人都聽過阿修羅這個名詞了。我還記得去年暑假的時候，這個果璞告訴我說，她這個家裏有一個阿修羅狗跑了。阿修羅狗，還要用來照顧牠：這是一個阿修羅狗。那狗是阿修羅，人也有阿修羅的；人好打架，好戰爭，這都是阿修羅。天上也有阿修羅；天上阿修

羅就歡喜和天兵天將去作戰，打架。阿修羅他的這種的性格，就是好鬥爭，鬥爭堅固。那麼，沒有聽過經的說，阿修羅？我還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我現在告訴你，阿修羅，是梵語。這個中國話就叫無端正。英文呢，叫甚麼？大約叫 ugly，是甚麼？我不知道了。

這個又叫無酒。他沒有酒喝，一天到晚他想要喝酒。但是也不知道為甚麼，賣酒的不賣給他；不賣給他，所以他沒有酒飲。錢是有，但是沒有酒喝。人家一看，這阿修羅來了，喔！就不賣給他酒。為甚麼呢？怕他喝醉了就打人，所以就不賣給他酒，叫無酒。

因為他有天福，沒有天權。在天上，有天人的福報，沒有天人的權利。所以又叫有天福，沒有天德，沒有天人的德行。這是阿修羅。阿修羅，怎麼做的阿修羅？這個阿修羅呀，就是你歡喜報復。譬如，人家罵你一句，你也想罵他兩句；人家打你一拳，你要想打他兩拳。總而言之，要加倍奉還。總而言之，你要自己佔一點便宜，在鬥爭上，佔一點便宜，這就快去做阿修羅了。可是，「皆應供養」：你有人說這四句偈的時候，這個不單人間的人應該供養，就天上的人，也應該來供養這個說法的人。

甚麼叫供養呢？這供養，供佛有供佛的這種供養；供養法有供養法寶的供養；供養僧有供養僧寶的供養。供養佛用甚麼呢？用香、花、燈，點燈，或者水果，或者，莊嚴佛前：這都叫供養。或者供茶，供水，這都是供養佛。供養法呢？怎麼供養呢？就要好好地保護這個法，看這個經典，不要馬馬虎虎的，不要看這個經典很隨便的，甚麼地方都放。放這個經典，你一定要放一個潔淨處。你把它放的時候，要放得好好的，要放得規規矩矩的。不要這樣放，怎麼樣放？放得這一本經呢，放到這個臺上一半，後邊還有一半這麼低下去。據這個開佛眼的人看，你這樣放這一部經不要緊，韋陀菩薩就要在這個地方，用他這個手來擷著這個經的；他不動彈的，韋陀菩薩。你要放到那個不乾淨的地方，就是不恭敬經典，這也不是供養。你放這個佛經，一定要比世間那個書籍高；世間書籍放在下邊，佛的經典放在上邊，放比較高的地方，放到那個清潔的地方。愛惜這個經典猶如我們的生命一樣，就像愛惜我們的生命一樣，不要拿這個經典隨便就把它撕下去一張，隨便就把它用火燒了，不可以的！

你要燒這個經典，會怎麼樣呢？來生愚癡，沒有智慧。你燒經典，不要緊；你現在燒了，不曉得怎麼樣了？來生最笨最笨了！人家教你一遍也不記得，教兩遍也不記得，就像那個周利槃陀伽似的。可是周利槃陀伽，他雖然在以前壅塞經路，可是他以後，還種了很多善根，所以遇著釋迦牟尼佛，證果成阿羅漢了。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可以見著佛？如果做這些毀壞經典的事情，愚癡，將來，那後果是不可設想的！所以這供養法。

供養僧呢？這供養僧人，在暹羅、緬甸，都是供養吃的東西。那個出家人，都是托鉢乞食，到外邊去化齋飯。每一家庭，都應該預備出來一碗飯、一碗菜，給這個僧人來乞食時，布施的。我們布施給出家人，在佛國的地方是飲食，可是這有四事供養，四種。四種是甚麼呢？第一飲食。第二衣服，出家人要穿衣服，要這個在家人來供養。臥具，臥具就是sleeping bag。湯藥，就是指一種藥品；這種藥品供養給出家人，防備他有的時候有病，隨時就可以吃一點這個藥，就沒有病了。這叫四事供養。那麼這供養，要在家人來供養，出家人是受供養的；受供養的，在吃飯的時候，所以就有三念五觀。出家人受供養的時候應該有三念五觀。

甚麼叫三念呢？易果容前天，他向我請問這個三念五觀的道理。我已經給他略略地講一講。那麼現在，再給大家講一講。三念，無論出家人、在家人吃東西的時候，應該作有這三種的念：第一是我要沒開始吃飯以前呢，要喝湯的。喝湯，要喝三調羹。這三調羹，第一調羹，這要說：願斷一切惡。這叫發願，把一切的惡事都斷了它，甚麼惡念也不起；不單做去，就連這個惡念也要斷了它。這是第一個願。第二呢，是願修一切善。願意、發願做一切的好事；不是發這個願就算完了，要真去做去。我真要斷一切惡，我真要修一切善。第三、願度一切眾生，皆成佛道。我把一切眾生，都度他都成佛。這第三願。喝一調羹這個湯的時候，發一個願；喝兩調羹，發兩個願；喝三調羹的時候，發三個願。這是第三願。

那在吃東西的時候，不是一邊吃，一邊看看，哦！你吃這個甚麼菜啊？我看看我這碗裏有沒有你吃的東西，各處去…。那人家觀世音，你去觀飲食。觀世音菩薩；你是觀飲食「菩薩」。看看所有人的這個飲食，你是觀飲食「菩薩」。這觀飲食「菩薩」，不是說，哦！你沒

有，我把我有的給你一點。他看，我自己有沒有你吃的東西？是不是你吃得比我吃得好一點哪？不是要…盡生的一種貪心。要怎麼樣子呢？有五種觀想。這五種的觀想，第一的是記功多少，量彼來處。你要算計算計；算計甚麼呢？這個要用多少功、多少功夫？那個農人種田，種子種到地下，生出來，又用種種的人工來栽培，灌溉，它才成熟；成熟，才能把這個米收回來，再用機器把它碾成米，你說費多少功夫？「量彼來處」：你量一量，它那個來的時候，很不容易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忖，就是思量，就是思忖一下。這個思忖，想一想，我自己的德行是全哪？是缺？我有沒有修行？有沒有道德？如果我沒有修行，受人這供養，應該生慚愧心：趕快要修行，要用功修道，了生脫死，這要生慚愧心。要是全呢？說，哦！我是大德高僧，我也最有道德。這個世界上，大約就我是第一個有道德的高僧了，不要緊吧？也不是。我應該更加努力，我受這供養之後，我更加努力，還要向前精進。我證初果，我就求證二果；證二果，我就求證三果；證三果，我就求證四果：那麼總要往上去增進。這是全缺應供，我應該做。

第三、要防心離過，貪等為宗。要防備這個心，離開過錯。我要吃得不要太飽了。吃得祇要夠了就可以了，不要再貪多。病從口入！你要一貪多，怎麼樣呢？這個東西再好吃，吃多了就會瀉肚了；把肚就吃壞、胃口吃壞了，它自己就又瀉肚了。這是為甚麼瀉肚子呢？就因為有貪心，吃得太多了。那個肚裏頭沒有地方存了，所以，就要搬——香港那個徙置區，就要徙置了，要搬家了，所以就屙肚了。屙肚，懂不懂？哎！那麼就貪等為宗，不要貪多。

第四、要觀想正事良藥，為療行枯。這個吃的東西，就是一種良藥；我吃它就令這個身體，不會枯槁，不會乾。第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我為甚麼要吃這個東西呢？就因為我要修成道業，將來成佛，所以受這供養。這是，我們出家人有供養的時候，也不要生一種驕傲的心；沒有人供養，也不要生一種貪心。就是，我前幾天講過，就是餓死也應該修行。我修行，為修行而餓死，這是最大的一種光榮，最有價值的一種犧牲！犧牲，所以，不要怕餓死。

「如佛塔廟。」那麼在有人說四句偈這個地方，都像佛塔廟；這個地方，都應該供養的。「如佛塔廟」：就好像有佛，有塔，有廟，這麼樣供養。「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何況，更有人，他能完全受持這個《金剛經》，又能讀，又能誦。甚麼叫「讀」呢？對本曰讀，對著這個本子念經，這叫讀；不要這個本子，這叫誦。不要照著本子來念經，這叫誦，誦經。「須菩提」：須菩提啊，「當知是人」：你應該知道這個人；哪一個人？就是說四句偈，為他人說法這個人。

「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他所成就的最高尚、最第一，也最少有的這種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假設這個《金剛經》所在之處。

「即為有佛」：這個地方，就是佛的法身、舍利存在的地方。這一部經就是佛的法身，也就是佛的舍利。「若尊重弟子」：所以說，一切的人見著這一部經，都要好像弟子恭敬師父那麼樣恭敬。

那麼這個做弟子的都要恭敬師父；恭敬師父，也要恭敬這個經。恭敬這個經，也就像恭敬師父這樣恭敬；恭敬師父，也就像恭敬這個經這樣。經就是師父；師父就是經。你不要把經，和師父分開。為甚麼呢？你所明白這個法是從師父這兒來的；師父的法也就是在這個經上來的。這是一的，三而一，一而三。你不要打錯了算盤，說，哦！這一部經就是我的師父了，我不要那個師父了。那你不要那個師父，這個師父也沒有了。

B13.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在前邊這一段文說，凡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當到這個時候，須菩提又向釋迦牟尼佛說了，說：「世尊。」須菩提說呀，這一部《金剛經》，它的功德是這樣的多，乃至於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演說；就是解說，或者自己受持讀誦，這功德，比以無量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比那個功德還大。既

然有這麼多的功德，那麼這個經應該叫甚麼名字呢？所以他說，「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呢？這一部經應該叫甚麼名字呢？「我等云何奉持」：他說，我們這一些個阿羅漢、聲聞緣覺和未來的一切眾生，應該怎麼樣來頂戴奉持這一部經呢？我們怎麼樣來修呢？「佛告須菩提」：這個空生，他這樣請問這個經的名字，所以佛就告訴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佛告訴空生，說，這一部經，它的名字；你問它的名字嗎？它的名字就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這「金剛」，甚麼叫「金剛」呢？這個金剛具足堅、明、利三個意思。在前邊講題目的時候已經講過，不過還有新來聽經的人沒有聽過；聽「金剛」這個名字就不明白，所以現在再把它講一講。本來我想，再找一個人替我代講，我又怕找不出來，所以還是自己講一講。堅、明、利，這三個意思。

怎麼叫堅呢？堅就是堅固；堅固不為一切所壞。甚麼也不能破壞它，這叫堅固；而能壞一切，它能把一切都破壞了。說，這個金剛有甚麼用呢？能破壞一切，把我一切都給我破壞了，那我一切都沒有了？你所以不成佛就因為你有一切；你要沒有一切就可以成佛了。你這一切就是你的執著，就是你的放不下。你這一切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是從有相那兒來的。有相，就是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的都會變滅的。那麼無形無相，它是不會變滅的。因為它無相，所以你不能把這無相給壞了。無相也就是無念；這個無念就是萬法的本體。這一切法的本體就是無念。你要能到無念這種程度上，那就返本還原了。所以金剛，它這個堅固就是能破你這個有念，而不能破這個無念。這個無念也就是這個堅固；堅固能破一切有相、有為、有漏的法，能破壞天魔外道這種的神通。

天魔外道，為甚麼能破他們的神通呢？就因為他們有相。他沒有到無念的這個境界上；要到這個無念的境界上，他也就不是天魔外道了。就因為他都是有所念，有形有相，做有漏的法，種有漏的因。那麼這種有漏法和有漏的因，用這個金剛就可以給他破壞了，這是堅。

這明：明，就是光明。這個光明有甚麼用處呢？光明能破一切的黑闇。有光明就沒有黑闇；你要有黑闇，就沒有光明。你要光明充滿

了，黑闇就消滅了。所以金剛具足那個光明，光明之體，所以，把這一切黑闇都給摧毀了。

利：這個利，就是鋒利。鋒利就是像那個刀似的。這個刀要是利，就是斬甚麼就斷了，一斬就斬斷了；要不鋒利，斬一下也不斷，斬一下也不斷，這叫鈍，而不叫利了。這個利，就是這個刀非常鋒利。金剛的用就和這個刀鋒利一樣，能摧邪顯正，把這一切天魔外道，這種的邪知邪見都給斬斷了。斬斷邪知邪見，斬斷我們人的一切煩惱無明，可以斬斷。所以，這金剛的體是堅固的，金剛的相是光明的，金剛的用的是鋒利的。所以以金剛來作比喻這個金剛法。金剛作比喻是般若波羅蜜這個法，所以這一部經就叫法喻為名。以這個法喻作這一部經的名字。

「般若」：般若有三種；有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三種。文字般若就是所有的一切經典、所有一切的文字，這是文字的智慧。你由文字的智慧要起觀照的智慧。觀照，觀就是觀察；照就是照了，照明。你先由文字般若而生起觀照的般若，由觀照的般若，而到達實相的般若這種程度上。甚麼叫實相般若？這實相是無相，實相者無相也；可是無所不相也，無相無不相。這個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三種，分而言之，是三種般若；合而言之就是一種般若。這個般若也就是一個代表的名詞。代表名詞，它的本體也是當體即空，當體即假，當體即中。你不要執著它，這是空；你也不要執著這個空，這是假；在這個空、假裏邊，你都無所著住了，這就是個中道。那麼又者，這個般若，因為有多含的意思，所以沒有翻譯，還保留這個般若的名字。

「波羅蜜」：波羅蜜，就是到彼岸，到彼岸了。甚麼叫到彼岸呢？這個到彼岸，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做完了，這就叫到彼岸。修行，由凡夫到佛地，這是到彼岸了。由凡夫乃至於成佛，這是到彼岸了。你做一件事情，把它做了了，這也叫到彼岸了。彼岸是對此岸而言的；要沒有此岸也就沒有彼岸。此岸是甚麼？此岸是生死。彼岸是甚麼？彼岸是涅槃。因為我們從生死的此岸，經過煩惱的中流，而達到這個涅槃的彼岸，這叫波羅蜜。我們從三藩市坐船到奧克蘭、到屋崙去，這也叫到彼岸。就是達到那個目的地，這就叫到彼岸，這就是波羅蜜了。

「以是名字」：金剛般若波羅蜜就是這一部經的名字。以這個名字，「汝當奉持」：你須菩提，空生，你呀，應該頂戴奉持這一部《金剛經》。頂戴就是恭敬的意思，好像戴到頭頂上，這麼恭敬。所以，我們研究佛學的人對這個佛經，一定要愛護恭敬；你要不愛護恭敬佛經，這就談不到頂戴奉持了。那麼你能愛護恭敬佛所說的經典，就好像恭敬佛一樣。為甚麼？前邊不講嗎？凡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這個經典所在甚麼地方，甚麼地方就是佛的法身存在的地方，也就是佛法的存在地方，也就是僧伽存在的地方。那麼所以，有這個經典就佛法僧三寶都具足了，所以你必須要恭敬。

「所以者何」呢？甚麼原因你要受持這一部經呢？「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須菩提，佛說這個般若波羅蜜，這是依照著中道實相的理體，這說有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要按照這個真諦理來講，這就不是般若波羅蜜。真的是離語言，離文字；既然離語言，離文字，那麼怎麼會又有般若波羅蜜呢？甚麼都空了。這按真諦理，就是「非般若波羅蜜。」

「是名般若波羅蜜」：要按照俗諦來講，這是個假名而已，這個假名叫般若波羅蜜。這個「佛說般若波羅蜜」，這是按照中道實相，說有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按照這個真諦理，根本沒有這個名字。不立文字又怎麼會有個般若呢？離語言，離文字，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語那個道路斷了，沒有了；有甚麼般若波羅蜜呢？沒有。心行處滅，你那個心所想的地方都沒有了。所以這個不立文字，「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這不過提個假名而已，也叫般若波羅蜜，所以你不要執著。你也不要執著空，也不要執著有；也不要有人執，也不要有法執，也不要有空執。你要一定說有這個般若波羅蜜，那就是一個執著。所以，「即非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於意云何」：我說這個道理，在空生你的意思裏邊怎麼樣呢？你覺得這個道理，認為有甚麼意見呢？你可以提出來講一講啊？須菩提，「如來有所說法不」：你說，我說般若波羅蜜這個道理，你明白沒明白；我不知道，我再問問你，「如來有所說法不」：佛有說法嗎？「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對佛就說了，「世尊。如來無所說」：你說！這佛在這兒說法呢，他就問須菩提，他有沒說法，硬逼著這個須菩提，叫他說他沒有說法。哎！那麼須菩提，一看，佛

這樣問，明明佛在這兒說法呢，怎麼還問有沒有說法呢？這應該怎麼答呢？須菩提大約一看，他解悟空理了。解悟空理，他叫空生，他解空第一。於是乎，他明白這個真正的般若是沒有、無所說，所以他就說，無所說，「如來無所說」。

那麼一般人哪，看這個經文，就會不明白。明明佛說法，又問有沒有說法。須菩提就說，沒有所說法。甚麼道理呢？須菩提和釋迦牟尼佛，這互相問答，這是講真正的般若。談到真正的般若，既然不立文字，離開語言，那麼又有甚麼可說的呢？一切法空相，是無言說的。所以佛說法四十九年，臨到圓寂的時候，入涅槃的時候，他說，沒說一字，一個字也沒講。說，要有人說，說佛說法，這就是謗佛。這就是謗佛。

那麼說，佛既然沒有說法，為甚麼又有這麼多經典是佛所說的？這個道理，對著有為的人說有為法，對著無為人要說無為法。《金剛經》所說的：「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就是法也應該捨了它，何況不是法呢？佛所以說，他沒有說法，就怕人執著這個法相，有了法執。有法執和這個我執是一樣的；那麼法執、我執都沒有了，連這空執也要沒有了。所以現在講般若法門，是連這個空也都不要執著。

「須菩提。於意云何」：他說，須菩提，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子呢？「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在你意思裏，所有這個三千大千世界，這個小的是鄰虛塵；鄰虛塵，就是和虛空是一樣的，你看不見的。我們眼睛能看見這個微塵，再剖成七分，這叫鄰虛塵，就和虛空是一樣的。好像在這個虛空裏邊，那個塵根本很多很多的，不過我們眼力看不見而已。但是這叫鄰虛塵，與這個虛空做鄰居了，這叫鄰虛塵。那麼鄰虛塵和能看見這個微塵，「是為多不。」那麼三千大千世界這個微塵你說多不多？「須菩提言。甚多」：須菩提說，這個微塵甚多，「世尊。」他說很多。

那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說這個微塵，所有一切的微塵，「如來說非微塵」。也是按照實相來講，說它是微塵；要按照真諦來講，它就非微塵，沒有了。按照俗諦講，那麼它不過「是名微塵」而已，是個微塵的名。所以，「如來說世界。」那麼這個積微塵而為世界。微塵，就是這個依報的最小的；世界呢，這是一個依報的最大的。最大的這個依報，是從最小的積聚而成的。

你這一個世界怎麼有的？由這個眾微塵，眾多的微塵積聚而成的這麼一個世界。要把這個微塵分開，這個世界也沒有了。所以說，「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而已。

前邊所說這些個道理，都不外這個空假中。你知道一切法空，這是個空諦；你知道一切法是假，這是個俗諦。你一切法空，這是個空諦；一切法是個假的，這是個俗諦。你要知道這個非空，非假，也不是空，也不是假，這合中道中諦，這叫中諦。那麼現在所說這個般若，說來說去，沒有說。所以，須菩提善說般若；那個梵天的天王善聽般若。須菩提問他，說，我說甚麼來著？梵天說是，尊者無所說。那麼須菩提問，那麼你聽的甚麼？他說，我也無所聽。須菩提說，這是真般若。無說無聽是名真般若。所以佛，「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這都是假名而已。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須菩提，在你的想像怎麼樣呢？「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說你，你可以用如來這三十二相而見如來的法身嗎？你見著這個三十二相，你以為這就是佛的法身嗎？「不也。世尊」：須菩提聽釋迦牟尼佛這樣子再問他，他說：「不也。」說，不可以的。不可以以這個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種相好就當是如來的法身了。「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你不可以三十二相，就認為是佛的法身了。「何以故」呢？甚麼緣故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佛的法身呢？「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如來，這是釋迦牟尼佛，這個「如來」是須菩提說，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三十二相，這是一個應身的三十二相而不是法身的三十二相。應身也就是化身。這個化身三十二相將來是會變滅的，不是永遠的。佛的法身呢，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所以，釋迦牟尼佛你所說這個三十二相，這是應化身的三十二相。「即是非相」：這不是真正佛的相，不過這也就是按照假名三十二相而已。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說是，假設要有世界上的受五戒十善的這種男子，和

受五戒行十善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他用，好像恆河沙這麼多的身命布施。恆河沙數，這是太多了！就好像，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捨身餵虎，割肉餵鷹。

怎麼捨身餵虎呢？釋迦牟尼佛，修道的時候，在山上修行。修道，在山上，有一次他看見有兩個虎，一個虎的母親帶一個小的老虎。因為這個天哪，下很多雪，把這虎的飲食也給斷了，一切的這所有的畜生，也都不出來了。虎也找不著東西吃，於是乎就要餓死了。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一想：這一餓，餓死兩隻虎。這個虎母親餓死了，把這個小虎也餓死了。於是乎，他就發願，把自己這個身體，布施給老虎來吃。你想這個老虎是世間最惡的一種獸類，任何人也不會把自己的生命，來願意布施給這個老虎做飲食的。可是釋迦牟尼佛看見老虎這樣餓，於是乎就發一種布施心，就把自己的身體，跳到那個老虎的面前，給那個老虎吃。這是以身命來布施。

又割肉餵鷹。那個鷹，要吃一個鳥仔。這個雀，就跑到釋迦牟尼佛懷裏去，叫釋迦牟尼佛救牠——釋迦牟尼佛那是在前生，不是在今生——說是，牠這個鷹要吃我，你快救一救我。釋迦牟尼佛說，怎麼樣救你？這個鷹也就說，說你救牠，可是把我餓死了。你這是救一個眾生，殺一個眾生。你這也不是慈悲心哪？釋迦牟尼佛聽見牠這樣說，於是乎把自己的身上肉，就割下來餵這個鷹，給鷹吃。這個鷹吃一塊也不飽，吃一塊也不飽，把釋迦牟尼佛的肉都給吃了了，牠還說不飽。那麼於是乎釋迦牟尼佛說，那好，你把我身上的肉都吃了好了。那麼於是乎這個鷹也毫不客氣，就把他身上肉都給吃了了。這叫割肉餵鷹。

那麼釋迦牟尼佛以這樣子的布施心來求佛道。我們現在的人，布施幾個錢就覺得心也疼了，肝也疼了。呵！周身都覺得…！捨出兩百塊錢來，那有三天睡不著覺。這兩百塊錢，我要做一個多禮拜、兩個禮拜才可以賺得到兩百塊錢。算這個帳，算得很清楚的。釋迦牟尼佛，在因地就不算這些個帳，所以他成佛。我們為甚麼還沒成佛呢？就因為這個帳目算得太清楚。說，那不清楚，要糊塗帳嗎？糊塗帳也不要了，連個糊塗帳都沒有，那就是清了，那就清淨了。你還有個糊塗帳，甚麼叫糊塗帳？你算不清楚，這就是糊塗帳。

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捨過一千個身來救度眾生。再要往詳細了說，這所有三千大千世界，沒有一粒微塵那麼多地方，不是十方諸佛捨身命的地方。所以我們應該發這種大乘心。就不捨身命，所有的身外物、一切的財產趕快都要不要它，都要作布施。所以這捨身命，「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

「若復有人」：假設要再有另外一個人。「於此經中」：在這一部《金剛經》裏邊。「乃至受持四句偈等」：就是，乃至於最少，念這四句偈頌這麼多。「為他人說」：為其他的人來講解，解說。「其福甚多」：他這個福報，就比你用恆河沙那麼多的身命來布施，還多，那個功德比那還多。

你們聽《金剛經》之後，趕快去到各處去講《金剛經》去了。好做多一點功德，得多一點福報。這個比你們布施多少錢的功德大，我現在給你們講，我的功德也不小的。

B14.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爾時」：就當爾之時。當釋迦牟尼佛說，有人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的七寶，和恆河沙這麼多的身命布施，要有另外一個人能誦持這個《金剛經》，而也為他人解說，雖然就四句偈頌那麼少，他所得的福德也比用恆河沙數身命布施那個福德多。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以身命來布施，也祇能救其他的人的生命，而不能使他返本還原，恢復他的本來面目、本有的法身。你要給他說法，令他由此背塵合覺乃至成佛，那麼這是救度眾生的法身。所以這功德是沒有法子可以把它比較出來的，就是這個時候。「須菩提」：當須菩提聽完了釋迦牟尼佛這樣子講的時候。「聞說是經」：聽見《金剛經》這個道理，「深解義趣」，他對於《金剛經》這無相的道理，他是深深地了解；這種的意義，和它的歸趣、它的趨向，他完全明瞭了。所以這「深解義趣」：因為他完全明瞭，所以就生出歡喜心來，生出一種歡喜心。

歡喜到甚麼程度呢？歡喜得就哭起來了。這個「涕淚悲泣」：就哭起來了。「涕」：這流鼻涕，鼻涕也流出來了。「淚」：眼淚也流出來了。「悲」：就非常悲哀。那麼悲哀都是，憂愁才哭哪。人覺得有不如意的事情，他哭。為甚麼須菩提他這歡喜的時候，又哭起來了？我們一般的人，有的時候，樂到極處就會流眼淚。所謂「樂極生悲」，樂到極點了，所以就變成悲哀了。我們一般的人都知道，說是啼笑皆非。這就是到啼笑皆非的程度上了。你說他樂嗎？歡喜嗎？但是他又哭起來了。你說他是哭嗎？又是歡喜。啼就是哭；笑就是歡喜。

那麼現在，釋迦牟尼佛說這個般若妙法，因為太妙了，所以，使令須菩提也啼笑皆非了。那麼這個啼笑皆非，並不是說，釋迦牟尼佛講的道理不究竟，引得人啼笑皆非。因為這個深般若，講得徹底究竟，於是乎須菩提，就歡喜得聞這個別教的般若妙法。

別教，這個般若法門屬於別教；別教就是般若時。教有藏、通、別、圓。那麼這個般若，屬於別教。他所聞到別教這種妙法般若，所以就歡喜。悲，悲就是悲悟以往之不諫，他覺悟過去歡喜小乘法，歡喜聲聞法是不對了。所以他現在，因為「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他知道，我這個迷途，我誤入歧途，我好這個小乘；這小乘，就等於歧途一樣。

在大乘來說，這小乘就好像誤入歧途似的，可是，沒有太遠。「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我現在才知道，求這個大乘的法，這是對的；我過去歡喜小乘聲聞的果是錯了。因為有這種種的感覺，所以他又歡喜，又悲哀，所以才涕淚悲泣。

「而白佛言」：對佛就說了，說：「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他說，很希有的很哪，世尊。前邊，最初那一分，他也嘆希有。那個希有，是讚歎釋迦牟尼佛日用倫常；這日用，行住坐臥都表現這種的般若法，所以他讚歎稀有。此地這個希有呢，他是說這個經典，甚深稀有。他說，從來都沒有的這個，世尊哪，很稀少的，佛說如是甚深經典哪！本師釋迦牟尼佛，現在所說這個「甚深」，這樣甚深的經典。「甚深」：就是小乘人，不容易了解，所以叫甚深的經典。

「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我自從親近釋迦牟尼佛，跟著釋迦牟尼佛您學這個佛法，我所得這種智慧的眼目。智慧，慧眼就是智慧眼。這個智慧眼，也可以說是五眼之中的一個智慧眼，也可以說以智慧來做眼目，就是不盲從；不是隨隨便便，人家說一個任何的道理就可以盲從的。他不盲從，這叫有智慧眼。怎麼叫盲從呢？盲從就是以盲引盲；以盲來領著盲人。那麼以盲引盲，這大家都找不著路。所以，這為甚麼會以盲引盲？就因為沒有智慧眼。這個智慧眼，就是能分別是非，能分別黑白，能分別是法非法，有這種的智慧。「未曾得聞」哪，我從修道以來所得的智慧，我從來就沒有聽過，「如是之經」：好像現在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般若法門這樣的經典。「世尊。若復有人」：我聽了是信了，假設另外有一個人，「得聞是經」：他聽見這一部經了，「信心清淨」了，「則生實相。」他，生出來一種信心清淨。

這個「信心清淨」，怎麼信心還有不清淨呢？「信心清淨」，就是不懷疑，沒有疑惑心，沒有不信的心，祇有一個清清淨淨的信心，一點也沒有夾雜，這叫「信心清淨。」「則生實相」：這個人，他就會生出來這種實相無相的智慧。「當知是人」：應該知道這個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他的成就就是最第一、最希有。他這種功德，也是沒有甚麼可以比的。為甚麼呢？他能以專一信心而沒有疑惑。信到極處就會得到實相的理體；因為得到實相的理體，所以這是最希有的、最第一的。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須菩提稱了一聲「世尊」，說「是實相者」，所以說，「即是非相」。甚麼叫實相呢？這個實相就是非相，就是無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因為這個，所以如來，就說這個實相叫無不相，無所不相。實相本來是無相，但是無所不相，是無所不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我須菩提現在聽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個經典。「信解受持」：我也可以有清淨的信心，也可以明白這個般若的妙

法。我又可以受之於心，持之於身，終身受持而不忘記。「不足為難」：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為甚麼呢？也就因為須菩提，在過去久遠劫，種諸善根，所以他才能不足為難呢！要沒有善根的人呢，聽見這個般若妙法，他就不生清淨的信心，就狐疑不信。所以，我在以前曾經供養無量諸佛，種諸善根。這個諸善根，有十一種，有十一種這個善根。

十一種的善根：第一就是信根。第二，就是慚根，慚是慚愧的慚，無慚無愧的那個慚。第三呢，就是愧。你要能以遇著事情生慚愧心，覺得自己做錯了，啊！改惡向善，生一種慚愧，這都是一種好的現象，這都屬於善根、有善根。你要無慚無愧呢，就沒有善根；有慚有愧呢，這就是善根。信是一個，慚是一個，愧是一個：這三個了。還有無貪，這是一個，這四個了。無瞋又是一個，沒有瞋恨心，這是五個善根。無癡，這是六個。這個精進，這也是一種善根。

輕安也是一種善根。輕安，這是在坐禪，有一種輕安的境界，這也是一種善根。不放逸，不放逸也就是不懶惰。怎麼叫放逸呢？放就是放鬆那個放；逸，就是這個 Loni 這個名字叫果逸，那個逸。這果逸的逸，也可以說是隱逸的逸，又可以說是放逸。放逸呢，就是把他放跑了，跑出去，隨便各處跑，也就是不守規矩；要不放逸呢，就是守規矩了。這不放逸。這多少了？是七個、是八個了？（弟子：現在是九個。）現在是九個了？不放逸，還有這個不害。不害，就是不害其他的人。還有行捨。行捨就是做這個布施。現在多少了？（弟子：還有沒有？）你數一數。（弟子：一、二、……、九、十、十一。十一個。）十一個。（弟子：現在有十一個。）就是十一個。這有十一個，這叫屬於善心所的十一種善根。這心所法有五十一個，現在是講十一個心所法。我講經的時候一點一點添上去，突然間講全了，記不清楚。這是十一個善根的心所。

這須菩提，在無量劫以前，他修這種的善根，所以他才不足為難。「若當來世」：我須菩提雖然是很容易生信心，很容易受持這個經典，可是，將來若當，將來的時候，未來世的時候。「後五百歲」：在這末法的時候，鬥爭堅固那五百歲的時候，「其有眾生」：有這一類的眾生，「得聞是經」：他也聽見這《金剛經》了，「信解受

持」：他要能信，能解，也能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這個人哪，在這末法的眾生裏邊，是最第一、最希有了！

「何以故」：甚麼緣故這個人是最為希有的？「此人無我相。無人相」：他，無我相，他就沒有貪了；無人相就沒有瞋了；無眾生相就沒有癡心；沒有無壽者相就沒有愛心：這沒有貪、瞋、癡、愛這四種的癡心。「所以者何」：所以然的緣故，是甚麼道理呢？「我相即是非相」：我相，這也應該沒有相的。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也都是無相，也都應該無相了。你要能得到無相這種境界，無相也就是實相；實相也就是無相。「何以故」呢？又甚麼緣故這無相就是實相呢？「離一切諸相」：這個佛常常講的，說：「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離開這一切的非相就是實相；你能得到實相，這就得到諸佛的理體，諸佛那個自性的理性，所以，這個「則名諸佛」，也就是一定會成佛的。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佛告須菩提」：須菩提這樣向釋迦牟尼佛來陳說，佛聽過之後，隨著就告須菩提，說「如是如是」：說，是這樣的，是這樣子。你所說這個道理對的，「如是如是」：你也這樣想，我也這樣想，所以是「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假設要再有人，「得聞是經」，他聽見這一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驚不怖不畏」：他也不驚恐，也不怖懼，也不怖畏。怖、畏，這都是恐懼的一種表現。

為甚麼人會驚、怖、畏呢？因為凡夫從來就執著這個我相，現在你叫他沒有我了。呵！他害怕了，驚怖畏起來了。怎麼？我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怎麼會沒有我了呢？他驚起來了。哈！我現在在這兒存在著呢，怎麼可以沒有我了呢？他驚怖畏起來了：這是凡夫的驚怖。二乘呢？他雖然有我，我已空了；但是法沒有空。所以，他聽見法尚應捨這種法門，法怎麼還可以捨？他也恐懼起來了。哦！那把法捨了，我用甚麼來修行呢？這可是，甚麼自己也沒有了；自己沒有了，所以就覺得，驚怖起來了：這二乘的。

權乘的菩薩，他雖然證得我空、法空，但是他沒有得到空空，他沒有空，這個空也要空了。你有一個空的存在，那還有一個空執。所以佛法呢，也要沒有我執，又要沒有法執，連這個沒有我、沒有法，剩了一個空。你要是執著這個空了，這叫耽空滯寂。耽空，就在這個空這個地方，你就站住了；滯寂，在這個地方不走了，就守著這個空，這又是錯了。

那麼權乘菩薩雖然得到人空、法空，但是他沒有得到空空。現在連空都沒有了，這般若講的般若實相的理體，連空都沒有了。所以他也就恐怖，驚起來了。那麼現在這個人聽見這個經，他不驚恐。不驚恐，那麼他是明白真正的般若波羅蜜的法了。所以，釋迦牟尼佛說，「當知是人」：應該知道這個人，「甚為希有」：這個人哪，是最為希有的。

所以，我們人做一點功德就掛到嘴上！說，我做了甚麼好事了，我又做了多少功德，好像那個梁武帝似的，那簡直是太愚癡了！他因為，沒有明白這個般若法門；這個般若法門，甚麼都是過去就沒有了。你要有一點就有所罣礙。所以《心經》上說，「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你有你的功德存在你的心裏，那也是罣礙，所以你就不能遠離顛倒夢想。你要想遠離顛倒夢想，就要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就不驚不怖不畏了，遠離顛倒夢想，究竟就得到涅槃了。所以《心經》那個道理，那是非常的妙的！

這個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須菩提，說：「何以故」呢？為甚麼這個人是希有呢？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如來所說的第一波羅蜜，是要按照原理、中道來講，這是第一波羅蜜；要按照這個真諦理來講，「即非第一波羅蜜」，根本就沒有的，第一波羅蜜都沒有。「是名第一波羅蜜」：這不過依照俗諦，給它取個名，叫第一波羅蜜而已。

「須菩提」：佛又叫了一聲須菩提，說：「忍辱波羅蜜」：這個忍辱，是個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你這個忍辱，應該沒有相，沒有忍辱相；你要有一個忍辱相，那還是著相的忍辱，還是執著的忍辱，還是沒有放下的忍辱。你還是，沒有能真忍辱；真忍辱也沒有人相，沒有我相，沒有眾生相，沒有壽者相。既然四相沒有，你又有一個甚麼可忍的呢？所以說，這個忍辱，如來說，「須菩提。忍辱

波羅蜜」：這個忍辱，按照中道說是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你要是人空、法空、空也空了，哪有一個波羅蜜可忍呢？沒有的。「是名忍辱波羅蜜」：這是依照俗諦而有一個名稱，叫忍辱波羅蜜而已。「何以故」呢？甚麼緣故？為甚麼這個忍辱波羅蜜，說它沒有忍辱呢？

「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好像我在因地的時候。因地，因就是因果那個因；地呢，就是果地的地。因地就是在前生以前的事情。「為歌利王割截身體。」這「歌利王」，歌利王，有的翻譯成迦陵伽王。玄奘法師就翻譯成，這割利王，也就是有的經上說歌利王。有的就這個「歌」字，翻譯成那個割，用刀割的那個「割」。相信，這個翻譯法也就因為這個王，他把釋迦牟尼佛身體給割開了，割釋迦牟尼佛的身體。所以，這個字有的就用這個唱歌的歌；有的經上，用那個割解身體那個割字。

那麼在釋迦牟尼佛因地，不知道多久的時間了，有這麼一生。他很年輕的就到山上去修行。這個山，就近歌利王他做國王這個城市，大約沒有很遠，或者有二十、三十里的樣子。那麼這歌利王有一天，就出去打獵。打獵，聽得懂嗎？（弟子：是要去殺那個眾生。） hunting。（弟子：Yeah。）去打獵去。打獵，他帶著很多的軍隊，又帶著文武百官。那麼，他覺得還不夠這個風頭，不夠派頭，又帶著宮娥、嫔女、妃嬪，他這些個最美麗的女人都帶出去了。因為他捨不得離開這一班女人，所以就帶著一起出去打獵。連打獵再玩女人，你說！他覺得這種浪漫的生活，是很十足。十足，就是很滿足了。那麼帶著嫔女打獵，到這個山上打獵。那個打獵的地方很大的，這歌利王就去追這個獐、麋、麂 pao（上「鹿」下「包」）、野鹿，或者老虎，或者甚麼，他就追趕那些個野獸去打。

這些個女人，她沒有那麼大膽子，一看著這種野獸，她自然就是躲躲藏藏，不敢跟著這個歌利王去打獵。那麼往這個山上一走，就遇著一個在那兒修道的一個比丘。這個比丘，大約有十八、九歲的樣子；很年輕的，生的相貌大約也很過得去的，不十分的美貌，大約都有普通人那麼樣。這些個嫔女看見山上有這麼一個青年人，好奇心就都生出來了。他雖然是個比丘，很年輕，留著長長的頭髮，穿的衣服也很襤褸的、很破的。這一些個女人哪，以為這是個妖怪，這是個會吃人

的，或者是妖怪，或者禽獸，就很怕的。很怕呢，就說：哦！這個地方也有一個，你看那個野獸像個人似的。等那釋迦牟尼佛說，哦！我不是野獸，我在這兒修道的。這一些個人，喲！甚麼叫修道的？在這宮裏邊，從來就沒有聽見修道的這個名稱；到這兒就聽他會說話了，就走近前去和他一談起來，釋迦牟尼佛就給他們說佛法。

這一說佛法，她們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於是乎，就在這個地方停止下來，就來聽佛法。正在聽著這出神的時候——出神呢，就聽著很歡喜聽，旁邊有甚麼動靜，她們也都不知道了；知道了，這歌利王追趕這個獐、麋々々 pao（上「鹿」下「包」）、野鹿，回頭一看，這些宮娥嫖女都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於是乎又回來找他這些個女人；找女人，一找就找到這個比丘這兒了。他在遠處一看，哦！這一些個宮娥嫖女在那地方圍著一個人，那個人在那兒給她們講，講甚麼呢？於是乎他就躡手躡足地走道，慢慢地慢慢地來，好像做特務似的，到這個地方——特務這個情報的消息。到這兒一聽，哈！這釋迦牟尼佛在這地方給她們講佛法。這些個宮娥嫖女，他這些妃嬪哪，就都注目凝神，也不知道歌利王走到身邊來，甚麼都不知道了。

這歌利王就出聲了，說：喂！你在這兒幹甚麼呢？他說：我修道的。你修道？你證了羅漢果了沒有？釋迦牟尼佛說：我沒有證羅漢果。說，那麼你證了不還果了沒有啊？你證了三果了沒有啊？你沒有證四果，你證三果了沒有啊？釋迦牟尼佛說，我沒有證三果。說：那麼你沒有證三果。這個世間有一些個仙人，他服氣，食果；他吃這個氣，服氣吃果，吃這個水果，吃這個fruit，這麼生存在世界上，他們都有貪欲——貪欲就是淫欲——他們都有這個淫欲心。你這麼年輕，在這個地方，你也沒有證果。你有沒有淫欲心哪？釋迦牟尼佛說：我也沒有斷。沒有斷，那就承認有了。這個歌利王更發脾氣了，說：那你沒有斷淫欲心，為甚麼你看我這一些個女人看得這麼樣，你怎麼能忍得住你這個淫欲心呢？

釋迦牟尼佛說：我雖然沒有斷淫欲，但是我不起淫欲的念。我修行觀這一切都是無常。我修這個不淨觀，九種不淨。歌利王說：哦！你修不淨觀，你這簡直是騙人的嘛！你有甚麼證據，你不起你這個淫欲念呢？你能忍得住你這個淫欲的念頭啊？釋迦牟尼佛說：我忍得住，甚麼都可以忍。你能忍？好！這現在我先把你的耳朵給你割下來。

於是乎抽出這寶劍，就把這個比丘的耳朵就給割下來了。割下來了耳朵，這些文武大臣一看，這個釋迦牟尼佛的耳朵被歌利王給割下來了，還是一點沒有痛苦的樣子。於是乎這一些文武百官就說了：大王！你不要割了。他是個大士，是個菩薩啊，你不可以割。歌利王說：你怎麼知道他是菩薩？你怎麼知道的？這個大臣說：我看你割他耳朵，他一點顏色都不變的，還像沒有這麼回事似的。你怎麼知道他沒有回事？他心裏那兒瞋恨我，瞋恨得很厲害。我再試一試他。

於是乎拿起寶劍，又把鼻子給割下來了。把釋迦牟尼佛的鼻子也給割下來了。說，你瞋恨不瞋恨？釋迦牟尼佛說，我不瞋恨。好！你不瞋恨。大約你還是不講實話，你盡騙人哪！你騙這些個女人可以，你騙我就騙不了的。你真能忍得住？我把你手給你剁下來一個，看看你怎麼樣？把手又給剁去一個；剁去一個，問他，能忍不能忍？釋迦牟尼佛說，我沒有事情。好！你沒有事情。我再把你那個手也給剁下來了。

那個手也給剁去了。問，你還瞋恨不瞋恨？你現在有沒有瞋恨心？釋迦牟尼佛說，我沒有。手給你剁下，你還說沒有瞋恨心，我不相信的！我不相信世間有人，人家把他耳朵、鼻子、兩隻手都給剁下來，他不瞋恨！你這個真是古怪了！把腿給剁下來一個，把腳也給剁下了一個。問，你還瞋恨不瞋恨？他還不瞋恨。把那個腳也給剁下來。兩個手、兩個腳、兩個耳朵、一個鼻子都給割下來了，說，你現在瞋恨不瞋恨？釋迦牟尼佛還說，我不瞋恨。

這個時候四大天王就發了脾氣了，你看你這個歌利王，真是混蛋！這個人在這兒修道，你來這樣欺負他；我們是護法，應該來懲罰你。於是乎天就下這個大雹子，下這個冰塊，又飛砂走石，把這個山石也都給颳起來了。歌利王一看，喔！這回惹了禍了。這回怕了，於是乎就跪到這個沒有手、沒有腳的、也沒有耳朵、沒有鼻子這個比丘的面前，說：唉呀！現在我知道錯囉！我這回，上天要責罰我了！你不要瞋恨我了，你不要生氣了！釋迦牟尼佛說，我沒有生氣，我沒有瞋恨你啊！我不相信哪！那你要不生氣，怎麼這個天爺來罰我了呢？釋迦牟尼佛說：我有證據。我如果要生瞋恨心的話，我這個手腳就不會再恢復原有的手腳，和耳朵、鼻子；如果我沒有瞋恨心哪，我這個手腳和耳朵、鼻子都會恢復如故，像原來你沒有斬那時候一樣。說完了這

話之後，果然這個手也生出來了，腳也生出來了，耳朵也生出來了，鼻子也生出來了；生完了，又說，等我成佛那一天，我先度你來成道業。他發願先度這個歌利王成佛。所以釋迦牟尼佛今生在成佛的時候，就先度憍陳如尊者。

憍陳如就是這個歌利王的前身，前身就是歌利王。所以，我們一般人哪，聽經聽到這兒，說：哦！那這個比丘在山上修行，他修忍辱的功夫。我也到那地方去把他鼻子、耳朵給割下來，他好發願先度我。但是你要遇著釋迦牟尼佛這樣慈悲心、忍辱的人就可以；要是遇不著釋迦牟尼佛這麼樣的慈悲、忍辱的修行人哪，他生一念的瞋恨哪，你就會墮無間的地獄的。這個不要輕易嘗試這種的辦法。況且你也沒做國王，要做國王或者也可以的。

那麼，我在以前的時候，我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為歌利王把我的身體給割解的時候，「我於爾時」：我在那個時候，也沒有我相，也沒有人相，也沒有眾生相和壽者相，所以我經驗過這種忍辱的波羅蜜的法，所以我才現在說給你們大家聽。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釋迦牟尼佛說呀，當著歌利王，他在以前把我節節支解時，把我耳朵給我割下來，鼻子給我割下來，兩隻手、兩個足，這四肢都給我支解，都給我剝掉了。「若有我相」：我在那個時候，假設我要有這個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那麼要有我相就會生一種瞋恨。為甚麼呢？有人把我的手給我剝掉了，把我的鼻子給我割下來，把我耳朵給我割下來，那麼這個時候就會生出一種瞋恨心。因為，有一個我的存在，所以就生瞋恨來；要沒有我的存在呢，就不會生出瞋恨來了。所以我在那個時候，「須菩提」：你知道，我在那個時候沒有生出這個瞋恨心。所以我發

願，即刻恢復我這個四肢和耳朵、鼻子，就能恢復。如果我稍微有瞋恨心的話就不會遂心滿願，不會應我這個誓願而恢復如故。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我又想起來，想起來在過去生中，「五百世」，在五百世的時候，「作忍辱仙人」：在那時候，我作忍辱仙人，一切的事情都要忍辱。「於爾所世」：我在那個時候，這個世界上，也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個四相也都沒有。所以一切的困苦艱難的問題，我都可以忍的。「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這個菩薩呀，應該把一切相都離開，而不著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這種無上正等正覺的心。不應住色布施，也不住色生心，也不應著住到這個六塵境界上，不應該執著色而生這個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而生這種執著心。「應生無所住心」：應該生出一種無所執著的心，一切都圓融無礙，一切都無有罣礙。「若心有住」：假設你的心要生出一種，執著的心，「則為非住。」那就是，不是你這種的「非住」，就不是你應無所住的那種住了，就又是有所執著了；你有所執著就有我相，有人相，有眾生相，有壽者相。「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所以，菩薩的這個心，不應該執著到這個色的布施上。

菩薩行六度萬行，在布施這一度，也就具足六度，六度都具足的。怎麼說呢？這個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財施就是資生施。資生就是為資養這個人的生活，這種施，這就是六度的布施度，這是本度。第二就是法施。以這個法施予沒有怨害你的眾生，你說法，令他心無所畏，這就是一種持戒的度。對你沒有害處的眾生，你令他遠離一切的怖畏，這叫持戒度。那麼對你有害的眾生，你能說法，令他無所恐懼。對你有怨害的，或者對你有仇，或者對你有甚麼不相當的地方，你還能對他說法，令他心裏遠離一切怖畏，這就叫忍辱度。你能用忍辱的波羅蜜來教化眾生，這是忍辱度。

你誨人不倦，你教化眾生，一點也不懶惰，見著所有的眾生就是給他說佛法，歡喜給他說佛法。我所知道的這個佛法，我就來給他說。不管他接受我的度不接受我的度，我也要給他說法。我知道一點佛法就給他說佛法，不怕疲倦，不怕辛苦，這叫誨人不倦。教化眾生而不疲倦，不懶惰。這就叫甚麼呢？這就叫精進度，這就叫精進度。你又能說法說的非常有次第，不會雜亂無章的，不會前邊倒到後邊去，後邊

又倒到前邊去，來回說得顛倒。譬如六度，本來第一就是布施度，你說第一就是般若度，第二就是精進度，這就是沒有依照次第。

這布施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六度要依照次序來講。

還有，譬如講五根，五力。這五根，甚麼叫五根？五根就是五種的根，像那樹有根似的。五根是甚麼呢？第一就是信根。第二就是淨根。第三是念根。第四是定根。第五就是慧根。這信、淨、念、定、慧，這叫五根。這五根，它具足五種的力量，所以，又叫五力。那個《彌陀經》上講五根、五力，就是這個。那麼你要不懂佛法的呢，你本來是五根哪，哎！你講到六塵上去了；講五根，你講變成六塵了，這就是錯亂了。錯亂，這就說法不如法。你現在說法不錯亂；說法不錯亂，就叫如法。這如法，你能不錯亂，這就是禪定的波羅蜜。你有禪定的功夫才能不錯亂；你沒有定的功夫，一講上來，就手忙腳亂了，無所措手。或者再有一個人，提出一個問題一問，更慌上來了。不知道怎麼樣答覆這個問題好了。這就叫沒有禪定的功夫，沒有定力；沒有定力就慌了。

那麼有定力，在這個講法的時候，把這個法相，分別得很清楚而不錯亂。（這是禪定波羅蜜。）禪定波羅蜜，那麼再能有一種慧辯無礙。慧就是智慧；辯就是辯才。有這個智慧才能有辯才。有辯才，所謂頭頭是道，你所說出來的法，你怎麼樣說怎麼樣就是有道理。左右逢源，你往左講也講到那個源頭上了，講那個真正的道理；向右一講，也是講那個真正的道理。怎麼樣講怎麼有道理，這就叫左右逢源，頭頭是道。為甚麼能這樣子呢？就因為有慧辯無礙，有這個智慧辯才，得這種無礙辯。所以呢，這就是般若度。所以在這一個布施度，就具足這六度，就有這六度。那麼財施、法施、無畏施，這三種裏頭，這個六波羅蜜。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菩薩因為想要利益一切眾生的緣故，「應如是布施」：應該像上邊我所說這個應無所住心，而行這個布施，不要生出一種執著來。怎麼叫無所住心呢？無所住心就是，你雖然作布施而不執著到這個布施相上。我這回做了布施了。我是一個能施，那麼對方是我一個所施，中間，或者我施出來，我布施多少財物或者多少功德，我又給人家說了多少法，教化了多少眾生。生出

這種執著相。佛法，就是要你沒有所執著，要清風明月隨時現！這個清風徐來，這個明月都是自然的境界，不要執著，不要生出一種著相的這種的布施。你著相布施呢，這是修天福的；你修佛果，就要不著相。雖然你不著相，而還要你真真實實去做去。你要說，我不著相，這甚麼也沒有了，我就不要做了。那又變成一個空了，落成一個空妄了。你雖然不著相，而要去真實去做去，這才是真的。

如來說一切諸相，如來，他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這個一切諸相本來是沒有相的。「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如來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本來他的自性都是諸佛來著。所以現在不過迷就是眾生，覺悟就是佛。你要是用一切的佛法去教化眾生，將來眾生都可以返本還原，成佛的。那麼釋迦牟尼佛說出這樣的法來，恐怕人又有驚怖，狐疑不信了，又生出一種懷疑心了，在這個地方，所以才說，「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如來是真實語的一個人。「實語者」：是老老實實說的話，不打妄語的。「如語者」：他是一個所說的話，都是有真如的道理的，都是有真理的。「不誑語者」：不會打妄語的，如來不說假話的。「不異語者」：也不會說出一種奇奇怪怪，怪力亂神這種的話，來驚世駭俗的。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如來所得法」：如來所得這個實法、這種真實的智慧，「此法無實無虛」：這個法，它是一個真空。所以真空，也沒有甚麼實在的實體，沒有一個實體。

「無虛」：雖然沒有實體，可是在這個真空裏邊有一種實相的妙有的存在。它因為有妙有，所以又叫無虛。這個真空不礙妙有；妙有不礙真空，所以，無實也無虛。所以無實無虛，甚麼道理呢？就是叫人，沒有一切執著相；離開執著相就是妙有真空的理。所以，「須菩提」，你要知道，「若菩薩心」：假設這個菩薩，修菩薩道的這個菩薩的心，「住於法而行布施」：他要著住到有為法上——這個法是有為法——著住於有為法而行布施，就是著相的布施。著相的布施祇可以昇到天上去，或者生到人間。

所謂「著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你著相而行布施，這生天的福報。你好像甚麼呢？好像，拿著一把箭，弓箭向空中來射箭一樣。向空中來射箭，「勢力盡。箭還墮」：這個你那個力量沒有了，這個箭又落下來。「招得來生不如意」：你生到天上去，然後天福享盡，又落到人間來，又要受苦了。所以這叫有漏的布施。有漏、有為法而成的有漏的福德，這是不究竟的。就好像人，你祇知道修福而不知道修道，而不知道修行；你就得到天福，雖然得到天福，終究，天福盡，還要受苦的。

這是現在舉出一個譬喻來。這個著於法，這個執著生出的一種執著心。「如人入闇」：你行這種布施就好像人，到那個闇的地方去了。「則無所見」：你甚麼也看不見。也就是你昇到天上去，雖然有天福，但是沒有真正的智慧，就沒有真正的光明；沒有真正的光明也就是黑闇，就是「如人入闇」了。「則無所見」：你沒有真正智慧，你聞不到佛法，就是「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假設菩薩他存心，不執著於這個有為法而做布施，「如人有目。」這個他不執著做這個無為法，修無為法而得到這個無漏的果實，得到無漏的果，「如人有目。」這好像人有眼目一樣，也就是有了智慧了。「日光明照」：這個日光，就等於你的智慧光。這個智慧光，遍照一切。「見種種色」：所有的一切種種的色相，都可以看得見。

「須菩提。當來之世。」「當來」：就是未來的時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他能在這一部《金剛經》，「受持讀誦」：心裏能領納，身體能力行，能奉持，又再能讀，對著本來讀；誦，或者不要這個經本就可以，能誦得出來。「則為如來」：這個人，他就能得到如來「以佛智慧」：以這個佛智、佛慧，「悉知是人」：如來他能以佛的智慧，他悉知道這個人的修行。「悉見是人」：也能看見這個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他將來一定會得到，無量無邊這麼多的功德，沒有數量、沒有邊際這麼多的功德。那麼這麼多的功德在甚麼地方呢？甚麼地方也沒有！你不要找，你一找就沒有了。你要不找，它就在這個地方；你要一找，一看就沒有了。所以頭先那個果章說，他在臺灣講佛法就在外邊那個地方。你要不講，真在那個地方；你講出來了，哦！他一看就沒有了。這個佛法就是這麼樣子妙！

今天晚間這個講經的時間哪，搬家了，搬到或者三點半，或者四點鐘到五點半，或者六點鐘。為甚麼搬家呢？因為美國這兒有一個中國的武術大會。這個中國的武術是由菩提達摩傳出來的。在菩提達摩以前，本來中國也有武術，不過沒有那麼盛行；菩提達摩到中國，那麼武術為甚麼就這麼盛行呢？因為那時候在少林寺有一些個出家的和尚，那時候大約科學也沒有這麼進步，所以這出家做和尚，就沒有甚麼工作。不像現在，又可以打打字，印印這個筆記，這有一些個工作，令你這個心，不打妄想，這都是修行。當時，因為出家人要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就發脾氣；發脾氣，就你障礙我，我障礙你：大家都不能修行。菩提達摩是個祖師，他說，你們歡喜打架嗎？我來教你們打功夫。你們誰的功夫學得最精了（精就是精妙了），你就不會被人欺負，不會被人打，你可以打人了。那麼你要不學功夫呢，你和人一發脾氣打架的時候就吃虧了，被人一打就打躺下了。那麼並且又可以運動身體。

菩提達摩這樣一說，這些和尚說，對啊，我學會了功夫，再和任何人一打的時候，我就可以打勝仗了。於是乎連中國的武術再印度的武術，這個菩提達摩，把它合起來，變成一種這個少林寺的拳，少林拳。那麼這一些個和尚一打功夫，你也想要把這個功夫學得精妙了，他也想要學精妙了。學精妙為的甚麼呢？好預備打人的。或者有的就預備挨打的。怎麼說挨打了呢？人家打一拳，他這個銅筋鐵骨——我頭先不對你們講，有銅頭鐵羅漢？這和尚的頭，像銅那樣堅固，身上像鐵那麼結實。所謂就是你打一拳，踢一腳也不要緊的。那麼所以呢，就很多出家人，當時都學這種功夫。

那麼學這種功夫不要緊，把這個妄想，也都沒有了。一天到晚就是學功夫。所以，把其它這個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的境界，就都無所動於衷了。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就都不動心了。那麼無形中這就持戒了。持戒，就在這個時候又生出定了；生出定就開智慧了。所以當時，也有很多的人，因為打功夫就開悟了；開悟了，那麼因為這個，所以就傳出來有少林派。少林寺的和尚，出來到甚麼地方，人人都怕的，沒有人敢欺負少林和尚的。所以，這一傳呢，就傳到現在美國這兒，有了五個館。五個館，他們以前常常有的到這兒來看我。這回他們聽說我要去聽，特意送來四張票，請我們去看的。你們其餘的，誰願意看中國的功夫，想要開悟，可以買票去。我這個呢，因為我也沒

打算去看，好開悟，所以他送來的，這兒有幾個沙彌，或者這個果彰同我去，因為果彰是我最歡喜的一個好孩子，所以，我要同他去。那麼今天把這個法會就搬了家了，就這個原因，告訴大家一聲。你們誰願意要去看的話，也就去自己買票去，開不開悟，我不保險的！

B15.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釋迦牟尼佛叫一聲空生，「須菩提」，說是，假設「若有善男子」：這個修五戒十善的男子和修五戒十善這個女人。「初日分」：在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初日分」，就是太陽將要出來的時候，這是寅卯的時候。「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前邊那兒講是用一個身來作布施，現在呢，用恆河沙等身布施，用這麼多的生命來作布施。「中日分」：中日分，就是巳午的時候，這叫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就是不單單初日分用恆河沙等身命來作布施，就是中日分，也用恆河沙等身命來作布施。「後日分」：後日分，就是申酉的時候，叫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也用這個恆河沙等身命，來作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像這樣的作布施，不是單單一天這樣來作布施，要用百千萬億劫那麼長的時間，來做身命布施，「以身布施」。

「若復有人。」那麼前邊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各以恆河沙等身作布施，那麼時間又那樣的長。可是，假設要再有一個人，「聞此經典」：他聽見《金剛經》的這個經典，就單單聽見，「信心不逆。」信心不逆，這個「逆」是忤逆，也就是疑惑，信心，不生疑惑心。

「其福勝彼」：他這個福德，就超過那個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百千萬億劫，那麼長的時間。那麼這個人，僅僅就一聽這個經典就，「其福勝彼」：他這個福，就超過前邊，以身命

布施那個人的功德。甚麼緣故呢？因為那以身命布施，祇是得一種財施，是一種財施的功德。那麼你現在聞這個經典，就叫得法施的功德。財施，是得到福德；這個法施呢，得到智慧。你要是想開悟成佛，一定要有真正的智慧；要有真實的智慧，你才能開悟成佛。你要沒有真實的智慧，那麼僅有福報，是不會開悟的。所以，「其福德勝彼」。「何況書寫」：何況你能以用筆墨來書寫這個《金剛經》，又能受持讀誦《金剛經》，又能為人解說《金剛經》。

「須菩提。以要言之。」，那麼撮要來說一說。「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這個經，有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不可以秤稱、不可以這個斗量的那麼多的功德。「無邊功德」：這個功德是無邊的，沒有邊際。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如來，不是為這一些個小果聲聞，說的這個《金剛經》，是為發大乘菩薩心的人，而說的這個《金剛經》。「為發最上乘者說」：這不單發菩薩心行菩薩道，而且還志求佛道，要廣度眾生，最上的、無上的這種佛乘。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假設要有人能受持這一部經，能讀誦這一部經。「廣為人說」：來給一般的人講說。「如來悉知是人」：如來，以這個天眼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這個人，他都得到成就了，這不可以斗量、不可以秤稱的無邊不可思議這種的功德。

「如是人等」：像受持讀誦書寫這個人這樣子。「則為荷擔如來」：這個就是負擔如來所有的家業。「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弟子：這個負擔如來所有的家業，是甚麼？）「荷擔」，就是擔負著。

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何以故」：甚麼原因這一個人就是負擔如來家業的人呢？「須菩提。若樂小法者」：假使他要歡喜這個小乘的法，這樣的人。「著我見人見」：他著住到我見上，就有一種貪心；著住到人見上，就有一

種瞋心；著住到眾生相，就有一種癡心；著住到壽者相，也就有這一種的著住到壽者相，這種的愚癡的見。「則於此經」：他在這《金剛經》的裏邊，「不能聽受讀誦。」他因為祇歡喜小乘法，所以對於《金剛經》大乘的實相無相的這種的法，他就不能聽受。他也不相信，也不能接受；也不會讀，也不會誦；也不能為人解說。因為他心量小，境界小，所以對這個大乘法，他就不懂。「須菩提，在在處處」：無論在甚麼地方，「若有此經」：假設若有這一部《金剛經》的話。「一切世間」：一切世出世間，這個天上的人和人間的人，和阿修羅，有天福而沒有天德的這種修羅法界的眾生，「所應供養」：都應該供養這一部經，應該發心供養。

這供養呢，以前講過很多，現在把它再講多一點。這供養，有十種的供養。十種供養都是甚麼呢？第一就是香。我們供佛的那個香，要買最好的那個香、最值錢的那個香，不要買那一種香，是幾幾乎，人家要把它丟到垃圾籬裏，丟到那個 **garbage**，你把它撿來，來供佛，這是不夠誠心的。要用最好的那個香，在佛教裏講這個牛頭栴檀。這個牛頭栴檀香，燒上可以香四十里。講《楞嚴經》我講過，那個四十里。一點著，就四十里地以內都香。那種的香，那一銖——一銖就是很少的份量——就價值連城。所以那種香是最夠誠心的。你看那個婆羅門女，講《地藏經》，她為甚麼把她的家宅都賣了，把她的房子都賣了？就去廣求供養，廣求供具，去供養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她為甚麼賣房子呢？就因為，她要拿出她真正的誠心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都賣了；寧可沒有地方住，去到外邊去露營，也要來供佛。所以這是一種真心。第二種，用甚麼來供佛呢？要用這個花。花，就是種種的那個花。好花好香。總而言之，你用多一點錢買花來供養佛，你的功德就多一點；你不要說是，我歡喜吃好東西，我就捨得錢去買，買，儘量來吃。然後供佛，一個仙（**cent**，一分錢），我也不捨得了。在那個 **garbage** 撿一點人家丟到垃圾裏頭那個花來供佛，這是不夠誠心的。這第二種是花。

那麼供香有甚麼好處呢？供香，你那個身體等到來世，就放香，有一種香氣在你身上。你看！釋迦牟尼佛口裏也放香，身上毛孔也都放香。他身上沒有臭氣。你為甚麼身上有一股臭狐氣？臭得不得了！離得三、五 **mile**（哩）都可以聞得到你這一股臭氣。為甚麼呢？你說？我說這個話，你笑，真的！你看警察那個狼狗！你離多少 **mile**

（哩），牠一聞你這個味，牠就知道了，這個人在這個地方，牠就會找去。你不要以為三、五 mile（哩），這是遠了，這不遠的。那個警犬，都可以找得到的，都可以找得見。那麼身上會放香氣，你用香來供佛。這也不是說，哦！我用點香來供佛，我求著來生我有香氣，不是的。你也不要求，不要希望，自然就有的。你的功德到了，你身上就會放香；你功德不到，你就求香，也祇有臭氣。你看天人，他為甚麼身上放香呢？天上的人都有香氣的。他就因為，在前生用香來供佛。

那麼花呢？用花來供佛，那更好了。有甚麼好處呢？你來生那個相貌，美滿、圓滿，那個相貌，非常的美麗、非常的好看，所謂人見人愛，誰看見你誰就愛喜。你要是男人呢，就招得一大幫女人歡喜你；你要是女人哪，就引起一大幫男人來跟著你。說，那更麻煩了！我不希望有這麼多麻煩。你要不希望，那更好！你看！釋迦牟尼佛相貌那麼圓滿，也就是因為宿生他用香，花，來供佛，所以相貌圓滿。那麼你要不願意相貌圓滿，怕這個麻煩，那你可以變成那個菩提達摩。你看，菩提達摩，鬍子邋邋的，那個相貌很醜陋的，也可以的。不過那隨你的心意，你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第二就是香。

第三呢，是甚麼呢？是燈。你在佛前點燈，來生的眼目就明。眼目就明亮，人家看不見的東西，你也可以看得見；人家不知道的事情，你也可以知道。你就會得到天眼通。得到佛眼、法眼、慧眼，得到這個智慧眼、肉眼、天眼，得到這個五眼。為甚麼你會有這五眼？就因為你佛前點燈來著。佛前點燈，你這個肉眼也明亮，五眼也會能開的，會開五眼。所以你這個人，說：他有佛眼，我怎麼沒有呢？哈！你佛前連一滴油也不捨，一對蠟燭你都不買，也不供養佛，那當然你是沒有五眼了嘛！你要想有五眼，就趕快地買那個最好的香油，來在佛前點燈供佛，這就會得到這個五眼六通。你看這功德多妙啊！這第三，用這個燈來供佛。

第四是甚麼呢？第四，就是瓔珞。這瓔珞，以前講那個瓔珞珠啊，這個瓔珞就是美麗的珠就是了，最值錢的這個珠寶。拿到佛前來供養，供養佛，用這個珠寶，這叫瓔珞。這第四，用瓔珞珠來供佛。

第五呢，用寶蓋。寶蓋，有那個幢旛、寶蓋。寶蓋在空中，像中國那紅羅傘，古來作官的頂上不打一把好像傘似的？這個叫寶蓋，這寶蓋來供佛。這第五。

第六是甚麼呢？用這個幢旛。幢旛，就好像這木頭對聯，這都屬於幡之類的；屬於幡，這叫幢幡。幢，就是大梵天王那個網羅幢，是一個圓筒形做的，那麼一個用珠寶鑲上的，也在懸掛到佛前來供養佛，這叫幢旛、寶蓋，第七。

第八是甚麼呢？第八…（弟子：幢幡是兩個東西？）是兩個東西。第八是甚麼呢？你不要擔心，我沒有忘。我現在不是問你；我是告訴你。第八是衣服，是你所有的衣服，最好的那個衣服，做好了，你不要先穿，你要先拿來供供佛。供佛？佛穿你的衣服嗎？佛不穿你的衣服，但是這一種表示敬意。這衣服。

我現在算一算還有多少：第一是香，第二是花，第三是燈，第四瓔珞，第五是這個寶蓋，第六是幢旛，第七是衣服。我覺得這個甚麼，第七是衣服。

第八呢，是果食。這種水果，飲食，你吃的東西，都應該供供佛，不應該沒有供佛，自己就先吃了。這第八，這果食都要先供佛的。所以我們在以後，所有的居士都記得，在佛堂，或者廟上吃東西，在出家人沒有吃的時候，自己不可以先吃的。因為必須要僧人先吃，一起吃，才可以吃的。因為過去我看見，有幾個居士到這兒，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連佛也沒有供呢，拿起來東西就吃。在廟上，不可以這樣子的！必須要先供過佛。我們因為是信佛的，信佛就要恭敬佛；恭敬佛就要恭敬法；恭敬法就要恭敬僧。所以在出家人沒有吃東西的時候，這自己不要吃。除非有特別情形，這個出家人或者沒有時間，或者說，你們可以先吃吧！這樣子呢，就可以先吃。那麼這一切一切佛法，都有一個法在裏邊的，不可以太隨便了。這是第八，用這個果食來供佛。

第九是甚麼呢？用音樂。有人說，是不是piano（鋼琴）？也差不多。不過我們這個音樂就是，敲木魚，敲鼓，敲鐘，或者敲引磬，唱讚，這就叫音樂。以音樂來供養佛。

第十是甚麼？第十是最簡單，甚麼也不必費，就這麼合掌；這合掌供養。第十是合掌供養。

你們記得這個供養有這十種。第一是香。第二是花。第三是燈。第四瓔珞。第五寶蓋。第六幢幡。第七衣服。第八果食。第九音樂。第十合掌作禮。這十種的供養。

那麼在這個經典所在之處，這都應該供養的。「當知此處」：你應該知道，「此處」，這個地方，「則為是塔」：這個就是如來的真身所在之處。如來的真身，如來的舍利所在之處，「皆應恭敬」：一般人都應該恭敬。「作禮圍繞」：「作禮」，就是叩頭頂禮；「圍繞」，就是右繞三匝，向右邊那麼繞佛。我們念〈大悲咒〉，或者念佛，向右這麼繞，這就是圍繞。「以諸華香」：用這種種花、種種香「而散其處。」「散其處」就是來供養，作供養。

B16.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一段經文是說，這個人，重罪輕受。「復次。須菩提。」釋迦牟尼佛，恐怕眾生不明白這個大乘實相的妙法，而生出一種疑惑，疑惑甚麼呢？疑惑釋迦牟尼佛說的這個經典，這樣子的深妙，可是為甚麼有人念《金剛經》，還被人家看不起呢？恐怕人，生出這種的懷疑，所以又講一遍。說，「復次。須菩提」：說，空生，「若善男子善女人」：這個修五戒十善的男人，和修五戒十善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他受持於心，持之於身，那麼又能讀又能誦這一部經典。「若為人輕賤」：這個人，假設他誦經，被人所輕賤。這是甚麼原因呢？人看不起他，說，你看他還念經呢！還念佛呢！那簡直成一個經混子、佛迷糊了。經混子，就在念經，調掛羊頭賣狗肉。掛這個羊頭賣狗肉，是這個店，不是這一行。就說，他這個還學佛，念佛呢！你看他！無所不為，又偷，又殺，又邪，又淫，又邪淫，又妄語，又飲酒；他無所不為，他還念經呢！真等於罵人呢！這簡直他是罵佛呢！這麼樣，這是輕賤這個人！

為甚麼這個人念經會被人這麼樣輕賤呢？會被人這樣看不起呢？「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這人他在前生，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罪業——或者殺過父親，或者殺過母親，或者殺過阿羅漢，或者破和合僧，或者出佛身血；到處挑撥是非，挑撥離間，這樣子，所以他應該墮惡道；不應該得到這個微妙的、甚深這種的實相的大乘佛法。那麼他現在得到了，所以「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應該墮落到這個三惡道。三惡道就是，地獄、餓鬼、畜生，這三種的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以現在，世間人輕慢他的緣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前世的罪業就消滅了。所以他這個重罪輕報，雖然應該墮落惡道，因為現在被世人一輕賤他，哈！他的罪業就消了。

所以，你們每一個人要念經的時候，有人看不起你們，有人說，這才是迷信呢！那真是你的德行所感。為甚麼有人這樣來輕慢你呢？輕賤你，看不起你？認為你是一個最愚癡的？英語叫甚麼？**stupid**，這意思。**very stupid**！他這麼樣一想你啊，你前生這個罪業就都沒有了，就都消了；他要不這樣給你，來輕看你，你罪業不能消。為甚麼呢？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你沒有一個人這麼樣輕慢你，再來試驗試驗你，有沒有忍辱的功夫，這麼試驗試驗你。你有忍辱功夫了，你認為不要緊。你說你輕慢我嗎？這真是摩訶般若波羅蜜！這真是，摩訶般若波羅蜜。你能這樣啊，你覺得他輕慢你這種的滋味，就等於那個波羅蜜那麼甜，你就可以到彼岸了。所以，你應該感謝他，說，你真是我的善知識，你這一輕慢我，我的罪業就消滅了。這可真是，我成佛，是你度我成佛的！那麼你這樣一想，你怎麼會再生瞋恨心呢？自然而然就會有忍辱了，有忍辱就波羅蜜了。

那麼「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你看！這說的決定詞，一點含糊都沒有。「則為消滅」：決定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該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這種佛果，一點你不要疑惑的。

所以你們誰念經，有人罵你，那是最好了！有人打你，你就向他叩頭。你說，阿彌陀佛，你就是佛了。這回你這一打我，我前生的罪業，如湯潑雪，就好像那個慧日銷霜雪一樣。那個太陽照到那雪上，把雪都給照化了。這個他輕賤你就等於太陽，你的罪業就都化了；化

了，罪業消盡了。你業盡情空，就可以證得佛果，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在前一段經文所說要有人讀誦這《金剛經》，要為人輕賤，這因為甚麼呢？因為這個人先世有罪業，應該墮落到三惡道去。以今世人輕賤的緣故，那麼前生的罪業就消滅了。這叫重罪輕報。那麼應該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這個「我」，是釋迦牟尼佛自稱。那麼佛證得有八大自然。這八大自然，前幾天已經講過了。我不知道有人記得沒有人記得。如果有人記得，可以替我講一講，我就省一點氣力。

翻譯者：The abbot requested for someone among us to speak for on the eight kinds of large self confidences 自在。These were explained a several days ago I think ……so probably a several days ago.

弟子：……talk about what.

上人：甚麼？

弟子：……What do we talk about?

上人：八大自然在我。

翻譯者：我就是我你他的我。

上人：哎！

翻譯者：Eight great 自在 me，我。

上人：有誰記得就快一點講出來！

翻譯者：Whoever remember should speak forward. Or ……abbot said everything.

弟子：Eh, I could tell three.

翻譯者：Well, good. 他說有三個了。

上人：嗯，誰？

翻譯者：那個戴眼鏡的那個。

上人：啊。三個都甚麼？

翻譯者：What were the three？

弟子：……（註：聽不清楚。）

翻譯者：錯了，完全錯了！他就是講那個我們；昨天他來聽這個講演的嘛！他講這個昨天講的東西…

上人：昨天講的是甚麼？

翻譯者：是《楞嚴經》裏頭的那個波……者……其他的道理。

上人：哦！那他是不懂。有人懂沒有？我們自己有懂的人嗎？

弟子：……。

上人：哦…，嘿嘿！

弟子：……甚麼地方都有「我。」

上人：這有八種自在我，Nobody remember？嗯！哎！我給你們講了，這個釋迦牟尼佛，他成佛了之後，證得這八大自在我。有八個自在我。

這個八個自在我，第一就是，能示一身為多身「我。」能現出來一個身變成多身。這是第一。第二呢，以這個一粒微塵那麼大的一個身體能遍滿三千大千世界。這第二。第三呢，他能以這個大身輕舉遠到。

方才你說可以到很遠的地方，這輕舉遠到：這第三個。第四個呢，能以無量類身（無量類，就不是一個種類，甚至於佛身、菩薩身、聲聞緣覺身、天身、人身，這個阿修羅身，乃至餓鬼身、畜生身，這叫無量類，無量類，無量種類的身。）常居一土。一土就是一個國土。這第四。第五種身呢，就是諸根互用。

諸根互用，你們聽慣了的，是不覺得奇怪。沒有聽慣經的，說這真奇怪！怎麼奇怪呢？眼睛能吃東西，耳朵能看東西，鼻子能說話。你看！鼻子可以演說佛法；嘴呢，也可以聽，又可以吃東西，又可以聽，又可以看。哎，你看！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互用，每一根都可以有六根的這種能力，這叫六根互用，諸根互用。那麼第五。

第六呢，他得一切法而無法相。雖然得一切法，但是可不著一切相；沒有相，沒有法相：這第六。第七呢，能說一偈義（這一個偈頌的意思、這個義理），經無量劫。經過無量劫那麼長的時間，也說不完這一個偈頌的道理。這第七了。第八就是身遍諸處。他這個身，可以遍滿一切處，猶如虛空一樣的。這是八大自在我。

我大約上個禮拜講的，誰不知這個禮拜就給我就都忘了！這是，我費這麼多氣力，沒有人拿著當一回事。但是，我也還不嫌會麻煩，今天再給你們講一遍。你們再要記不住了，等下個禮拜我再講一遍。那麼相信哪，一而再，再而三，無論如何會有一個、兩個人可以記得住。

這個釋迦牟尼佛，他念，「念」就是回憶，就是想。想甚麼呢？想過去無量阿僧祇劫，過去沒有數量那麼多的阿僧祇劫，沒有數量。於然燈佛所，我於然燈佛前，我在然燈佛那個時候。在釋迦牟尼佛最初發心，他那時候是一個陶師。甚麼叫陶師呢？陶師就做磚做瓦的、做磁器的這種的工作的師傅，這種的技術人員。就專門造磚，造瓦，造這個茶杯，茶壺，這些個磁器，這個陶磁的師傅。

那麼那時候有一個古釋迦。這個古釋迦一看這個陶師的機緣成熟了，應該去度這個陶師去了。這個陶師叫甚麼名字呢？叫廣熾陶師。廣，就是廣大的那個廣；熾，就是五蘊熾盛苦的那個熾，就好像很多火似的那個熾。這廣熾陶師一看見古釋迦來了，他就歡迎得不得了，高興得不得了！這回我也見著佛了。見著佛，他就聽這個佛說法；一聽佛說法之後，他即刻就發願了。他發甚麼願呢？他發願說，你這個佛

啊，真好！將來我成佛也和你這個佛一樣，和你這個佛一樣，我的名字也叫釋迦牟尼。就在這個佛前發願，去修道。

那麼從這個佛，到寶積如來這個時候，這是中間經過七萬五千佛。七萬五千個佛，這叫第一個阿僧祇劫。那麼他由做陶師那時候就發心，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修行，經過七萬五千個佛，就到寶積如來那個時候。這個時間有多長啊？你算算，這每一位佛，都不知多久才能出世！他經過七萬五千個佛。那麼這叫第一個阿僧祇劫。

由寶積如來到然燈如來這個時候，這又經過七萬六千個佛的時間，這叫第二個阿僧祇劫。

那麼由然燈如來，再到這個聖觀如來，這是第三個阿僧祇劫。那麼第三個阿僧祇劫，他經過七萬七千佛。

第一個阿僧祇劫是七萬五千，第二個是七萬六千，第三個是七萬七千五百個佛。那麼經過這麼長的時間，這叫三大阿僧祇劫，他修成佛的。那麼這個我相信以前也沒有講過，現在才給你們講出來，這叫三大阿僧祇劫。

所以說「我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得值」，也就是值遇，也就是遇著。遇著多少呢？這回說得更多了，「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那麼多的諸佛。「悉皆供養承事」：那麼這每一尊佛，釋迦牟尼佛都供養他，承事他。「承」，就是奉承而服侍，好像服勞執役，這個種種之類的。「無空過者」：哪一位佛，他也沒有說空空的就過去，而不供養；都供養。

「若復有人」：假使要再有人，「於後末世」：在這個後來，末法的時候，「能受持讀誦此經」：能以心受此經，身持此經，能以對著本子來讀，離開本子來誦這個經典，「所得功德」：他所得的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於我在以前三大阿僧祇劫，供養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那麼多的諸佛呀，那個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百分之中，也不及其中的一千萬億分之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乃至於，用這個算數，用這個譬喻來比喻，也比方不出來那麼多的功德。所以，我雖然供養過那麼多的諸佛，那麼大的功德，

將來末法的時候有人，祇能受持讀誦這個經的功德，就比我那個功德，高出百千萬億那麼多的倍數。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須菩提」，你應該要知道，假設這世界上有受持五戒修行十善的善男子和善女人，「於後末世」：在這個將來末法的時候，「有（能）受持讀誦此經」：有，能受持讀誦這部《金剛經》。「所得功德」：他所得的這種功德，「我若具說者」：我，如果詳細完全把它說出來，「或有人聞」：或者有一個人聽見我這讚歎這個經的功德，「心則狂亂」：他的心裏不但不信，而且發起狂亂來了，發起狂亂就狐疑不信。

「狐疑」：怎麼叫狐疑呢？因為這個狐，是一種獸類，就是狐狸。這種獸類，牠表現得很聰明，實際上牠是很愚癡的。那麼這種獸類對一切的事故、事物，牠都生一種懷疑。那麼最顯著的一種懷疑是甚麼呢？牠在這個渡河涉冰的時候，這個冰——在北方冬天，這個河上都結冰——那麼這個狐狸要是從這個冰上邊走過的時候，牠走一步就聽一聽；走一步，聽一聽。聽一聽甚麼呢？聽一聽這個冰是不是不堅固？是不是，這個冰這個力量受不住牠這個身體，會把這個冰踩破了。所以牠渡河就這樣子。凡事，牠都懷疑，不相信，這叫狐疑不信。「須菩提」：須菩提！你要知道，「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你應該知道，這實相般若的妙義，它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這種妙處你想像不到的。可是，它這種果報亦不可思議！那麼如果沒有善根的人，你聽見這個經典就會不生信心。為甚麼不生信心？就因為他善根薄弱。所以這種果報也是不可思議的。

B17.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當爾之時，就是佛說這個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這個時候。這個須菩提，就對佛說了；須菩提聽見佛這樣讚歎這個經的功德，於是乎就又請問佛，說，「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他發無上正等正覺這個心，「云何應住」：他怎麼樣才能住心？怎麼樣他才能降心呢？要怎樣子令他這個心才能無所住呢？怎麼樣子才能令他心降伏了呢？要離開相而降伏其心呢？這個，前邊也有這麼一段經文，但是他那是問的自己怎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自利的。現在呢，是說所有一切人，怎麼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怎麼樣降伏這個心，怎樣能住這個心。

「佛告須菩提」：佛告訴須菩提，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發無上正等正覺這樣心的人、這樣的人，「當生如是心」：他應該，生出這一種心來。怎麼一種心呢？「我應滅度一切眾生」：他說，發這種菩薩心哪，就要滅度一切眾生，就要去度脫一切眾生，令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滅度一切眾生已」：他把這一切眾生都度完了之後。這個「已」；「已」就是度完了。「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那麼在這個菩薩的心裏頭，沒有一個眾生是他所滅度的。為甚麼呢？他無所執著。如果要有所執著，那就有了四相了。「何以故。須菩提」：甚麼緣故，他應該有這樣的想法呢？都滅度一切眾生已，還沒有一個眾生是他滅度的呢？「何以故。」

「須菩提。若菩薩」：假設這個度生離相的菩薩、度生離相這一位菩薩，「有我相人相。」怎麼叫「有我相」呢？他有一個我能度眾生，這就叫有了我相了。怎麼叫有人相呢？他說，我能度人，這有了人相了。我能度眾生，這是我相了；又我能去度一切的眾生，這個眾生是我所覺的。那麼能有我度、自度、度他這種的相，就變成眾生相了。你再要有自覺覺他的這種的心，這就變成了一個壽者相了。所以也沒有能度，也沒有所度，也沒有一個被度的，要不著一切相。所以，度一切眾生而實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

如果有這四相呢，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這他就有所執著啦，不但法沒空，人也沒空；人也沒空，就有我執；法沒

空，就有法執，所以即非菩薩。「所以者何」呢？所以然的緣故是甚麼緣故呢？「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本來是沒有一法可得，沒有一個法相可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他祇是一個名而已。「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在你的意思裏怎樣啊？「如來於然燈佛所」，在這個地方又恐怕一般的眾生懷疑，那麼既然三藐三菩提、成佛也無法可得，那麼為甚麼又要發心呢？所以，佛又解釋，說，「如來於然燈佛所」：如來我呀，在於然燈佛那個地方，「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說，我在然燈佛給我授記的時候，我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嗎？我有法所得嗎？「不也。世尊」：這個須菩提，聽到前邊釋迦牟尼佛這種種的議論、種種的發揮、種種的道理，他已經明白這個般若無法可得這種的道理了。所以他說：「不也。世尊。」沒有法可得。「如我解佛所說義」：這個「如我」；「如我」，他這沒有說是一個決定辭，他就是說好像照著我的意思，來解釋佛所說這個道理，他沒有敢下這個肯定辭，沒有說一定得這樣子。這是按照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那麼不知對不對。這裏還有一個活動的口氣。好像我來解釋佛所說這個道理，「佛於然燈佛所」：佛在以前然燈佛那個時候，「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實在無有少法可得，無上正等正覺這個法。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佛言」：釋迦牟尼佛聽見須菩提這樣子的解答之後，所以就說啦，「如是如是」：說，是這樣子，須菩提！你是這樣子解釋法，我也是這樣子解釋法。「須菩提。實無有法」：這個「實無有法」，是斬釘截鐵，說的決定辭，說，實實在在的沒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不要生出一種懷疑心，以為佛在然燈佛那個時候，有一個甚麼秘密的法得到，這是錯誤的見解。釋迦牟尼佛在然燈佛的時候，沒有一種秘密法而得到這無上正等正覺的。「須菩提。若有法」：假設，須菩提！要有法可得的話，「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假設要有法，我如來得這無上正等正覺的話，「然燈佛則不

與我授記。」這個然燈佛，在當時，我在第二個阿僧祇劫遇見然燈佛的時候，他就不會給我授一個記別號。甚麼叫授記呢？授記，就是預先授一個記別號，就是好像一個預言似的。說，好啦！你等到來生，一定做一個有錢的人。好像我現在，給某一個弟子授記，說，你今生護法，發這麼大的心，你等你來生，一定是很有錢了！這也是一個授記。這是個比喻。

那麼現在這個然燈佛，給釋迦牟尼佛授記，就說，你等到將來的時候，在甚麼世界，甚麼世界？就娑婆世界，成佛，叫釋迦牟尼。這是，給他預先授一個記別號。「則不與我授記」：如果我有少法可得的話，然燈佛就不給我授記了。他就不會說，「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你在來生就做佛，「號釋迦牟尼」。釋迦牟尼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就叫能仁寂默。能，就是能夠不能夠那個能；仁，就是仁慈的仁，仁愛的仁。寂默：寂，就是寂然不動的那個寂；默，就是默然不語的那個默；寂默就是不講話。這個能仁，就是隨緣；寂默呢，就是不變。既隨緣又不變，既不變又隨緣。所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動不礙靜，靜不礙動。能仁就是一個動；寂默就是個靜：動靜都在這個定中。所以，釋迦牟尼佛這個名號，就叫能仁寂默。

「以實無有法」：因為，實實在在地沒有法可得。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法可得這個無上正等正覺這種果位。為甚麼呢？這種果位是自修自證的，不是從外得來的；是你本有的，本來就有的，不要向外馳求。不是說，我們藉著外緣，藉著外邊的力量來，使之自己生存，不是這樣的。這是自己修才自己能得。雖然得，但是還毫無所得。因為本來也沒有失過，所以也就無所得。「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因為這個，所以然燈佛，他就給我授記，給我授一個記別號。「作是言」：作這樣的一個說話。「汝於來世」：說你在這個來生，「當得作佛」；應該成佛了，你的名號就叫釋迦牟尼佛。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何以故」：甚麼緣故呢？「如來者」：這「如來」兩個字即諸法如義，就是，一切諸法都如如不動的這個樣子。那麼如如不動，又有一

個甚麼相貌呢？沒有一切相貌，所以才說無法可得；你要有法可得，這個法是個甚麼樣子呢？是個青色的？是黃色，是赤色，是白色的呢？是個長的，是個方的，是個圓的呢？沒有名，又沒有色，又沒有相，所以，這是諸法如義。這諸法如義就是如來一個意思，所以，你要有法可得就不是如義了；你要有法可表也就不是諸法如義了。「若有人言」：假設要再有人說，「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如來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須菩提。實無有法」：實實在在的，我告訴你，無有少法可得，「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無法可得，無上正等正覺。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假設你要勉強說，如來有所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話，「於是中」：在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上邊，「無實無虛」：也沒有一個常法，也沒有一個斷法，也沒有一個真，也沒有一個假。那麼沒有真，沒有假，這是中道；中道了義，這個中道實相的般若。「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因為這個，所以如來又說一切法，雖然是無法可得，可是皆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沒有超出佛法之外。

我才說一切宗教都是佛教，它沒有超出到佛教的外邊去，因為佛教是包羅萬象的。佛法是具足一切法，佛教也具足一切教；佛教裏邊也產生一切教，這一切的宗教，都是由佛教而產生出來的。那麼既然由佛教產生出來的，將來還是還歸於佛教。它從此地生出來的，將來還是到這個地方來的。所以現在你不要問他，你是甚麼宗教？你是信天主、耶穌？無論信甚麼宗教都沒有跑出佛教之外。所以，祇管你信去。你信來信去，你走來走去，一定要回來的。所以你看這有多大！佛教也是這樣大的，佛法也是這樣大。雖然說無法可得，但是還沒有一個法不是佛法，沒有一種法不是佛法。所以又有甚麼法可得呢？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須菩提，所謂一切法，按著俗諦來講，這是有一切法。要按著這個真諦來講呢，「即非一切法」：就沒有一切法。要按著中諦、中道來講，「是故名一切法。」一切都是中道，一切都是了義，所以，「是故名一切法」，祇有一個假名而已。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

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我現在為甚麼說這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呢？因為，須菩提，我給你說一個譬喻。「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那麼說是，「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聽見佛說這一句話，那麼他已經明白。他說，「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如來所說這個法身，是大，「則為非大身。」法身是無相的。無相，所以你不能說是他是個大身，「是名大身。」不過也就是依照這個假名，而名為大身而已。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菩薩亦如是。」說，這個菩薩也就像這樣子的。「若作是言」：假設這個菩薩，他作這種的言論、這種的言說，「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他要有一個我，說是，哦！我應該滅度一切眾生，我應該度脫一切眾生。他要有這一個我字的話，則非菩薩，「則不名菩薩。」他就因為有我執。你既然有我執，就不能叫他一個菩薩的名字。「何以故」呢？甚麼緣故他不可以叫菩薩呢？須菩提，你應該知道，「實無有法。名為菩薩。」這個菩薩的名字，也是個假名，沒有一個實體，沒有一個形像可以看得見的，說這是個菩薩，「實無有法。名為菩薩。」給他取個名兒叫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因為這個，所以佛才說一切法，「無我」：應該要無我；沒有我就沒有我執，沒有我相，沒有我執；「無人」：也沒有人相；「無眾生」：也沒有眾生相；「無壽者」：也沒有壽者相；這四相都沒有。也就是，我執也空，法執也空，連一個空的執，都空了。要這個我、法、空都沒有所執著，沒有所執著，才能把這個輪迴生死度了。你沒有我，就是度過去這個我執；沒有人，就也沒有一個人相的執著了；沒有眾生相的執著；也沒有壽者相的執著，這就是把這個我執、法執、空執，都斷了。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假設菩薩要作這麼一種的說法。說甚麼呢？「我當莊嚴佛土」：說，我呀，應該莊嚴佛土。這也就是不名菩薩。為甚麼呢？他還有一個莊嚴的這個執著存在著，還有一個我執。

我是一個能莊嚴的，那麼佛土是所莊嚴的。前邊那個度眾生，滅度一切眾生，也是這樣的。我是一個能滅度的，眾生是我所滅度的，還有一個能所呢！既然有能所，他沒有把我相看空。菩薩，度眾生而不著眾生之相；不是不著眾生之相，而不著菩薩自己這個相。菩薩自己也就是眾生之相，所以不著住到自己，也就是不著到眾生。那麼現在也沒有一個能莊嚴，也沒有一個所莊嚴，就是，做過去，做了就是做了，不需要存一種有功德的心。

好像我們普通的人想做某一種的功德，做過去，不要記得它。不要，哦！這個功德是我做的，這個功德是我能做的，誰受了這個功德。這就是所做的，有能，有所。那麼現在菩薩莊嚴佛土呢，也是要莊嚴佛土即非莊嚴，把它空了。「是不名菩薩」：你要有一個莊嚴佛土的這個心，不是說不莊嚴佛土，是莊嚴而未莊嚴。就是你莊嚴佛土了，猶如你沒有做這個事情一樣，不要有所執著。怎麼叫「莊嚴」呢？「莊嚴」，就是令這個佛土——佛土就是佛的國——令佛國，特別的妙好、特別的那麼樣美麗。好像我們現在用花來供佛，用香來敬佛，用種種的果來供佛，這都叫莊嚴佛土。一方面說是，這叫供養三寶，另一方面也就可以說是莊嚴佛土。為甚麼呢？在佛前擺上一點花，看著是特別的好看；好看的時候，這就叫莊嚴。那麼莊嚴佛土呢，就是令佛國家，增很多的光輝，很好看的。所以你要有莊嚴佛土的心，「是不名菩薩」。你要有這種的執著心，「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呢？

「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如來所說，莊嚴佛土者，這按照俗諦來說是有所莊嚴的。按照真諦來講呢，「即非莊嚴」。要依照這個圓融無礙的道理來講，這是一個莊嚴的名字而已。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在這個佛事門裏邊，無法不是佛事。隨拈一法，無非法界。你就信手拈來，甚麼都是法。這叫「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真如性上不立一塵。」真如自性上頭，連一個塵點那麼多的東西也沒有，連一粒微塵也沒有。所以說，「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真如性上不立一塵」。「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假設這個菩薩，他能通——「通」就是明白，通就是通曉；「達」就是達到這種的境界上；達到這種境界上，甚麼境界呢？「無我法」：前邊所講，

這都要無我，就沒有我執。要明白這個沒有我執這種的菩薩，「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如來說，這一類的菩薩才真正是菩薩。

B18.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現在講這個五眼。「須菩提。於意云何」：釋迦牟尼佛，說完了前邊這菩薩沒有度眾生的相，和沒有莊嚴佛土的相。我們人初發菩薩心，所做的一切功德，都不要有一種執著心。你這個人做功德，祇要你發心，說，我這個是做的功德。你不管，你不用問，對方這個錢是用到甚麼地方去了。你做了功德，這就像種地似的，把它種到地下。出不出，這是又要看天時的關係，又看土地的關係，又看這個水份的關係，將來它成長。如果你說，我不種；不種，始終也不會有生長希望。所以，菩薩發心作功德，祇要去做去，就和種田一樣的；你祇要去種田，將來一定就會有收穫的。你不要問它收穫的時候是多少，看你種的時候是怎麼樣種的。所以前邊這個菩薩度生而無度相，莊嚴土而無嚴相，這都是這個道理。「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呢？你認為「如來有肉眼不」：如來有沒有肉眼呢，你說？

這個肉眼，不是我們這兩個眼睛這個肉眼。這個肉眼，我以前不是講過嗎？這是，屬於五眼之中的肉眼。怎麼它不叫旁的名稱，叫肉眼呢？因為這個眼睛，它可以看見有色相的東西。有形有色的東西，它都可以看得見；那麼沒有形色的東西呢，它也可以看得見。這個肉眼和天眼、佛眼、慧眼、法眼，這五眼。五眼，在我們人頭上這個地方長著。那麼這個肉眼、天眼在我們這兩邊；這一邊是肉眼，一邊是天眼。你要是等你開這五眼的時候，你用一用你那個眼睛。這個天眼能看見天上的東西；它看不見人，看不見這桌子，花呀，甚麼東西，它看不見的。因為它能看見無形相的；有形相的，它看不見的，這個天

眼。但這個肉眼呢，它就可以看得見。它既可以看見無形的東西，又可以看見有形的東西；它有形的東西也無障礙，無形的東西也無障礙。所以，因為能看見有形質的東西，所以叫肉眼。這個人哪，它也可以看得見。

我們這兩個眼睛可以看見人，但是你看不見鬼神。你這個肉眼又可以——你把這兩個肉眼睛閉上——那個眼睛一樣可以看得見這個人。一樣這個人誰在甚麼地方坐著，這個人是黃種人哪，還是白種人哪？是黑種人哪，是紅種人哪？它一看就知道。並且這個人長得相貌，是圓滿不圓滿啊？哪一個地方有個黑痣，哪一個地方有個疤痕，哪一個地方有一個甚麼特別的記號，它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一點都不混亂，比這個眼睛看得更清楚。這個眼睛往遠了一看，看不見。你這個肉眼最低限度在十五里地以內的事情，這個人哪，物啊，它都可以看得見的，就隔著房子甚麼的，它都可以看得見的，這個肉眼有這麼樣子作用！

那個天眼呢，天眼就看天上的天人。天人，在那個地方互相吃東西，或者互相在那個地方用功打坐啊，天人多數都歡喜打坐的，又禪定，都可以看得見的。你說，現在用望遠鏡才可以看到月球上頭有甚麼情形。你要開了天眼，不用望遠鏡，就在這坐著，那天上有甚麼東西，月球上有甚麼東西，星球上有甚麼東西，你都可以看得見的。那真比現在科學，要用這甚麼種種的科學的方法，才能化驗出來，才能試驗出來。你那不用試驗，你就是這兒稍微一入定，把這個一切一切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如果開了天眼，研究天文學，那是幫助你特別多。但是，你可不要給國家去做奴隸去。

為甚麼呢？你一想去賺錢呢，你這個東西就都會又沒有了。所以就這麼妙，它這個東西是無價寶嘛！你想要拿它賣錢去，那就沒有用了。你甚至於就說是，哦！我看見甚麼了。你想要到國家去得到你的專利權，怎麼樣？你那天眼就會隨時沒有了。就這麼妙的！所以這個東西不能用它來取利，不能用它來標異現奇，來向人炫示。說是，哦！你看我！我知道的東西，你們都不知道。你一有這種的毛病，那也就快沒有天眼了，也快沒有了。為甚麼呢？你一有自滿的心，你一有，說是我這個可以比你，超過你了。那也就有這種的貢高的心，這都叫我執了。好像前邊那個菩薩也沒有度生的相，也沒有嚴土的相。為

甚麼呢？就因為叫他沒有我執，把我呀，放下它。你如果得了天眼，得了肉眼，你有了我執，你看！我有天眼，你沒有，你現在，哈哈！還不行呢！那就有了我執了；有我執，這個天眼就看得清楚的，你會看得不清楚一點；你看得不清楚，就根本就看不見了。就有這麼重要的關係，所以這個佛法要真正明白才算；不真正明白就有了，或者有的時候也會弄錯了。

「如來有肉眼不」：這個須菩提說，「如是。世尊。」如來是有肉眼的，「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來有這個天眼嗎？「如是。世尊」：須菩提說，是的，「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這「慧眼」就是智慧眼。這個智慧眼，能明辨是非，一看！知道這個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就知道了。那麼這個沒有智慧的人，他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有智慧的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混合的，這叫有智慧眼。有智慧眼的人，這就不會愚癡了；你愚癡的人也就不會有智慧眼。這智慧眼，最要緊的。我們每一個人，為甚麼要研究佛法，也就因為要栽培我們自己的智慧眼。那麼釋迦牟尼佛這樣問須菩提，須菩提就說了，「如是。世尊。」說，「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這個釋迦牟尼佛又問，說，須菩提！在你的意思怎麼樣？如來有這個法眼嗎？「如是」，須菩提說，「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那麼前邊那四種的眼，須菩提都答得對了。所以，佛恐怕他還不清楚，所以又問，「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須菩提說，「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在你的意思裏怎樣子？「如恆河中所有沙」：好像，前邊那恆河中所有的沙，「佛說是沙不」：佛說這個是沙，是不是沙呢？「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那麼須菩提就說，「如是」，是這樣子，如來說這個沙也就是沙，「世尊。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甯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怎樣子啊？「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比方說，這一個恆河裏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有，這一個恆河裏頭所有的沙這麼多的恆河，每一粒恆河沙作一個恆河來計算，「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這一切的恆河裏邊所有的沙數，「佛世界。如是」：佛的世界好像這麼多。「甯為多不」：你說這個佛的世界多不多呢？「甚多。世尊」：這個須菩提說，這很多的，世尊。

「佛告須菩提」：佛告訴須菩提，「爾所國土中」：這個「爾所」，就是如許，當如許講，就像這麼多的國家。這個「爾」，不是說你那個國土中。這個「爾所」就是如許。如，就如是這個如；許，就是許可的許：如許就是像這麼多國土中。「所有眾生」：這麼多國土裏邊所有的眾生，「若干種心。」「若干種心」，就是他們那麼多的眾生，有那麼多的種心。「如來悉知」：如來，每一個眾生有甚麼心，如來都知道。「何以故」呢？甚麼緣故呢？「如來說」：如來說過，「諸心皆為非心」：這一切眾生的這個諸心，皆為非心，這不是真心，「是名為心。」這不過都是一個凡夫眾生的普通的心而已。「所以者何」：所以的緣故是甚麼道理呢？須菩提，我現在簡單一點告訴你，「過去心不可得」：這所謂的過去的心也不可得，無所得；現在的心也無所得；未來的心也不可得。為甚麼呢？你說這個是過去，過去已經又過去了；那麼過去的不存在。你說，這是現在，現在的又過去了，也沒有存在。你說，那個是未來，未來的還沒來呢！也不可得。這三心不可得；三心了不可得，所以佛說，一切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若干種心都不出一種的攀緣心；要沒有攀緣心了，就三心了不可得。

再講一講這個五眼。方才所說這個五眼，這五眼是從裏邊生出來的？是從外邊來的？不是從裏邊生的，也不是從外邊來的。究竟是怎麼回事？怎麼有的人就會得到這五眼，有的人晝夜那麼求也求不到。這是甚麼原因？這個五眼，也不是從裏邊生出來的，也不是從外邊來的，也不是從中間，是本有的。究竟是怎麼樣來的呢？這是要你修行用功，你功夫到了，自然就會有的；你功夫不到，你求也求不到的。你有心求，這是妄想；無心求，這是感應。那麼在你用功，怎樣會開眼呢？你做事情，修行，都要做一些個有智慧的事情，不要做一些愚癡的事情。甚麼叫有智慧的事情？甚麼又叫愚癡的事情？你知道好的事

情，你不做，這就叫愚癡；你知道壞的事情，你要去做，這就是愚癡的事情。你知道好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勇猛精進去做去，這就是智慧；你知道這個壞的事情，我發願一定要把它斷除了，我不做這一些個事情，這就是智慧。你明明知道這是壞事，哦！你還要去去做去。你說，這不是愚癡？是甚麼？

那麼舉個例子。你知道賭錢，這不是正道。哈！單要跑到雷諾去；回來就又要睡一天覺。你說！這是不是愚癡？人人知道這是不一定對的。到那地方去賭錢呢，多數都是輸的，但是還都要去賭去。甚至於，哈！我從香港來的這個弟子，大約結婚之後，或者錢也不夠用了。哎！去賭一賭去，想要贏一點錢。其實去一趟，不但不贏錢，而且還要搭了很多精神，所以今天也不能來了。那麼這是個譬喻，本來他人是很聰明的，但是要去做一些個糊塗事。再者，還有一件，本來他以前，要清身修道的。清身，就清淨他這個身體；修道，不結婚的。他說，結婚，是很麻煩的事情。哦！現在鑽到裏邊去了。這就是，明明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很對的，又跑到那個陣裏邊去。你說這不是愚癡嗎？你知道這是不對的就不做了，這就是智慧；你知道是不對，還要做這個不對，還要跑這個不對裏邊去，這就是愚癡。那麼這樣子呢，就很不容易得到五眼的。想得到這個五眼，就要做事非常的清楚、非常的認真，不能隨便馬馬虎虎的。那麼這是，得到五眼的這種的因緣。

那麼再者，這個五眼，方才說這個智慧眼。智慧眼是觀法界性的；觀法界性是得具足一切的智慧。這個法眼，這個法眼哪，譬如說，得法眼淨。這個法眼淨，你看經的時候，你看一切的佛所說的經典。我們這個經典固然是可以看了，就是你不看這個經典，盡虛空遍法界隨處都是佛法，都有經典，都有佛法在裏頭。祇要你一念，所謂照了諸法實相，你這麼祇看一眼，把那一切的佛法那個真義，就明白了。這叫照了諸法實相。佛眼呢？佛眼，你們大家差不離都知道，就是在這個二眉中間，這個頭，正中間，這是佛眼。你們記得，要知道佛眼，就記得在這個地方。你等你有一天，你這地方現出來一個眼睛：我這裏怎麼跑出來一個眼睛呢？呵！就是嚇得不得了，哦！我怎麼搞的？多了眼睛了呢？我現在告訴你，你多的時候，你也就不會生驚恐了，不會怕了。那麼這個佛眼能洞觀一切。這個洞，就是當個明了講。洞觀，明了，觀察一切。所謂人的前因後果，宿命通啊，天眼通啊，這

一切的都瞭解了。那麼這個佛眼，是有形有色的也可以看得見，無形無相的也可以看得見。它比這個肉眼那種的力量，又增加了幾千萬倍。所以這個佛眼是最妙的，是最不可思議的！

我們如果要得到這五眼的人，應該要好好保護它。怎麼保護它呢？你就往前繼續去，栽培你的善根，修你的福慧。要沒有得到的，要好好用功，更要栽培你的福慧。你的福慧夠了，你五眼也就開了。這是，我講少少的意思。（註：這時有小孩子哭）不要緊的，不要怕！不要緊！（註：這時孩子的父親表示歉意）沒關係！你坐那兒了。沒關係！你坐那兒了。沒關係！不要緊！

B19.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德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釋迦牟尼佛在前一段文說的三心不可得，現在又叫一聲須菩提，說是，「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邊怎麼樣呢？須菩提？「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假設要有這麼一個人，他用這個滿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的七寶來作布施。「是人以是因緣」：這個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的七寶來作布施，以這種的因緣，「得福多不」：他所得的福報多不多呢？「如是。世尊」：須菩提說，如是，說，他所得的福德甚多，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德甚多」：他說，這個人以他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的七寶來作布施，以這種的因緣，所得的福德甚多。他所得的福報，將來很多很多的。「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若福德有實」：假設這個福德，有一個實體的話，有一個東西在這兒，「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說可以說是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以這個福德，它沒有實體的，它是當體即空。所以「如來說得福德多」：所以如來說，因為它沒有實體，沒有可形容的，所以如來說他得福德多；如果要有一個實體的話，那就不能談到多了，就因為它沒有實體，所以說是很多。

B20.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須菩提，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啊？「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這個佛，可以用這個具足色身。怎麼叫具足呢？具足，就是圓滿的意思。這個身圓滿，圓滿報身，也就是這個色身。這個色身，如來的色身非常圓滿，所以說，「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就說，不可以的。為甚麼呢？「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這如來——不應以有相來推測如來這個色身是如何如何。為甚麼呢？因為報身——這色身也就是報身——報身和這個化身，這不是如來真正的法身，所以不應該以這個具足圓滿的色身，就來見佛。「何以故」呢？「如來說具足色身」：如來所說這個具足色身，是用一個假名而已，「即非具足色身。」要以這個俗諦來講，就有具足色身；要依照真諦理來論，那麼「即非具足色身」，就沒有這個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這個祇不過依照中道來講，是一個假名而已，叫一個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在你的意思怎麼樣啊？「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這如來，可以具足這個三十二相來見如來嗎？以這個諸相，這個色身是相之總，而這個諸相呢，是相之別，這是別相。別相裏邊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那麼現在，佛又問須菩提，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可以具足諸相見哪？「不也。世尊」：須菩提說，不可以的。為甚麼呢？「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如來，不應該以具足，以圓滿這個三十二相，來見如來的。「何以故」呢？甚麼原因呢？「如來說諸相具足」：如來說這個具足三十二相，這是按照俗諦來講；要按照真諦講，「即非具足諸相」，「是名諸相具足。」：這不過也就是，依照這個圓諦來講，這是「是名諸相具足而已」。

弟子：「俗諦」的俗就是續的續，是嗎？

上人：不！

B21.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你，須菩提！你不要這樣說，說，「如來作是念」：你作這麼一種的想法。作這樣一種想法，「我當有所說法」：你說，佛有所說法。「莫作是念」：「莫作是念」哪，是誠止之辭，就說，你不要這樣想，你不要這樣想。「何以故」呢？甚麼原因你不要這樣想呢？「若人言」：假設要有人說，「如來有所說法」：說，如來呀，有所說法，他說過法。「即為謗佛」：這個人，他就不明白佛法，他就是謗佛。那麼說，佛說法四十九年，所有的經典都存在，為甚麼說沒說法呢？佛，有一次，文殊師利菩薩請佛再轉法輪，佛對文殊師利菩薩就說，說我呀，四十九年，我沒說著一字，我一個字也沒有講過，你怎麼請我再轉法輪？莫非說我以前已經轉過法輪了嗎？這是說啊，說而未說。

再這個須菩提，有一次坐到一個洞裏邊修行。這個天人就來給散花。須菩提就問，說：你為甚麼，誰來散花啊？這個散花的人，說是帝釋天來散花。須菩提就問他，你為甚麼來到這兒散花呢？這個天帝釋就說了，說，因為尊者善說般若，所以我來供養。須菩提說，我從來就沒有說過一個字，你怎麼說我說般若呢？這個天帝釋說，尊者無說，我亦無聞；我也沒有聽，無說無聞才是真般若。你想想，無說無聞，這是真般若。這個般若你聽見了沒有啊？沒有聽見。沒有聽見，這是真般若。

那麼現在這一段文也就是這樣子。說是，如來，你要說，如來有所說法，這就是謗佛。你離開經典一個字就是魔說；你要是照著經典來說，那就是謗佛。你說怎麼辦？你離開經典一個字，那就是魔王說的；你要是依照經典的一個字來講，那就是謗佛，佛沒有說法。佛沒有說法；為甚麼這樣講？這是，因為佛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連一切相都沒有；也沒有一個色相，也沒有一個總相。具足諸

相，也沒有諸相。這一切相都沒有了，你要再說佛有所說法，那豈不是謗佛嗎？！那就是，所以謗佛。佛呀，說一切法，掃一切法。說了，掃，就像掃地似的，把這個法又掃了。隨說隨掃，隨說隨泯，隨說，隨就把它清理了；沒有了，一點葛藤也不留。甚麼叫葛藤呢？葛藤就是麻煩的事情，就是這些個囉囉嗦嗦不清楚的事情。所以，沒有這些個不清楚的事情。「即為謗佛。」

「不能解我所說故」：為甚麼說他是謗佛呢？因為，他不瞭解我所說的法都是空的，我所說的法都沒有實體的。「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這個說法，因為眾生有分別，所以說出這一些個法；你要沒有分別了，就無法可說。沒有法可以說的「是名說法。」那麼沒有法可說，這才是真正的說法。

「爾時慧命須菩提」：「爾時」就當爾之時；「慧命」，這是長老的別名。「慧」就是智慧；「命」，就是壽命。言其他智慧也高，壽命也長，所以也就是一個長老的別名，就長老須菩提。「白佛言」：對佛又說了。「世尊。頗有眾生」：說，可曾有這個眾生，「於未來世」：於將來世的時候，「聞說是法」：聽見這樣一部《金剛經》這個法，「生信心不」：他生不生信心呢？「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說，他並不是個眾生，他是已經發菩薩心的。「彼非眾生」，是發菩薩心的眾生；「非不眾生」：雖然發菩薩心，但是他修行，還沒有圓滿呢！因為，沒有圓滿，所以就「非不眾生。」暫時，並不是眾生而還仍然，是個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眾生之所以為眾生的原因，「如來說非眾生」：如來說，暫時間他是發菩薩心的眾生，而不是一般的眾生、凡夫的眾生。「是名眾生」：所以現在，也就是假名，給他取個名叫眾生。

這個「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這六十二個字，是在以前的翻譯本上沒有，這是以後，人添上去的。為甚麼呢？因為，以前有一個法師，這個法師他暴病而卒，就得一個急病就死了。死了，就到閻羅王那兒，閻羅王就問他，說，你在生的時候，做甚麼事情的？他一想，他說我在生的時候，我就念《金剛經》。閻羅王說，那

好了，你念《金剛經》，那最好了。你請坐啦！於是乎就請他坐著。坐著幹甚麼呢？叫他念一部《金剛經》給閻羅王聽聽。

這一念《金剛經》，念完了，閻羅王說，哦！你念那《金剛經》，其中少了六十二個字。這六十二個字在豪洲鐘離寺那個石碑上頭刻著，你到那地方去找去。找出來的時候，你告訴世間上的人，勸世間人多念《金剛經》。這個《金剛經》，因為你念得很有功，本來你現在應該死，那麼現在再給你十年壽，你再回到世間上去勸化一切的人，多念《金剛經》。那麼於是乎呢，他又活了，就奏明皇帝，派一個使臣到鐘離寺那個地方去一找，果然在那牆上的石碑上刻著這個《金剛經》，那《金剛經》上多這六十二個字，這是以前有的翻譯本沒有的。那麼以後，流通這個《金剛經》本，就都有這六十二個字。

B22.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講完了前邊這個「非眾生。非不眾生。是名眾生」，那麼須菩提，就對著佛又講了。「須菩提白佛言」：對佛說了，說，「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說，佛所得的無上正等正覺這個法門，「為無所得耶」，可是無所得嗎？「佛言」：佛聽須菩提這麼樣問，佛說，「如是如是」：說，是這樣子，是這樣子。我於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無所得。「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我於無上正等正覺這個佛的果法，這個名號，「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乃至於「無有少法」，最少的那麼多的法，「可得。」那麼最少那個法也無所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祇不過起一個名字，起一個假名而已，叫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並沒有一個實體存在。說，哦！這個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的。所以，因為沒有這個少法可得，所以，這個祇不過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麼個名。

那麼為甚麼沒有少法可得？以前我講這個道理，也曾經講過，那麼想要知道有所得沒有所得，你先要知道，有所失是沒有所失。如果我們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經失掉了，那我們現在又把它找回來了，

這是，有所得了。我們根本就沒有把它失掉去，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我們本性裏邊哪，固有的。所謂衣裏的明珠，不假外求；不要向外去找去，祇是在你衣的裏邊。你這衣裏明珠，你把你衣服揭開，就見著了。那麼這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圓滿佛果的一個別名。那麼你這個佛果，並不是從外得來的。你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名稱，也不是從外得來的，都是你自己固有的。說，本有的家珍，本來就有你家裏的珍寶，所以這不是從外得來的。你要認為從外得來的，那就是向外馳求了。到外邊去找，找你自家裏的財寶，那是找不著的。

B23.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那麼再把它詳細說一次，所以就叫「復次。」「須菩提」：那麼釋迦牟尼佛叫須菩提，說，「是法平等」，說，這一個法是平等平等的。「無有高下」：也沒有比它再高的，也沒有比它再低的；它是平等平等的，所以，那麼「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給它起個名字，叫甚麼名字呢？就叫無上正等正覺。「以無我」：那麼這種法要無我相，用這個無我相，無人相，也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執、法執、空執都沒有。「修一切善法」：要修這所有的一切善法，而不行這一切的惡法。所謂，

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

這就是善法。你一切惡斷了，一切惡就不生；一切善修，一切善根就增長。那麼這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能修一切善法，就自然能得到這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所言善法者」：所說，是這個善法的這個善法，「如來說即非善法」：這個，按照如來來講，「即非善法」，沒有一個善法可得。「是名善法」：這，祇給它起這麼一個假名而已，叫一個善法。那麼在這個善法上，你也不要執著；你要著到一個善法上，仍然有了法執了。所以連一個善法也不要執著。一切看得都是如幻如化，如夢幻泡影，不要認真的。

B24.福德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假設要有，這樣一個人，「以（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這三千大千世界這個須彌山王是很多。「須彌山」是梵語，翻譯成此方的文字，就叫妙高——妙高山。這個妙高山王，三千大千世界裏邊有很多妙高山王。「如是等七寶聚」：像這個妙高山王這麼多的七寶聚到一起，「有人持用布施」：有人拿著這麼多七寶，來作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假設，那麼再有另外一個人，以這個般若波羅蜜，到彼岸這種的經典；以智慧到彼岸這種的經典，「乃至四句偈等」：乃至於最少，到四句偈子這麼少的文字，「受持讀誦」：他能心領受，身能持，再能讀誦，能對著本子讀，離開本子來誦。「為他人說」：而再能為其他人來講解，來解說。「於前福德」：在這個，和以前這個七寶聚；用七寶聚這麼多的須彌山王的七寶聚，來用作布施來比較。「於前福德」，兩相來比較，「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以前那個三千大千世界的妙高山王，那麼多的七寶來作布施，不如有人以這個《金剛經》的四句偈，為他人說那個福德，比以前那個福德，超過百千萬億倍都不止。「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乃至於，用這個算數來算，用譬喻來比方，「所不能及」，也說不清楚，他那種功德的大法。

這個《金剛經》，大約再有兩個禮拜，就講完了。或者最多還可以講三次。那麼少呢，就講兩次。這個《金剛經》主要就是不著相；你不著我相，不著人相，不著眾生相，不著壽者相。那麼不著相。我們聽過經之後，自己問問自己，我這個相，空了沒空？人的相空了沒空？眾生相空了沒空？壽者相，空了沒空？如果我總覺得，我自己是很大的，人人都不如我，那我自己這個須彌山，就沒有剷平了，就沒有平。如果我要再有人相，對人相看得很重的，那對人這個須彌山哪，也就沒有平息。那麼乃至眾生相的須彌山、壽者相的須彌山都沒能平。這個須彌山、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都等於須彌山那麼大、那麼高，那就沒有能離相，沒有能不著相。現在我們學佛法的人，都要把自己這個須彌山推倒了它，要變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果你自己的須彌山、人這個須彌山、眾生這個須彌山、壽者這個須彌山打不倒，那就不要得到這個平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所以我們學，聽《金剛經》之後，一定要把這個我相，不要了它！

那有一個人，要把她的丈夫布施給人。我們現在把我們這個身體都布施給人，甚麼都不要它。有古來的大德有這麼一句話，說，「去年窮，還有立錐之地。」說，我去年窮啊，窮得還有一個立錐之地。甚麼叫錐呢？這一個東西，有一個尖尖東西，可以鑽出窟窿來。這叫錐子。「去年窮，還有立錐之地。」這個立錐之地，那個錐子尖上是很少的地方；說，我雖然窮，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立這個錐子。「今年窮，錐也無。」今年窮，窮得連這個錐子都沒有了。那麼錐子都沒有了，當然立錐之地方也沒有了。那麼這就是表示甚麼呢？表示把人相也沒有了，我相也沒有，眾生相也沒有，壽者相也沒有了。你聽經，一定要實實在在地去做去，不是聽完了就沒有事了。明白這個理，就要照著這個理論去實實在在躬行實踐。

B25.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這個以諸須彌山王的七寶來用布施，不如有人以四句偈為他人說，這個福德比以七寶的須彌山王布施，還更大。所以又說，「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怎麼樣呢？「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你們這些個聲聞的人哪，不要說，「如來作是念」，作這種的想念；「我當度眾生。」你說，如來呀，應該度眾生。不要有這種的想法。為甚麼呢？「須菩提。莫作是念。」這「莫作是念」，就是這個誠止之辭。甚麼叫誠止之辭呢？就說，你不要這樣想，你不要作這種的想法。甚麼緣故，你不要作這種想法呢？「何以故」呢？「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和眾生是一個的，所以如來度眾生並沒有度眾生；如來不度眾生，眾生自度。所謂，五祖和六祖講的，這個「迷時師度」：迷的時候，就要師父來度

徒弟。「悟時自度」，你要明白了之後呢，就要自度。所以佛度眾生，在眾生迷的時候，佛度眾生。眾生要覺悟了——那麼這個覺悟是誰覺悟的？不是佛給他的覺悟，是他自己覺悟了；自己覺悟了，所以佛沒有度眾生。

這又有一個說法，說，「平等真法界，佛不度眾生。」這個眾生和佛是平等的。在佛的份上，也沒有多一點點甚麼；在眾生的份上，也沒有少了一點點甚麼，甚麼也沒有少。在佛的地位上，甚麼也沒有多。那麼眾生所以和佛是一樣的，是平等平等的。所以說「平等真法界，佛不度眾生。」因為這個，所以說，「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假設的話，你要一定說有眾生是佛度的話，「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這個時候，佛就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了，這個四相也沒有空啊！佛叫一切眾生都要離相，何況佛自己呢？所以佛度一切眾生是眾生自度，佛並沒有度眾生。因為甚麼佛沒有度眾生？因為佛沒有我相。

「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如來說「有我」，「則非有我。」怎麼叫有我即非有我呢？這個「有我」，是一個假我，「即非有我」，這不是一個真我。「而凡夫之人」：而這一般凡夫之人「以為有我。」以這個假我，就當成一個真我了。以這個假的就當一個真的了。可是雖然這樣講，以假我當成真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須菩提，現在所謂的凡夫，將來也是成佛的。所以「如來說即非凡夫。」那麼他暫時間雖然是凡夫，將來也會成佛的，你不要拿著他當凡夫來看哪！所以佛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這一切眾生，將來都是要成佛的，但以妄想執著未能證得。就因為有個妄想，有個執著，所以才沒有能成佛，暫時作凡夫，那麼將來都會成佛的。所以佛說，「如來說凡夫者」，這個凡夫「是名凡夫。」如來說這個，「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將來不是凡夫。「是名凡夫」：是暫時間有個凡夫的名字。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啊，你不要看他凡夫。佛觀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的父母，未來的諸佛。佛看所有的眾生都是他過去生中的父母，將來的諸佛，所以「是名凡夫」：這暫時間是凡夫而已。

B26.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呢？「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你可以，以這個三十二相就認為是如來嗎？「觀如來」——前邊這個是「見如來」，「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這是「觀。」那麼「見」呢，是在形上說的，可以看見的；這「觀」呢，是由心裏邊的作用。這個「觀」是觀想、觀相。這個「觀」，是作意觀察，用你這個心意來觀察；不是單單用眼睛來見，所以這叫「觀如來」。說，可以，以這個三十二相，你觀如來，你這樣就是，認為是如來的相了嗎？「須菩提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因為前邊，說「見如來」，他這兒「觀如來」，那麼他就說，「如是如是。」他說，是的，是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來觀想如來的這個法身。「佛言」：佛又說了。佛說，「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假設要是以三十二相來觀想如來的話——這個「者」；「者」就是以這樣子來觀察的話——「轉輪聖王。則是如來」呀！那麼，像你這樣說，那個轉輪聖王他也有三十二相，他這三十二相；既然有三十二相，也就是佛吧？

這個轉輪聖王三十二相，和佛的三十二相，相差不遠。佛的三十二相是非常清楚，很明顯的；而這個轉輪聖王，他這三十二相，和佛的三十二相比較，稍微黯淡一點。黯淡，就是沒有那麼明顯。但是在這個有五眼六通的人，可以能分別得出來；那麼一般的普通人，有的人就分別不出來。所以分別不出來，你要以三十二相來觀見如來了的話，那麼轉輪聖王也有三十二相啊？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了，就是佛啦？

「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聽見釋迦牟尼佛這樣一說的話，他又對佛說了，「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那麼現在，我聽佛這樣一講的話，佛這個意思，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是不應該以三十二相來觀想如來，來見如來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這個釋迦牟尼佛，聽見須菩提這樣一說，於是乎就給他說偈言了。這個偈言，就是下邊的四句偈，這個所說的「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四句偈，前幾天這個果和來問我，現在我跟你清楚一點的講，你要記得。這個「若以色見我」：以這個三十二相來見如來，這就是「以色見」。以這個四辯，八音，佛有八種的美妙音聲，來見如來的話，「是人行邪道」：這個人哪，他怎麼叫邪道呢？「邪道」，就是落於有邊了；落於有邊就是，不是中道；不是中道，所以就不能見如來。

這個《華嚴經》上說：「應化非真佛。」應身和化身，這不是真佛。那麼這三十二相都是屬於應化身的，並不是佛的法身；不是法身，所以，你要以三十二相這個有形有相的來見我，這就叫「以色見我。」以這個有形相的、有色相的來見我。「以音聲求我」，以這個尋聲，尋這個聲音，找這個佛的聲音，來見佛，來求佛。「是人行邪道」，這個人是著到這個相上了，是一種有為法，所以「不能見如來。」因為不合乎中道，所以就不能見如來。如來是中道，不偏於空，不落於有；不落於斷見，也不落於常見。你這個邪道就是，不是落於斷見就是落於常見了。斷常二見：斷見就是滅了，斷滅相；常見就是不滅，永遠不滅。但是這都是偏的，不是中道。所以這不是中道，你求如來的法身是無有是處的，是不可以的。

那麼講到這個地方，以前這目連想找佛的音聲，看看佛的音聲，到甚麼地方是個邊際。他就用他的神通，向東方去找佛的音聲。過了千萬億佛土那麼遠，比現在打入太空的火箭，還遠成萬萬倍。但是跑到這麼遠去，聽到佛說法的聲音，還是猶如在目前，就像在他耳朵旁邊和他講話一樣的。所以找佛聲音的邊際，是找不到的，不知道佛的聲音出去多遠。那麼所以「以音聲來求我。是人行邪道。」這個人，所行的不是中道，是邪道。「不能見如來」，永遠都見不著如來的法身的。

B27.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

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這一篇經文是恐怕一切眾生，說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那麼懷疑這個佛怎麼又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恐怕有人懷疑，所以佛又說這一段經文。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說，假設你要是作這種的想法，「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如來，不是以這個具足諸相，具足一切福德智慧之相，而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到這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莫作是念」：須菩提！你切記不要作這種的想法。為甚麼呢？你作這種的想法就是斷滅相，「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說，如來不是福足慧足，這具足諸相了而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須菩提！假設你要是作這一種的想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你要是這樣想，這就是有一種斷滅相。「斷」，就是斷滅了，這是執一種斷滅。有的外道就執著一種常。所以，佛恐怕人落到這個斷滅相上，所以又說這一段的經文。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這樣人、得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人，「說諸法斷滅」，他不能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你不要這樣想，不要說是，不以具足相就會得到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何以故」呢？「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的人，「於法不說斷滅相」啊！在这一切諸法裏邊，是講的中道了義，不說斷法，也不說這個常法。既然不執斷，也不執常，這才是中道，不會落於二邊，落於斷常二見。你要落到斷見上，這也不是佛法；落到常見上，也不是佛法；你不合乎佛法就不能成佛。所以，修佛法的人要明白中道；明白中道就不會執斷見或執著有常見了。

現在在這個西方的國家，這個佛教正在孩提的時候，就好像小孩子的時候。在這個時候，需要每一個人都共同努力，來令佛教發揚光大。我們所有歡喜學習佛法的人，都應該以佛教作為我們每一個人的最重要的責任，不要推諉，不要認為弘揚佛法是旁人的事情。每一個人都以弘揚佛法、講經說法作為自己應盡的一種責任，應行的一種天職。

晝夜六時，要自己想一想，我是一個佛教徒，我皈依三寶了，我對於佛教有甚麼貢獻？有甚麼幫助？如果要有，應該更多一點；要沒有就應該努力。所以現在本堂所講的經典，需要有人把它再復講一次。

今天這果前很奮勇的，很有勇氣的，他負責復講這個《法華經》。那麼還有《地藏經》和《金剛經》，再找兩位出來把它復講一次，給大家聽一聽。那麼這個《地藏經》在我想像中——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在我的想像中和這果寧的想像中，大約果前也很同意的，就想推舉，這個果遵出來復講《地藏經》。那麼他尊我不尊我，我就知道了！不過講是這樣講。那麼還有《金剛經》，這個《金剛經》，看看哪一位不懶惰的人才可以講；懶惰的人不能講《金剛經》！《金剛經》，要好像金剛那麼堅固。那個勇氣更要十倍、百倍，好像金剛那麼樣子 strong（堅固），能摧毀一切旁門外道。所以，看看誰發心再出來講《金剛經》。在這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這三天輪著講。那麼一方面有人再把它復講一次，用英文講一次，那麼免得一般人，時間久就把它忘了。

這麼樣，我們天天都是講經說法。這就是，你一定會得到那個四辯八音。你要不願意講呢？那四辯一辯也不辯了。因為你總也不願意講，這個舌頭都硬了！想說話也說不伶俐了。你看那個人說話說得很清楚。我告訴你們，我以前不願意說話來著，一天到晚都不講一句話。想不到現在，給你們講經！為甚麼我會講經呢？就因為我自己歡喜說法。所以一個不會說話的人，變成說話像那個流水似的，總也不停止。所以，你們學師父，皈依師父，要學師父這種精神。師父是一個不會說話，但是也不是個啞巴，你不要誤會，可是現在很願意說話。你們都應該學師父這種的願意說話。你們把佛教的責任自己負擔起來，不要推諉。

這個佛教不好，佛教沒有發揚光大，就是我沒有盡上我的心；一定要盡我的心，來把這個佛教發揚光大。這才是圓滿自己應盡的責任、應行的天職。天職，就是天給你的一種職業。那個職就職業，就職務，就是天給你的一種責任。我們這個也可以說是天給你的責任，也可以說是，佛，菩薩希望你做這件事情。那佛菩薩希望你做，怎麼證明呢？因為，現在我歡喜你們做這件事；我歡喜你們做，大約佛菩薩也都同意我這個看法。所以你不要躲懶偷安，不要自己以為懶惰，這就

是對自己最好的一件事。你對佛教沒有貢獻，那你懶惰，懶惰，為甚麼西方人很少人懂佛教？就因為人人都懶惰的關係，人人也不來研究佛法。我們現在天天研究佛法，天天要講佛法。還有，現在男居士有幾個研究佛法的，女居士就一個。應該女居士也抱奮勇，不甘落後，應該多出來幾個人來研究佛法。但是，也不容易找這一個人。不知道哪一個人有這種勇猛的心。

B28.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釋迦牟尼佛講這個般若妙法的時候，叫一聲須菩提，說，「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就是假設；假設有這麼一位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恆河沙」，就言其多，這麼多的世界。這麼多世界上，有甚麼呢？「七寶」。七寶就是人所最愛惜的東西，所最愛的東西。那麼這麼多的七寶做甚麼呢？用它來作布施。「若復有人」：那麼這麼多七寶作布施，這個功德是很大很大的。「若復有人」：假設再另外有這麼一個人，「知一切法」：他知道一切法。這「一切法」，所有的佛法就都包括在內了。那麼簡單地說，就是四諦、十二因緣、六度、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這等等的法。

這等等的法，「無我」：這個知道一切法無我，這把我執空了。我執空了，那麼知一切法，那麼法無我，人也無我，這也沒有我執，也沒有法執了，空執也沒有了。在這個時候，「得成於忍」：成甚麼忍呢？就成這個無生法忍。這無生法忍，這也是修行得道的一種境界、一種程度。證得無生法忍，他不見三界之中，有少法生和少法滅。這個得知於心，而不能宣之於口，心裏得到這種境界，口裏說不出來。說不出來是個甚麼意思？忍可於心，在這個心裏忍著，這叫無生法忍，這種法的境界。不見有少法生，不見有少法滅，那麼豈不是沒有法嗎？不錯，本來是沒有法！可是，沒有法還具足一切法，但是說不出來，所以這叫無生法忍。得到這個無生法忍，「得成於忍。」在這

個《金剛經》，全部《金剛經》，這個「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這十個字，是很重要的。

「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因為他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所以這個菩薩，比前邊那個滿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用來作布施，比那個菩薩功德還大，「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呢？甚麼緣故，這個菩薩僅僅就知道一切法，得成於忍，他的功德比那個那麼有錢的菩薩，來布施的功德大呢？甚麼緣故啊？「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因為佛說，須菩提！因為這個諸菩薩，他不執著有這個受福德和沒有福德，不執著的。「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對佛說了。「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說，怎麼樣子叫著「菩薩不受福德」呢？這個道理我不明白啊？請佛慈悲來解釋給我聽。佛一叫，說，「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菩薩所作的福德，就是要無形無相的，要不執著，所以「不應貪著」：不應貪著啊，說這個是我所作的福德，那個是我所作的福德：不應該有所執著。「是故說不受福德」：所以，菩薩不應有所執著，那麼他又有一個甚麼受和不受呢？根本就沒有受和不受的。所以說，「菩薩不受福德」。

B29.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釋迦牟尼佛講完了前邊那一段經文之後，又恐怕一般人有所懷疑，這個如來有來有去，又著到相上了，所以又說這一段經文。說，「須菩提。若有人言」：假設要有人這樣說，「如來若來若去」：如來，又好像來似的又好像去了。那麼這個「若來」也是不一定來。可是「若來」，恍恍惚惚的，似是而非，你說它這樣子又不這樣子，「若來」。他，「若去」，又好像去了又沒有去，這不清楚。因為他說，「若來若去」。「若坐若臥」：好像坐著又好像臥著。「是人解我所說義」：他說，這個人哪，不明白佛所說法的道理，的義理。「何以故」呢？甚麼緣故呢？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說這個如來，也沒有一個地方來，也沒有一個地方去，所以就叫如來。那麼這是甚麼意思呢？因為這個法身哪，那麼佛的法身，

是無在無不在的，遍滿一切處；既然是遍滿一切處，所以你說他來，又從那裏來呀？遍滿一切處，你說他去，又到甚麼地方去呢？所以說無在無不在。

你要是懂佛法了，這個山河大地都是如來的法身的地方；你要不懂佛法呢？你就見著如來也不認識如來。你要明白佛法了，你就沒有見著佛法；沒有見著佛，你也認識如來了。你要認識如來，那麼就容易依法修行了；你不認識如來，連佛是怎樣一個情形你都不知道呢！你怎麼又可以學佛呢？如果你不認識，你就去學去，那就叫盲從。怎麼叫盲從呢？就是，你本來也沒有眼睛，自己也沒有眼睛，又跟著一個沒有眼睛的人跑路。這個沒有眼睛的人，跟著一個沒有眼睛的人跑。他以為，哦！領著我這個人是一個有眼睛的，所以不會發生危險。結果前邊那個沒有眼睛的人哪，他自己雖然知道是沒有眼睛，因為有人要跟著他跑，所以他也就冒充一個有眼睛的人。兩個人一跑，跑來跑去的就掉到海裏去。兩個一起掉到海裏了，誰也上不來了，就一起淹死。所以這個盲從，是不對的。一定要先明白佛法，先明白修行的方法，才可以學的。

為甚麼這個人跑到外道裏去？越墮落越深，就等於這一個盲目的人領著一個盲目的人跑路似的，一起跑到大海裏去，兩個人同歸於盡。因為世間的事情就這麼奇怪，你越不明白，越會跑遠路。你要明白，就很容易到那個你的目的地了；你要不明白這個路，你走了很久很久也到不了。也是這個道理，你明白佛法了，就會依著法修行成佛。你跟著外道的法門去跑，越跑就越遠；越遠就越回不來了，不能返本還原了。所以就有很大的危險發生了。

那麼這個如來是，無來無去，所以叫如來。又者，這個「如」者，是不動意，不動的意思。「來」者，是一個動意。不動就是個靜；動就是個動；這是動靜一如。動不礙靜；靜不礙動。也就是，像我們這個人修道的時候，你靜坐的時候是參禪，你動的時候也可以參禪。你一天到晚，所有的所行所做、行住坐臥都可以用功修行的。不是單單打坐的時候，我用功了；不打坐的時候，那就不是用功。你時時刻刻都收攝身心；收攝身心，迴光反照。收攝身心，就是自己時時刻刻要用功修行，不散漫。所以修道啊，要這樣子去修行。

講到這一段文上，有人就這樣問了，說是如來不來不去，我看見如來也來也去嘛！怎麼又說不來不去呢？我雖然沒有親身看見，但是在《金剛經》，一開始就說：「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這不是去了嗎？那麼「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這不又是來了嗎？為甚麼說不來不去呢？你這個執著心多大！這不是佛的去來，是你心有去來，有去有來。

再舉一個例子來證明這件事。你看那個「水清月現」；水清的地方，水裏頭有個月亮。「雲遮月隱」，雲彩，在空中把那個月遮上了，月就沒有了，月隱了。那麼究竟這個「水清月現」那個月有沒有來呀？「雲遮月隱」那個月有沒有去啊？這是一個比喻。還有，這個雲彩在空中走，有的人就說這個月亮走。那個月亮本來沒有走，那是雲彩走，他則看是月走。船在這個江裏邊來走，行這個船；你這個人看，不是這個船在江裏走，看著是那兩岸那個岸走。那麼那個岸是不是走了呢？岸沒有走，是那個船走。所謂去來，這也是佛的化身有去有來；佛的法身是無去無來的。那麼現在講的是佛的法身的境界，你不要認為佛的法身就是化身。

所以彌勒菩薩有這麼幾句偈頌，是這樣說的，說是，「去來化身佛」，這是化身的佛。「如來常不動」，如來是常不動的。所以，「去來化身佛」，這是化身佛。「如來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在這個法界，也不是一個，也不是多，「非一亦非異」。這是彌勒菩薩，他說如來這個意思。

那我們現在，你要知道不是佛有來有去，不是如來有來有去，是我們人，在這個見分上——這個八識裏邊有這個見分——在那個見分上，分別出來這一些個來去。為甚麼《金剛經》教你不要想這個佛若坐若臥，若來若去呢？就是教你把這個分別心，沒有，不要生出一種分別心。你沒有分別心，你的智慧就會現前了，你般若就現出來了。為甚麼你的般若就那麼小呢？你的智慧就那麼少呢？就因為你分別心太多了。所以就把那個智慧就，都沒有地方放那個智慧了。你因為分別心太多，整個你八識田裏頭，放滿了這種骯髒東西。這個就好像你那八識田，本來是最潔淨的地方，哎！你放了一些個垃圾。甚麼是垃圾？就是那個分別心，就是垃圾。你把分別心收拾乾淨了，你那個智慧就現出來了。

B30.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須菩提。若善男子」：假設要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把這個三千大千世界都碎為微塵。「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邊，「是微塵眾。甯為多不」：這個微塵眾多不多呢？「須菩提言。甚多。」以這個三千大千世界，這個世界是怎麼變成的世界？你看這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簡直地，我們看也看不見邊，找也找不到邊。這三千大千世界，坐著火箭都要走很久的時間，才可以找著少少的地方，還找不完這三千大千世界。那麼這個三千大千世界是甚麼造成的呢？怎麼變成的世界？這個世界雖然這麼大，卻從一粒微塵造成的，從最小的那個地方造成這麼大。因為，雖然一粒微塵是最少，最小，可是它多了就變成一個大千世界。所以我們作功德啊，都是從小的地方作，作多了就變成萬德莊嚴了。你不要以為這個善事小，你就不做；不要以為惡事小，你就可以做。你善事小，做多了就變成大的善了；你惡事雖然小，你要做多了就變成大惡了。好像這個世界，一粒微塵、一粒微塵堆著，堆成一個世界。

在以前，秦的時候，也就是姚秦的時代，有個禪師叫跋陀。這個跋陀禪師，就問道生法師，問他甚麼呢？問他甚麼叫色？甚麼叫空？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究竟甚麼叫色？甚麼叫空啊？問道生法師。道生法師，就說了，說是「眾微聚曰色。」眾，就是眾微塵，聚集到一起了，這就是有色了，這就是個色。「眾微無自性」，這就是空。說這一切微塵哪，它沒有自性，沒有自己的一個體性，所以這就是空。

這個跋陀禪師又問他了，說：那在眾微沒聚這個時候叫個甚麼？在眾微塵沒有聚這個時候，叫個甚麼名字？道生沒有話講了。道生，不知道是個甚麼了，說不出來了！那個跋陀禪師，也對他說了，說，哦！

你祇知道這果上的空色。果上的空色，你所說的空和色，這都是果上的。你不知因中的空色。道生法師這回不得不低頭了。雖然他可以講得頑石點頭，這麼厲害，這麼有本事，講得頑石都點頭了。現在對著人，他可沒話講了！就不得不請教了，說，那請問上座啊！在這個眾微沒聚的時候，這叫個甚麼呢？他請問了；請問了，跋陀禪師就說了，說：「一微空故。眾微空。」說，一粒微塵空了，所有一切的微塵都空了。因為甚麼？一切微塵也就都是從一個微塵造成的，所以「一微空故。眾微空。」那眾微塵就空了。「眾微空故。一微空。」那個眾微都空了，所以一粒微塵也都沒有了，都空了。「一微空中無眾微」，說這個一粒微塵裏頭啊，也沒有眾微塵了。「眾微空中無一微」，眾微空中啊，也沒有一微了。所以也沒有空，也沒有色了。

這樣一講，這個道生法師，自己一想，是比自己講那個道理又深一層了。所以就給這個跋陀禪師叩頭頂禮。他這回也點頭了，這個跋陀禪師把道生法師也給講得點頭了。所以，這一微堆（註：此字音為ㄉㄨㄟ，cuil）為三千大千世界。

「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啊？「是微塵眾。甯為多不」：你說這個微塵多不多呢？「須菩提言。甚多」：須菩提說，很多的，世尊。「何以故」：甚麼緣故甚多呢？「若是微塵眾實有者」：這個微塵都沒有體性，本來是沒有的；假設它要實有的話，「佛則不說是微塵眾」：佛就不叫它微塵了。因為它沒有體性，所以叫它叫微塵。「所以者何」呢？所以然的緣故是甚麼樣子呢？「佛說微塵眾」，佛說這個微塵眾，不過是按著一般眾生所見到的，是微塵眾。「即非微塵眾」：在這個微塵裏邊，本來是空的，本來是有妙有的，所以，這「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這不過勉強給它起個名字，叫微塵眾而已。「世尊。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那麼按照這個道理來講，世尊，如來說三千大千世界本來是沒有的，沒有三千大千世界。「是名世界」：這祇是一個假名而已。

「何以故」呢？「若世界實有者」：假設這個世界要是真有的話，「即是一合相」：這個「一合相」就是個真性；真性就叫一合相。要是真有的話，它也就成真性了。「如來說一合相」：如來說，連這個一合相，就真性啊，「即非一合相」：這也沒有一個本體。這個真性，本來它是真的，但是也沒有一個實體。「是名一合相」：也就

是，勉強安一個假名，叫一合相而已。所以，般若無說，它因為沒有一個體，所以也沒有可說的。「一合相。則是不可說」：那麼「須菩提」，釋迦牟尼佛，聽見須菩提這樣解釋，又叫了一聲須菩提，說，須菩提！甚麼叫一合相啊？我告訴你，「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說不出來，沒有法子可以說出來呀！甚麼叫一合相。那沒有法子說出來甚麼叫一合相，這不過就是個假名而已。「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啊，可是一般的凡夫的人哪，就都執著這個是有的，那個是空的，這個是實的，那個是虛的，貪著這個事情。他為甚麼貪著？就因為，他執著他八識田這個見分。他所看見這個見分和相分，他認為這個就是真的了，其實這全部都是虛妄的！

這個《金剛經》，就要講完了，大約下個禮拜可以講完。那講完呢，這還有《心經》。這《心經》，你們如果歡喜聽，就可以就著這個機會講一講。《心經》，是在《般若》裏邊的，六百卷《般若》裏邊的一個心，所以，那麼這部《心經》是很重要的。你常常誦這個《心經》，可以令你開大智慧。唐玄奘到印度去取經的時候，就全仗這一部《心經》。這個《心經》，降伏天魔，制諸外道，那妙不可言！唐玄奘到印度去，那時候因為是走路；那也是古來的時候，人也沒這麼多，所以妖魔鬼怪很多很多的。到那個山裏邊，那個妖精啊，怪物很多的。可是唐玄奘一念這個《心經》，把那個甚麼妖魔鬼怪，就都沒有辦法了。因為這個，他有了智慧了，就不被這愚癡的境界所轉。這妖魔鬼怪呢，都是一些個愚癡的行動。牠們所行所做都是背道而馳，和這個智慧正相反。所以你要有了智慧，就可以降伏一切的天魔外道；你要沒有智慧呢，就被天魔外道所轉。

所以你們如果歡喜聽《心經》的話——因為多數講《金剛經》就講一講《心經》的——要歡喜聽的話就繼續講一講。講完了《心經》，我相信那個《大悲陀羅尼經》也會有了，也會就現出來了。怎麼樣有的呢？這是很妙的。就因為這都是佛法的表現，這是不可思議的境界。我們現在講完了《金剛經》和《心經》，這個《大悲陀羅尼經》就會來了。所以，你們如果要沒有興趣聽這個《心經》呢，下個禮拜《金剛經》就可以講完了；講完的時候，在《大悲陀羅尼經》沒來以前，就講《法華經》。你們歡喜聽《心經》呢，就講一講《心經》。不過《心經》，你看那麼短哪，這麼樣短的一個經，講也要講，大約要講八、九個禮拜才可以講完。它是很不容易，很不好講的。

在本堂，去年成立這個暑假楞嚴講修班，由西雅圖華盛頓University、華盛頓大學一班的學者，發起創辦這個暑假楞嚴經講修班。那麼在去年，這個成績都很不錯，有一些個學者對佛法都有深刻的認識。所以，這是在西方佛法發揚光大的一個基本的法會。可以說在西方的國家裏邊，這是，第一次有這種法會。那在昨天晚間，又有這個加省大學遠東文化的教授，這個蘭卡斯特，來為我們大家來講西方佛教的這種狀態。我們各位，相信都很歡喜。不過我也很歡喜，但是因為我不懂英文的講演，所以祇有一個歡喜，究竟這個教授講的甚麼呢？道理，我還知道一少份，不知道全份。你們每一個人所知道的是全份。我相信，你們各人也都很歡喜的。在今年哪，這個暑假的時候，又由各方面的學者，和本堂這個護法居士白文天。他中文的名字叫白文天，法名叫果彰，英文的名字叫詹·白卡克（Jon Babcock），那麼和本堂這果寧法師、果前法師、果現法師，這三位法師和其他好幾位學者都發起，成立今年的暑假講修班。這個暑假講修班，和去年還大致相同，都是從早晨六點鐘開始到晚間九點鐘，中間也沒有甚麼休息的時間，都是研究佛法和坐禪。去年，九十六天；今年，分開兩次，每一次是六個禮拜。那麼兩次是十二個禮拜，分開兩次。因為這個消息已經發表了，所以今天，對大家再發表一下。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哎！前邊這一分也還沒有講。

B31.知見不生分第卅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叫須菩提，說，「若人言」：假設要有人這樣說，怎麼樣說呢？說，「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那麼要有

人說，佛說的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怎麼樣啊？「是人解我所說義不」：說，這個人明白我所說這個道理嗎？「不也。世尊」：須菩提說，這個人不明白佛所說的這個道理。甚麼道理他不明白呢？因為，這個人他沒有得到人空、法空、空也空，這種道理，他沒明白。

這個般若，是講的空理。前邊說是人相我相眾生相壽者相。那麼現在又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這個「見」和這個「相」有甚麼分別呢？這個「相」，是以眼見，眼睛見著相，而執著這個相，這個相。「見」呢，這個「見」是以心取謂之見。前邊是以眼，這個是以心。這個心要是著到這個見上，這是一種微細的執著；那個相呢，是一種粗的執著。粗的執著啊，就是屬於一種皮毛的執著；細的執著呢，是在你這個意識裏邊的分別執著。所以，皮毛外邊的這個相的執著容易去，容易空；而這個細的執著，屬於意識的這種執著，很難把它空了。那麼很難得把它空了，所以佛又再把它提出來講，令人不但降心離相，而且也要降心離見。把這個見離了，才能證到人空和法空，和空空的這種的境界上。所以，這一段文要離這個見。

那麼須菩提又說，說這個人不明白佛所說的法，「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呢？甚麼原因他不明白呢？「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說是啊，佛所說這個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這是一個在俗諦上來講，是這樣講；要是在這個真諦上來講，「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在這個中道來講，這祇不過是個假名而已。有這個人見、我見、眾生見、壽者見，其實都是虛妄的；本來沒有相，也沒有見，不過，佛說般若的妙法，給它假立起來這麼一個名字而已。

「須菩提」：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樣的人，「於一切法」：在這個一切法，「應如是知」：不單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這樣子，就是一切法也應該，「如是知」，「如是見。」像這樣子來見解。「如是信解」：也應該像這樣子信解。「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就是不生這個法的執著相，不要有所執著。佛說一切法，為眾生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呢？所以不應該執著這個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所

說這個法相啊，「如來說即非法相」：如來說本來沒有法相的，法離一切相。「是名法相」：就給它僅僅起這麼一個假名而已，叫一個法相。

《金剛經》在今天已經快結經了。那麼恰巧呢，香港這一位曾果成居士也來隨喜這個結經的法會。這個《金剛經》在前邊所講的這個空理，這個般若真空的妙理，總起來，有五種的平等。現在把它來講一講。

這五種的平等，第一、生佛平等。生就是眾生；佛就是十方諸佛：平等。第二呢，是空有平等。第三呢，是諸法平等。第四是一多平等。第五，就是諸見平等。這一部《金剛經》上，所講的這般若妙理，就是平等法門。這個平等法門，我們一般人都弄不明白，所以，就頭上安頭，在頭上又安一個頭；相上取相，本來已經有了相了，還在這個相上又加多一個相。所以呀，就變成平等法而不平等了。第一、生佛平等。

我以前在十六歲那時候，我說過，我寫了一幅對聯。這幅對聯呢，為甚麼寫的這個對聯呢？就因為看《六祖壇經》。那時候看《六祖壇經》，越看越歡喜看；越歡喜看呢，就越看。越看呢，才十六歲那個時候啊，就有一班的——我那時候還沒出家呢，做居士——啊！因為我十五歲才念書，我現在告訴你們，我以前的事情，十五歲才念書，十六歲呢，就講經。我認了幾個字就講幾個字的經。講甚麼經？就講《六祖壇經》，講《金剛經》。給甚麼人講呢？哈！很奇怪的，給一些個和尚講。我一個在家居士就給和尚講經。為甚麼呢？這些和尚，雖然是和尚，但是不認字。所以，他不認字就想要學佛法，也沒有地方學去。我這個一個十六歲的，也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子了。那麼因為認幾個字就給他們講經。講《金剛經》，講《六祖壇經》，還有講《彌陀經》。天天——因為我住在廟上——就給他們講經。講到這個《六祖壇經》呢，那是「法有頓漸，迷悟有遲疾」那個地方，我就想了，我就想啊，我說，怎麼還有頓有漸？甚麼叫頓，甚麼叫漸呢？頓漸是不是一樣的呢？是兩樣的呢？

然後我就寫了一副對子。這對子怎麼說的呢？我說，「頓漸雖殊」：頓漸，雖然是不一樣。頓是立刻成佛；漸是慢慢成佛：這頓漸是兩樣的。「成功則一」：等到成功的時候，頓而非頓；漸而非漸：頓漸都

沒有了。你一成功了，也沒有頓，也沒有漸了；漸也不漸，頓也不頓了，這「成功則一」。「何分南北」，又何必分南、分北呢？南方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北方就是神秀大師。那麼當時南方六祖的門人，六祖的徒弟就說，我們這兒才是真的呢！我們這兒才是地道的產品呢！地道，就是最正確了，是真的了。南方六祖大師是講頓法，北方神秀大師，他講的是漸法。這麼北方神秀大師的弟子，就說我們師父跟著五祖多少十年，五祖所有的心法都是傳給我們師父了。

兩方面的徒弟就爭，你說你是真的，他就說他是真的。我現在告訴你們這個法，你們無論遇著任何人，不要幫你們師父來爭。不要說，哦！我師父是中國來的，這是真正的佛法。你就可以講，你師父所講的都是虛妄不實的法，沒有法可講；也沒有真，也沒有假；也沒有是，也沒有非，不和人講是講非的。要講這個；不要像當時六祖和神秀大師那徒弟互相爭。你就批評我的師父不對，我就批評你的師父不對，這所以就分出有個頓漸。因為我看見這個《六祖壇經》，我就覺得頓漸這個說法很不平等的。怎麼又跑出來一個頓一個漸？所以我說：「頓漸雖殊，成功則一」：成功的時候，也沒有頓，也沒有漸了。

再者說，那個頓；頓從甚麼地方來的？頓，他現在雖然頓然開悟了，他是以前修過，以前生生世世都在佛法裏頭薰修時間太久了，所以到這時候，他結果了，所以你說他是頓。那個漸，他是漸漸地現在修呢，修成的時候，等他成功那一天也就是頓了嘛！所以我才說，也沒有頓，也沒有漸。「何分南北」：你何必又分南分北，又有地方的這種區別呢？你說南，哪是南？你說這個地方是南，你到這個南邊，這個地方又變成北了。《楞嚴經》上說，你甚麼叫中？你這個中，東看則西，南觀成北。哪個是個中？這南北也是，你說是這個是北，你到這個北邊，這個北又變成南了。所以也沒有南北，「何分南北。」你何必分別這麼多，有這麼多的分別心呢？這是第一。

第二、我說：「聖凡暫異」，「聖」就是佛，這叫聖人。「凡」就是眾生，這叫凡。「暫異」，這是暫時間兩樣的。「根性卻同」，他的根本那個性都是佛性。佛也是佛性成的，眾生也是佛性成的。「莫論東西」，你不要論，說西方阿彌陀佛是佛，東方這一切眾生是眾生，不要這麼多分別心。所以，那《永嘉證道歌》上說：「亦無人。亦無

佛。六合乾坤如電掃。」你要明白法了，甚麼都沒有了；你有所執著，那你還沒明白佛法呢！明白佛法，哈！沒有可執著的事情。所以就「莫論東西」，不要講這些個問題了。

怎麼跑出來這麼多問題？這一些個問題從甚麼地方來的？這都是和那個演若達多是一樣的。怖頭狂走啊！本來他頭沒有丟，他說他頭丟了。我們這一些個人找佛法，你到甚麼地方找去？你轉身就是佛法，祇要你轉過來身；轉過身，所謂轉過身就是覺悟。你覺悟了就是佛法；你不覺悟，那就是沒明白佛法。沒覺悟也是佛法，不過你沒有明白而已。不能說沒有覺悟就不是佛法。覺悟和不覺悟都是佛法。

方才說「生佛平等」。這個眾生，怎麼做的眾生？眾生是從佛示現出來做眾生，怎麼樣又成了佛？是這個眾生返本還原就成佛了。這叫聖凡不二。這第一的生佛平等就聖凡不二。你暫時間在眾生的這種分別心上說，哦！這是眾生，那個是佛。你要沒有分別心了，就生佛平等了。

空有平等，甚麼是空？《六祖壇經》上說：「問空以有對。」甚麼是空？有就是空。甚麼是有？空就是有。說，這才糊塗呢？講的空，怎麼又變成有了；有又變成空了。這才是糊塗！也不知道是你糊塗？是我糊塗？是他糊塗？你要是不糊塗，你就會覺得空有平等了；就因為你糊塗，所以你覺得這空有，就是空有。空本來就是有；有本來也就是空。你能看，體驗得到空有不二，空有平等，也不執斷了，也不執常了。你執斷就是落於空了；執有就是落於常了。所以空有不二，空有平等，這才是中道啊！這就是中道。真空不礙妙有，妙有也不礙真空；真空也就是妙有，妙有也就是真空。你想知道這個空，怎麼是個空？那空是由有而顯空。怎麼叫個有？那個有是由空而顯有。沒有空，也沒有有；沒有有，怎麼會有個空？所以，這空有是不二的；空有不二就是空有平等：這是空有平等。

諸法平等，因為諸法平等，所以《金剛經》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諸法平等。所以如來他無去無來，也沒有去，也沒有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這諸法平等。

一多平等，一也就是多，多也就是一。這一粒微塵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一粒微塵，沒有甚麼分別的。這是在眾生啊，愚癡的眾生，哦！這是多，那是少。哪個是多？哪個是少？多是從少這兒來的；少是從多這兒來的：這叫一多平等。一多平等呢，就是，所以微塵世界啊，世界也就是微塵；微塵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微塵。這一多平等。

還有諸見平等，甚麼叫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沒有的。這個諸見平等了。你把這個對症下藥，你對這個病啊，來用這個藥來治這個病；病沒有了，怎麼會又用這個藥做甚麼呢？所以，這藥也不要了；病沒有了，藥也不要了，不需要再吃藥了。因為你有病，所以要吃藥；你那病沒有了，你還吃藥幹甚麼？吃藥？吃藥反而又多了病了。藥是治病的，你沒有病了，你吃藥；藥吃多了一樣又會生病了。所以這叫諸見平等。

這五種的意思，這是《金剛經》的全部經文的意思。在這個《金剛經》還要有一個信字。這個信，這個般若是個空理，你要信；你要不相信這種空理，講多少也沒有用的。你要信，佛法好像大海水似的，唯信可入。你有一個信心，就可以到這大海裏邊，到這佛法的海裏邊。

B32.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須菩提，說是，假設有這麼樣一個人，以滿，沒有數量那麼多的阿僧祇世界七寶，那個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這七寶，「持用布施」：拿著它來作布施。不是捨一種，七寶都捨了，都作布施。

現在你們各位居士，問問你自己，說是，哦！有人能把三千大千世界，無量阿僧祇世界這麼多的七寶，都用來作布施，我現在把我所有

的財產，拿出來作布施，我捨得捨不得？哦！捨不得。那捨不得？哈！你的功德就沒有這個人這麼大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我來告訴你，你捨不得是最好！留著你的這個財產，你怎麼樣呢？你來學佛法，用法來布施。假設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樣的人，「持於此經。」你祇可以在這個學佛法，念《金剛經》。「持於此經」，也就是持誦這《金剛經》。「乃至四句偈等」：乃至最少，不要全部《金剛經》你都會講，你就單單會講四句偈等。「受持讀誦」：你受之於心，持之以於身。你又可以對著本子來讀，離開本子來誦。「為人演說」：你再給人講。「其福勝彼」：你這個福德，就比前邊那個以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作布施，比他那個福德都大。你看容易不容易？所以我說，你的財產不必要捨，也就功德非常大了。比前邊那個有七寶，作布施那功德都大。

「云何為人演說」：這個「為人演說」是甚麼呢？就是文字般若，這屬於文字般若。「不取於相」：你為人演說可不要著相，不要執著。你也不要說，哦！我現在給你們講這個四句偈呀，我的功德可大了。不錯！你的功德大，但是你不要存著一個大的想；你要有這一個大的想法又著相了，又取相了；要不取相，你能有若無，實若虛。就像那個顏淵似的，有若無，實若虛，有像沒有似的。本來自己有道德，像沒有道德似的。實若虛，自己有學問，很實在的，還像沒有似的。就是一切時一切處，都要無我相，要沒有我。「不取於相」，這就是觀照般若，這屬於觀照般若。「為人演說」是文字般若；「不取於相」就是觀照般若；「如如不動」就是實相般若。前邊一開始講這個般若，後邊結束這個經典，還是講這個般若，這三般若。這個「如如不動」：「如如不動」，就是實相般若，真實的智慧。能以如如理，照如如的智；以如如的智，照如如的理。契如如的理，合這個如如的理，這都是無法不如，這實相般若。

「何以故」呢？甚麼緣故啊，要這樣子？又要文字般若，又要觀照般若，又要實相般若。何以故呢？我現在告訴你，釋迦牟尼佛說的。這四句偈，我們聽過《金剛經》的人，都應該常常念的。「一切有為法」：甚麼叫「有為法」？「有為法」，甚麼都是有為法；你說甚麼不是有為法？你吃飯是有為法，穿衣服是有為法，你行住坐臥，這都是有為法。這是往外邊講。你做你的生意是有為法，你一切一切的行

動是有為法，這都是有為法；這個有為法，這是外邊的。我們所講的這個「有為法」呢，五蘊——色受想行識，這是有為法；四大——地水火風，這有為法；六根、六塵，這有為法。十二入，又叫十二處，這是有為法。十八界，這都是有為法。這「一切有為法」，就包括這所有的一切法；一切有為法都包括在內。一切有為法像甚麼似的呢？這說得明明白白，「如夢幻泡影」，像這四種；又，「如露亦如電」，這六種。「應作如是觀」：這一切有為法，都應該有這六種的想法。

你們各位，現在告訴我，甚麼叫夢？我對這個夢，是不太清楚的。你們做過夢的人，和沒有做過夢的人告訴我，甚麼叫夢？Everybody understands what is dreaming? Talk to me. 甚麼叫dreaming（夢）？What is called dreaming?

弟子：……。

上人：嗯？甚麼叫夢？有沒有人講啊？

弟子：Maya, mother of Buddha.

上人：Quickly talk to me.他說甚麼？

弟子：……就是像那個佛的母親，Maya（音）那種化來化去的。

上人：瑪雅？嘿，瑪雅就是果進，啊！…。

弟子：Dream was you see things that when you were awoken, you realize were not there. You know you didn't actually.

翻譯者：做夢就是所見的東西啊，是醒了以後才知道那個所見的是不存在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叫夢。我們要知道甚麼叫夢啊，就不夢了！這個夢，我們人生就是夢；不要說做夢的時候是夢，有的人哪，昨天晚上，那個 Lancaster 說是啊，前生是怎麼回事，他想不起來了。我們在夢裏邊，做夢的時候，醒的事情我們想起來想不起來呀？也一樣想不起來。我們在夢中，在醒著的時候所行所作都想不起來了，我們前

生的事情，所以就想不起來了。為甚麼呢？我們前生那個事情啊，又走到今生這個夢裏邊來了。所以走到今生這個夢裏邊，把前生那個夢的事，所做的夢，怎麼會想起來呢？！

「夢」，我再給你講一講這個夢。有一個人做個夢。做個夢啊，也發了財了，也當了官了，哦！甚至於將要做國王了。這時候來一個人，告訴他，說是，你呀，先生！你現在是正在做夢呢！這一個做夢發財、當官，將要做總統、國王這個人不相信！我現在都是實實在在的，又發財又當官，又要做總統，又要做國王，你怎麼說我做夢呢？這豈有此理！等他這個夢醒了，沒有人告訴他，他自己也知道了，哦！原來我這個發財、當官、做總統、做國王，這是在夢中做的。那麼他知道了；知道這個，沒有人告訴，他也知道了。

就好像，我們人生好像做夢似的。我現在對你講，說，這是做夢呢！嘿！實實在在就在這兒擺著的事情，你怎麼說是做夢呢？這真是騙人呢！等到修行成了，這個夢醒了，不需要有人告訴他，他也知道，哦！原來我以前所行所做，所有的經過；我又做過某某地方的長官，又做過某某的國王，又做過總統，又做過這個外交部長啊，國務卿之類的。哦！原來這都是做夢哪！這個，但是他還想這個夢的回憶。說，這個夢真是一個甜蜜的夢！可是，再想到這個夢裏邊又不容易了。我們等到開悟了，知道我們所行所做都是夢了。為甚麼現在我告訴你是夢，你還不相信？就因為你這個夢還沒覺悟呢！你要覺悟這是夢了，那時候，你就說，對的，這是夢！那麼這是個夢。

「幻」，甚麼叫幻？幻是虛幻，就像那幻術師似的。他念一個咒，水裏就生出一棵蓮花。本來這水裏沒有魚，他念一個咒就有了魚了。本來這是一盆火，他在這個火裏頭栽一朵蓮花，生出來了。他有這種神通妙用。其實，這都叫幻術，幻妄不實的。你看著，是好像有，那麼你往真了研究，沒有了。這就是，在這個小孩子，那個愚癡的人一看，哦！這有一條魚——他不知道這個魚是假的。這火裏有一棵蓮花——他不知道這個蓮花，也是虛妄的，是一種幻術變成的。那個大人，一看，哦！這是耍戲法呢。耍戲法就是耍魔術的，魔術啊，原來這不是真的。所以大人才能知道，小孩子就不知道。

佛法，你這個明白的知道這一切都是虛幻的，這個世界也是虛幻的，也是這個因緣和合而成的；那麼不明白佛法的，就等於小孩子一樣，

就等於那些個愚癡人一樣。不明白佛法的人，的確是愚癡，的確是小孩子。我這不是輕看人。那麼他就認為這都是實在的——發財也是真的，哦！當官也是真的。其實，都是一個，發財也是這個人，受窮也是這個人，沒有甚麼分別的。你要是明白一切都是虛幻不實的，就不會被它所迷，不會執著這個虛幻不實的境界了。

如泡，那個「泡」，也是虛而不實的。如影，這個「影」，是隨著人而有的這個影。有形，然後有影；這個形是實體，這個影是個虛的。那麼再往深了一層講，就連這個形也都是虛的，並不是個實有的。你不信？那你不信，你就執著你這個形，你就保持你這個形，看它死不死？

「如露亦如電」：就好像那個露水似的。露水，一早起，你看著是有露水，太陽一出來，一照就沒有了。「電」：電光石火也是不常的。「應作如是觀」：應該像這樣子來看法。你要能這樣的看法，哦！天空地闊。你那心量，有天那麼大，有虛空那麼廣泛，無拘無束，無罣無礙；無罣無礙就無有恐怖。你為甚麼怕？怕的是甚麼？我怎麼不怕？我生來我就甚麼都不怕。我告訴你，無論是死人，是活人，是妖精，是甚麼鬼怪，甚麼我都不怕的。甚至於老虎、獅子，你放這一個老虎，我敢把它毛給拔下來。你試一試！為甚麼呢？我就因為無罣無礙，我無所罣無礙，怎麼樣都可以。所以我去年就對你們講，我是Everything OK。為甚麼能這樣子？就是一切都是像如露如電，如夢如幻泡影了嘛！那麼你還罣無礙甚麼？無罣無礙，所以就無有恐怖。

今天果寧對我講，說是大家又想請法，請講這個《心經》。這是《心經》；講《心經》最好了。所以我不等你們請，我就答應了，說：「好，我一定給你們講。」那麼這個講《心經》。《心經》上就說，無罣無礙，甚麼也不罣，甚麼也不礙，所以就無有恐怖了；無有恐怖才能遠離顛倒呢！遠離顛倒，也就遠離夢想了。所以我說，我不怕老虎。不是說，我口頭上講不怕老虎。你就老虎，你不信？你要有辦法，你拿一隻老虎來，我就可以和這個老虎在一起來打坐！參禪！

「佛說是經已」，釋迦牟尼佛說完了這一部般若真空的《金剛經》之後。「長老須菩提」：這個，有十種德行這個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和這一切的比丘。「比丘尼」：和這個出家的比丘尼。「優婆塞」：近事男。「優婆夷」：近事女。「一切世間」：就世間。

「天」：天上的天人，和人間的人。「阿修羅」：就是，那個有天福沒有天權的，又是沒有酒喝的那個阿修羅王。「聞佛所說」，聽見佛所說的這個般若真空的妙理，「皆大歡喜」：哦！就都高興起來了。「信受奉行」，歡喜呀，就好像如得寶珠一樣，都得了至寶了，都得這個般若的法寶了。大家都高興起來了。都高興起來，相信把一切的這個desire（欲）就都丟了，就都扔到一邊去了。

我希望我們聽完《金剛經》的人，也把所有的這個顛倒的思想，都撇到九霄雲外去，都扔得它遠遠的。把你好吃的那種的心，也丟得遠遠的去；好睡覺的那種的心，也丟到遠遠的地方去；好名的那種心，也丟到遠遠的地方去；好金錢的這種心，也丟到遠遠的地方去；好一切的形形色色這種的欲望的心，都把它丟到遠遠的地方去；能把這個財、色、名、食、睡，都丟到遠遠的地方去，地獄那五條根就斷了；地獄五條根斷了，那麼將來你到甚麼地方去？不到地獄去了嘛！不到地獄去，那說，哦！那我到甚麼地方去呀？我沒有地方去了！你不要怕！到佛國那個地方去，到常寂光淨土的地方去。所以「信受奉行」，大家都生出一種信心，頂戴奉持這個般若的妙法。

那麼這一部《金剛經》，已經講完了。我們所有聽《金剛經》的人，都要把你們的身體變得像金剛那麼堅固，把你們的志願和心也都像金剛那麼鋒利；你那個智慧，和金剛那麼光明，一定要領受這個般若的妙理。你身體力行去，才能般若波羅蜜多呢！才能到彼岸；你若不去行去，那還是要落後的。我們人人不要落後，要勇猛向前，都是向前去精進精進，精精進。誰也不要落後，各人都爭先恐後，我一定要先成佛。要發這個願，成佛不要落人後。說：「那師父！您怎麼發願說是您的徒弟不成佛，你不成佛呢？」你不要學我這麼個沒有出息的人。我是呀，把自己已經忘了，使勁幫人家去開荒，來種田；我自己的田，我不管它。所以，你不要替我擔心，或者我跑到你更前頭去也不一定。